

美国研究

季刊

1992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6卷

3月5日出版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学:美国的地位和作用

肖炼(4)

——方法论研究

从产业角度看美国经济的未来

丁浩金(14)

关于美国投资、贸易和政府收支的分析

韦伟(20)

美国军费削减对经济的影响

萧琛(26)

美国的外贸地位和前景

李长久(32)

论美、日、西欧国际资本地位的新变化

孙海顺(37)

美日经济摩擦及其在亚洲的争夺

冯昭奎(42)

九十年代美德经济地位的变化及双边经济关系浅析

杜厚文、张强(50)

九十年代美国国际金融地位探讨

黄卫平、朱文晖(55)

美国在危机中——美国是否衰落论战述评

徐国琦(62)

编后

(73)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1992

Vol. 6, No. 1

CONTENTS

DYNAMICS OF CHANGING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U. S. ROLE AND INFLUENCE

Xiao Lian (4)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herent dynamics of the changing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give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ree levels of competition, namely,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state, which combine to influence the American standing in the new world structure. The continuity, the discontinuity, the discontinuous continuity and the differentiated acceleration of value chains are the basic points discussed in this essay.

THE FUTURE OF AMERICAN ECONOMY

Ding Haojin (14)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U.S. economic status in the world has greatly declined since the 1950s, America is the strongest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Even by the year 2000, its economic strength will still rank first among world nations.

AN ANALYSIS OF U. S. INVESTMENT, TRADE AND GOVERNMENT BUDGET

Wei Wei (20)

This essay gives the author's perception of U.S. economy in three points. They are: (1) the domestic private investment will steadily grow and may fluctuate twice in the 1990s; (2) the foreign trade deficit will gradually fall off and be balanced out finally; and (3)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annot resolve its budget deficit in the 1990s.

THE INFLUENCE OF U. S. DEFENSE BUDGET CUT ON ECONOMY

Xiao Chen (26)

Although disarmament has brought about many problems, notably unemployment, to U.S.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led to a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economic readjustment. This will be conducive to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ise of it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s seen from a long-term viewpoint, because the role of military force is no longer so compulsiv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STATUS OF U. S. FOREIGN TRADE AND ITS PROSPECTS

Li Changjiu (32)

The U. S. foreign trade has advantages and yet is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Generally speaking, it may have a smaller deficit in the 1990s and will be keeping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f measured in all its aspects.

ON THE CHANGING RELATIVE STANDING OF U. S. , JAPANESE AND E. C. INTERNATIONAL CAPITALS

Sun Haishun (37)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Western Europe are major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merica is the largest capital importer of the three, but its foreign investment may fall off. The other two powers are expected to greatly increase their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strongly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the 1990s.

U. S. -JAPANESE ECONOMIC FRICTION AND THEIR CONTENTION IN ASIA

Feng Zhaokui (42)

The 1980s witnessed the intensifying trade fric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very close economic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Politically America was on the offensive and Japan on the defensive in the conflict, while economically the situation was just the opposite. Thu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political affairs, but its economic power was declining.

CHANGING U. S. AND GERMAN ECONOMIC STATUSES AND THEIR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1990S

Du Houwen & Zhang Qiang (50)

Germany has been expanding in national product, foreign trade, direct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market. Its relative economic status in the world will certainly rise.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long way for Germany to go before catching up with America. Thu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able to retain its leading standing for a considerable time to come.

A DISCUSSION OF THE U. 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NDING IN THE 1990S

Huang Weiping & Zhu Wenhui (55)

Under grave challenges from Japan and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maintains its advantageou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nding in such fields as transnational bank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ts leading role is irreplaceable by any other nation.

AMERICA IN CRISIS: A REVIEW OF THE DEBATE ON AMERICAN DECLINE

Xu Guoqi (62)

Owing to the confusion in reference frames, the difference in statistics and the emotionalized attitude of both sides in debate, the schools of decline and non-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angled with each other in open

polemics.. In fact, a clear-cut line of demarcation can hardly be drawn between them. The judgment that "America is in crisis" seems to better agree with the reality.

EDITOR'S NOTE (73)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学： 美国的地位和作用

——方法论研究

【题注】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项目“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学——美国的地位与作用”的一部分。本文着重探讨方法论，它为整个研究课题提供一种思路和理论框架。由于受篇幅限制，文章仅提出观点，不可能对这些观点展开全面的论证和详尽的实证分析。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写出若干文章，对本文的观点进行论证和实证分析。该课题的研究从1990年7月开始进行，预计在1992年结束。由于课题负责人李国友于1991年7月不幸去世，从而使该项研究受到巨大损失。作为课题的接替主持者，本文作者在课题组成员讨论的基础上，继承、吸收、消化和发展李国友的一些基本观点，力图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探索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内在动力。如果说本文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当是作者寄与死者的一种崇敬的哀思，而文中的缺点和不成熟之处则由作者负责。【注释】

肖 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变、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德国的重新统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影响的与日俱增，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研究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及其客观规律，剖析在新格局下美国的地位和作用，考察经济格局变化中美国与其他经济大国的关系，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研究将把机制分析放在重要地位。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美国的地位是兴或衰，并不完全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的研究还将着重讨论引起兴衰变化的内在经济运行机制。为什么有的大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科技优势却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为什么有的国家自然资源贫乏、科技水平也不太先进却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一个国家拥有的机制创新能力或更新能力，对于它能否取得竞争

优势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获得领先地位，比其他任何因素（自然资源、科技装备水平、人口质量等）都更为重要。决定大国兴衰的创新机制可以从该国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得以体现。

一、微观竞争机制

在当今国际经济竞争舞台上，国家竞争的优势的基础是建立在企业（公司）竞争的优势之上的。企业没有活力，缺乏创新机制，国家就难以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国际市场上立足。

创新的竞争能力是企业成败的关键，而这种创新能力在企业产品价值链中得以充分体现。任何产品生产的目的是使最终产品的价值增值，而价值实现增值不可能一步到位，它需要通过不同的环节，即通过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经营环节，才能逐步实现价值增值。产品价值在上述经营环节中的运作和首尾相贯的联系便构成了产品价值增值链条，即价值链。详见图1。价值链的创新可以使企业获得长期盈利能力并取得竞争优势。

图1（略）

图1中，X轴表示创新，Y轴表示利润，Z轴表示时间。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创新与利润成正比，创新越大，利润越高。我们假定，某一家公司生产某一件产品，该产品应通过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环节，才能成为最终产品，并实现价值增值。价值链的增值分析是一种事后分析，即分析价值链各个组成部分对产品最终获得最大利润的作用，分析价值链各个环节如何连续，连续的时间、规模和强度对价值链增值的影响。例如，当企业创新到达A'点时，利润为A，A点的利润应使最终产品E点的利润最大化，即，当研究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过多的创新非但不能带来边际收益增加，反而使之下降。这时，研究阶段的创新应立即停止而迅速转向开发阶段，价值链也随之从A（A''）点向B点连续。同理，产品价值链依次通过A、B、C、D、E点，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只有当A、B、C、D各点均达到最佳点（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E点的利润才能最大。创新不足或创新过度都会使价值链提早连续或推迟连续，都将影响最终产品利润达到最优状态。

产品价值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首尾相贯的不断运作，便构成了价值链的连续过程。从另一方面讲，价值链是产品总价值的展开，它由各个环节的价值活动的差额组成。见图2，竞争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差异是取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1）

图2（略）

在表1所述三个时期中，创新的重点会从研究和开发转到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提高创新率和提高产量及生产率所要求的条件和组织结构不尽相同。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创新的关键环节也不同，抓不住这一环节，就会使价值增值链条失灵甚至断裂。（2）

表1 价值链的连续过程

	流动期	过渡期	专业化期
竞争重点	产品性能	产品品种	成本、品质
生产特点	灵活、低效、可变、通用	部分可变、少量自动化	高效、资本密集、难变、自动化
组织结构	创业式、灵活	按项目、任务组合	强调结构、目标、规则
产品价格	高，对价格敏感度、利率高	随需求弹性长高而下降	低，对价格敏感、利率低

近年来,面对日本和欧洲的强大竞争压力,美国工业界开始意识到微观机制改革的重要性,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在美国悄然兴起,美国企业在促进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的价值链的连续性上大做文章,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和满足市场需求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3) 这种改革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速产品研究和开发。这里,价值链连续的关键是加快产品品种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美国企业科研和生产部门在增加产品品种时,为避免大批量生产所付出的经济代价,试行“精干体制”,即在开发小批量产品时把设计人员、制造人员、销售人员和维修服务人员从研究设计开始就组织在一个班子里实行紧密合作,改变过去那种各道工序之间只是流水模式的做法。结果,从设计到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大为缩短,产、销、维修服务之间脱节的缺陷得以克服,价值链连续畅通,边际附加价值剧增。世界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公司之一的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就是在企业的价值链连续性上下功夫,利用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来加速产品设计和推出新产品。该公司的数据资料存贮盘的能力(存储量)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其产品每6—9个月更新一次。第二,实行灵活生产体制。由于企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按照“灵活生产产品”的目标的要求进行投资,可使企业从产品设计到投放市场的产品进行任何大小不同批量的生产,并大大缩短产品换代周期。实行灵活的生产体制使价值链的连续周期缩短,增殖过程加快。第三,改进零部件供货关系。美国企业组装生产线的零部件的50—70%来自其他厂家,这样,企业不仅要考虑本企业产品生产的成本、质量和效率,而且更要考虑与供应零部件的下游企业的协作。核心企业与外围企业围绕产品价值链的连续,围绕产品的供货数量和质量要求,由对立关系(竞争关系)转变为长期合作关系(协同竞争关系)(4)。美国企业正在借鉴日本企业的做法。日本的供货厂商常常作为另一家企业的股份所有者,即法人所有者之间互相参股,因而使供货质量提高。核心企业把质量管理的职责交给外围厂家(供货厂商),一切质量问题在外围企业交货之前就力求发现和解决。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由于采取密切与供货厂商的关系,把本应在本企业连续的价值链延伸到外围企业,从而使本企业产品质量提高,边际附加价值增加。据统计,美国企业由于采取上述连续价值链以提高竞争力的三项措施,1990年制造业创造的产品价值达2430亿美元。1988—1990年制造业出口份额上升,制造业占出口产品总值的30—40%。(5)

二、中观竞争机制

中观竞争机制分析将从企业转向产业。企业价值链将延伸到产业。为使中观竞争机制分析得以顺利进行,我们有必要对价值链的“连续性”、“不连续性”、“不连续的连续性”和“加速度的差异”这四个范畴做一番理论上的界定,确定其科学的内涵和外延。

#FF 价值链的连续性#FS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连续性是指产品价值贯穿于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环节的首尾相接过程,从而实现产品价值增殖的目的。我们把价值链在研究和开发环节的运作过程称作前连续,把价值链在生产环节的运作过程称作中连续,把价值链在销售和服务环节的运作过程称作后连续。前连续是价值链的始发阶段,中连续是延伸阶段,后连续是完成阶段。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看,价值链在生产因素推动阶段的(见注(10))连续是低水平的连续,在资本推动阶段的连续是中等水平的连续,在创新推动阶段的连续是高水平连续,在财富推动阶段的连续是“负效应”(走下坡)的连续。

价值链连续的第二层含义在于,要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努力创新,使价值链尽早摆脱低水平的连续,跨越中等水平的连续,保持高水平连续,防止“负效应”连续。

价值链连续的第三层含义是,一个国家如果能在“国家钻石”(见注(14))中把握价值链的前连续、中连续和后连续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取得对他国的竞争优

势。

价值链的不连续性 由于各国的企业和产业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同,不同企业和产业竞争层次和竞争水平也不尽相同,这些就决定了某个国家和某个产业(企业)在产品生产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环节中,价值链的连续在时间、空间和层次上受到阻碍,即出现非连续性。首先,从时间上看,各国产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价值链从低水平连续向中等水平连续阶段的演进,抑或从中等水平连续阶段向高水平连续阶段的演进,需要中断旧的价值链而发展新的价值链,这时,呈现出价值链的非连续性。向新价值链的连续需要创新的加速度和能量的积累,需要产业升级换代和增殖水平的提高。一些拉美国家的自然条件和体制与美国类似,但其经济却长期在低水平的连续中徘徊,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未能处理好不连续的迁跃问题。(6)其次,从空间上看,不同产业为追求最大利润,时常将价值链的前连续、中连续和后连续在地理位置上加以分割,这时,也呈现非连续性。例如,许多美国跨国公司将国内劳动力成本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价值链的前连续部分则安排在本国进行。价值链在空间范围的非连续性,加强了产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利用价值链的空间差,可获得比较竞争优势。从竞争层次上看,价值链在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连续都会发生中断,呈非连续性。要使企业竞争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使产业竞争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就必须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等方面解决竞争层次的非连续问题。

不连续的连续 价值链的非连续性对相对竞争地位的转变提供了最大的机会。善于把握非连续的连续环节,可以使先前取得价值链渐进式连续的竞争优势化为乌有,从而为本产业(企业)在新的价值链的连续进程中获取有利竞争地位。

研究和设计环节的世界水平,并不能保证获得价值链的最大增殖。近年来,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它不善于把握非连续的连续环节相关。美国把大量的科研设计软件卖给日本和欧洲。日本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产业价值链的非连续性,充分利用美国高科技软件的优势,并把它与本国的制造和模仿优势相结合,从时间和空间上将在美国中断的价值链在本国连续起来,生产出大批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并输入美国,从而对美国市场构成巨大威胁。日本在新产品的研究方面全力搜集美国试验室和产业的资料和信息,并在某些软件领域获得优势。为夺取全球竞争优势,日本正在从过去的模仿向创新转变,这对美国也形成严重的挑战。(7)

美、日经济和贸易的摩擦和冲突,是不连续的连续的又一范例。针对日本的大米和牛肉高关税保护政策,美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从贸易战转向干预日本“内政”,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和改善对公共事业的投资。日本也不示弱,针锋相对,从要求美国取消对日本出口汽车的高关税限制,进而发展到干涉美国“内政”,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缩小财政赤字,提高国民储蓄率,克服企业短期行为。为使跨越国界价值链得以连续,美、日双方在争斗的同时也都进行各自的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采取多种方式缓和、避开或超越突出的矛盾,以提高各自产业的发达程度,向更高层次转移。这体现在双方的产业结构和价值链向高边际附加价值、高智能含量、高增长潜力的领域转移,体现双方价值链非连续的连续的扩大和加深。美国对日本制裁的经济效应是日本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对美国的逼进,促使美国加速更新。可以设想,美、日任何一方的“不妥协决策”和报复行为,都会使双边经济关系复杂化,导致价值链的中断,使不连续的连续过程受阻。有趣的是,美、日政府的相互干预非但没有导致国家权力和控制的加强,反而使之削弱。善于在中观层次连续时空上中断的价值链,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导致了各国利益的结合和冲突及其层面的转移,导致了世界市场对各国发展的加速度作用 and 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善于从外部抓住延续内部不连续部分的要素,善于从内部克服外部影响不连续的因素,在内部连续的创新机制上下功夫,并不断更新内部连续的基础,可

以取得比从内部渐进式按步就班、自成系统、近亲繁殖的方式快得多的发展速度。总之，不连续连续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善于在停滞和断裂间找到平衡点和连续的环节；一是竞争国内部的更新和创新超过相互间原有矛盾的积累。既非敌对，也非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碰撞、谋合、交织，从而促进不连续连续。(8)

加速度的差异 价值链的连续、不连续、不连续连续，是一个递次演进过程，也是各种差数与初始条件变化和行为规范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初始价值链延续到一定程度，其能量足以引发出扩张效应而创造出加速度的飞跃，即非连续性。这种加速度的飞跃效应转化为新的生产函数及其扩散效应，价值链的不断更新和连续，为加速度的飞跃创造条件。只要把握住机会，加速度可使后进产业利用后发跟进效应转化为先进产业。反之，先进产业丧失创新便会变为后进。战后，日本产业增长速度约两倍于西欧和加拿大，三倍于美国，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超过苏联和东欧，逼进欧洲，这些与它们充分利用后发效应和加速度的差异相关。

李国友先生把加速度的作用划分为三种：一是以计划调节的封闭国家集团为代表的苏联东欧型，现已瓦解，并转向参与世界市场；二是以市场调节的开放松散国家集团为代表的欧洲共同市场型，它力图向紧密型的国家集团转型；三是以互补性强和高效竞争为特点的太平洋环域型，它正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向多极化。由于随动性好，阻滞部分易于代换或绕过，第三种类型的加速度优于前两种，加速度带动的增殖水平的提高和价值链条的转动，可以跨越太平洋，在不连续的轨道上跳跃前进。(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表2来阐述价值链的连续、不连续、不连续连续和加速度的差异间的关系。

表2 产业竞争价值链分析

		连续	不连续	不连续 的连续	加速度的 差异
不同 发展 阶段	生产因素推动阶段	自然资源和 低工资	自然资源有 限	粗放式经营	不明显
	投资推动阶段	扩大资本投 资	资本有限	集约式经营	较明显
	创新推动阶段	创新机制	旧机制连续 中断	由旧机制向 新机制跃进	显著
	财富推动阶段	低层次循环、 吃老本	旧机制难以 中断	无创新机制 转化	负效应
不同 国家 和地 区	日本 四小龙	强 强	强 中	强 中	强 次强
	美国	强	强	强	中
	英国	中	中	中	弱
	苏联 东欧国家	弱	弱	弱	弱
不同 竞争 层次	产业结构	日本、欧洲 美国	中 强	中 强	中 强
	产业组织	日本 美国、欧洲	强 中	强 中	强 中
	产业政策	日本 美国、欧洲	强 中	强 中	强 中

我们借用波特的概念，把一个国家产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1. 生产因素推动阶段；

2. 投资推动阶段; 3. 创新推动阶段; 4. 财富推动阶段。(10) 在生产因素推动的第一阶段, 价值链的连续强调产品生产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 受有限生产要素的制约, 价值链时而中断, 而连续价值链的主要手段是粗放经营和对自然资源的扩张性开采。这时, 加速度的作用不明显。在投资推动的第二阶段, 价值链的连续靠资本要素维持, 资本的收缩和撤出会引起价值链的中断, 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是不连续的连续的关键。加速度的作用主要靠资本推动下的生产因素的改进而获得。在创新推动的第三阶段, 价值链的连续和增殖主要不是靠自然资源和资本维系, 而是靠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各环节的创新, 每个环节的创新都会给最终产品带来高附加价值。加速度的作用在这一阶段表现明显, 它可以促进价值链每个环节不连续的突变和飞跃, 使价值链从低层次的连续演进为高层次的连续, 从而使产业获得比较竞争优势。加速度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高科技转化为市场的能力而获得。在财富推动的第四阶段, 由于缺乏创新, 中断的价值链难以在高层次水平上连续, 产业只能靠低水平的连续和循环度日, 加速度呈负效应, 产业靠“吃老本”, 竞争力迅速下降。

从不同国家和地区范围看, 战后日本产业是从轻工纺织业开始发展, 南朝鲜是从服装业开始, 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采用劳动密集型和低工资等生产要素维持价值链的连续。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 生产因素推动的价值链的低层次连续已不能连续。由于缺乏创新机制的加速度, 亚洲四小龙的产业价值链目前停留在投资推动阶段循环。其生产主要靠吸引外资, 靠外国输入技术生产设备。唯独日本产业冲出生产因素推动和投资推动阶段而进入创新推动阶段。产业价值链跨越了三个层次的连续和不连续过程, 创新机制带来的加速度贯穿生产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各个环节。

与日本相对照, 美国产业价值的连续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美国产业建立在农牧业、贸易和稳定的货币体制基础上, 在这一时期, 个人收入增长缓慢, 经济发展依赖于外国投资。第二阶段, 重工业扩大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 对外国投资的依赖程度降低。第三阶段是靠技术创新而发展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 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对新企业投资的增长率, 国民经济的增长建立在经济多元化以及内外贸易良性循环体系基础之上。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 美国产业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11)。美国产业价值链进入创新推动阶段所用的时间比日本长, 美国产业加速度的后发效应也不如日本明显。美、日双方在创新推动阶段的潜力究竟谁大, 谁将率先进入财富推动阶段, 这也是本课题要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英国的产业价值链起步尽管早于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 由于缺乏创新机制, 加速度呈负作用, 英国已成为最早抵达财富推动阶段、即吃老本阶段的国家。英国的衰落早已引起美国各界的关注。保罗·肯尼迪写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正是反映美国朝野上下忧虑的一个标志。

某种程度上讲, 苏联和东欧国家产业发展的问题在于, 没有从价值链粗放式经营的生产因素推动阶段中摆脱出来, 产业发展始终未能从外延扩大生产转化为内涵扩大生产, 价值链始终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延缓, 缺乏创新机制, 旧价值链难以中断, 新价值链难以发展。当生产因素推动的动力耗尽时, 由于缺乏投资推动阶段的外部市场支撑环境, 难以吸收大量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 价值链中断而无“不连续的连续”, 因而形不成加速度, 这是苏联东欧经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产业的竞争层次可划分为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三个方面。产业结构包括价值链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连续和非连续演变过程以及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主导产业和非主导产业的比例关系, 等等。按照罗斯托的划分, 战后西欧和日本的主导产业处于第四层次的汽车工业, 而美国的主导产业则高于西欧和日本一个层次, 即处于第五层次的生活质量部门, 主要是服务业和城郊建筑业。(12) 从产业结构上看, 美国优于西欧和日本。价值链向高层次主导产业连续和跃进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标志。产业组织包括规模经济、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性、市场进入障碍和

政府政策等五个方面。“团队合作”(teamwork)和“个别努力”(individual)之间的均衡是产业组织的最佳形式之一。日本产业组织主张团队合作和协同竞争,而美国产业组织则强调企业竞争,限制垄断。美国设立专门的反托拉斯法,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度。价值链在不同的产业组织形式中,表现为不同的连续和非连续过程。在“团队合作”中是连续的,在“个别努力”中可能就是不连续的,相反,在“个别努力”中的有效连续,在“团队合作”中则可能是无效的。

产业政策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国家参与下的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日本采取“窗口指导”就属于这种类型。仅仅依赖原子式市场的竞争压力,价值链的连续过程缓慢,通过产业政策可以缩短这一过程,加速非连续的飞跃,缩短后进国家的赶超时间。第二类是依靠市场自我调节的产业政策,国家的产业政策只是临时补救性的。美国和欧洲采取的就是这种产业政策。由于过分依赖市场竞争的作用,可能牺牲规模经济和整体竞争实力。近年来,日本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不断打入欧美,而欧美一些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难以进入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产业政策的差异有着深刻的联系。

三、宏观竞争机制

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不能取代国家竞争优势,一些国家的某个企业或某个产业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但这些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并不占优势。竞争优势在各个企业、各个产业,甚至在某个产业的不同部分都是千差万异的。如何把局部的竞争优势组合和凝聚为整体竞争优势,这就是国家要起的作用。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有四个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14)

第一,生产条件因素。它包括:1. 人力资源:质量、数量、熟练程度、人力成本;2. 自然资源:土地的肥沃程度、数量、可耕度和地理位置;3. 知识资源:科技的硬件和软件、政府和私人研究机构、图书馆、统计机构、各种科学协会;4. 资本资源:资本供应量和成本、资本收益、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各国资本之间的流量;5. 基础设施:邮电通讯系统、支付手段、健康保健、社会福利、文化机构。生产条件因素又可分为基本因素和推进因素两类。基本因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而推进因素则是指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因素。一个国家若要取得竞争优势,推进因素远比基本因素重要。基本因素固然重要,但它只能维持价值链的低层次连续,而推进因素却能使价值链实现加速度的飞跃,使一个国家始终处于国际竞争的前沿。

第二,需求条件。本国市场的需求状况对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具有很大作用。本国市场的需求结构取决于三种因素:一是,本国市场上有关产业的产品需求若大于海外市场,则拥有规模经济,有利于该国建立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若本国市场消费者需求层次高,则对相关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有利。因为消费者对本国公司产生一种促进改进产品质量、性能和服务等方面的压力。如美国的钻井设备、电影与唱片,日本的家用电器,德国的高性能汽车都说明了这一情况。三是,若本国消费者向他国需求攀比,本国公司则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改进产品。若本国公司对本国消费者预期需求反应迟缓,则不利于该国国际竞争力。国内需求条件对一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有积极作用,它会促进国内的大规模连续投资。日本国内需求增长率高于美国和西欧,这是确保日本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一环。

第三,相关支撑产业。相关支撑产业是促进主导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保证。主导产业(上游产业)和相关支撑产业(下游产业)间存在着密切的协同关系,上游产业的高效率会带动下游产业的高效率,下游产业的跟进效应会促进上游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若上游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亦将有助于下游产业去建立自己的国际竞争地位。美国的电子计算机与软件、医疗业与医疗设备工业;日本的照相机工业与复印机工业;德国的化工业

与印刷油墨工业；南朝鲜的录相机与录相带等都说明上、下游产业对于该国取得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作用。

第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由于各国企业的目标不同，因 笠档木赫 较诟和结构不尽相同。美国企业注重短期目标，而日本和德国企业则较指视长浦目标。国际竞争地位。

除上述四个因素外，一国的机遇和政府的作用，对形成该国的国际竞争地位也起辅助作用。可以用图 3 来表示四个基本因素与两个辅助因素之间的关系。四个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呈菱形状，似钻石，波特称之为“国家钻石”(State Diamond)。在私人企业为主的市场经济中，“钻石因素”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不能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产业的竞争力主要靠企业自身来创造。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外部环境并对企业的竞争趋向进行疏导。

图 3 国家钻石(略)

“国家钻石”的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首先，分析对生产条件因素的影响。如果国内企业竞争程度高，就会迫使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改善生产条件；如果国内需求层次提高，也会影响到对生产条件的投资，促使生产因素发生新的组合；如果国内相关支撑产业与企业创新相配合，那将支持和刺激生产创新，以获取国际竞争优势。

其次，分析对需求条件的影响。如果国内市场企业竞争加强，并拥有竞争优势，那将吸引更多的国内需求并使之多样化；如果一国生产条件因素拥有国际竞争优势，那将创造吸收国外市场的需求；如果一国的相关支撑产业拥有国际竞争优势，那将有利于主导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再次，分析对相关支撑产业的影响。如果某国拥有特殊的生产条件因素，那将有利于发展相关支撑产业；如果国内需求增长快，那将刺激相关支撑产业的发展；如果主导企业竞争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那将带动相关支撑产业走上国际市场的舞台。

表 3 “国家钻石”价值链分析

		连续	不连续	不连续的连续	加速度的差异
因素 生产条件	基本因素	低层次	少	慢	不明显
	推进因素	高层次	多	快	明显
件 需求条	国内需求大	多	少	少	不明显
	国外需求大	少	多	多	明显
	高需求层次	少	多	多、难	明显
产业 相关支撑	上游产业	扩散性大	较多	层次高	明显
	下游产业	扩菜性小	较少	层次低	不明显
结构 与竞争	协同竞争	长	少	协同作用强	较明显
	原子式竞争	短	多	协同作用弱	不明显

最后，分析对国内企业竞争的影响。如果产业的某项生产条件因素有所突破，那将带来

新的市场进入者；如果一国上游产业竞争程度加强，那将影响下游产业的竞争度；如果需求档次和多样性提高，那将既影响上游产业又影响下游产业的竞争度。

一个国家要取得国际竞争的优势，就必须处理好“国家钻石”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价值链的连续和非连续过程有机地贯穿其中。见表3。

价值链在生产基本因素中的连续属低层次连续，连续时间长、处延增量均衡、缺乏加速度和突跃，对连续的中断往往束手无策。与生产基本因素相对应，价值链在生产推进因素中表现活跃，在科技创新机制的刺激和推动下，价值链的连续时间短于生产基本因素中价值链的连续时间，加速度的作用力使价值链从非连续向连续跳跃或突进。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向美国的逼进，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的是生产推进因素引发的价值链的飞跃。苏联东欧经济的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体制内缺乏推进因素，过分依赖基本因素，使价值链难以跨越不连续的连续而大幅度增殖。

当国内需求大时，产品价值链连续空间扩大、不连续的空间也增大，不连续的连续的环节增多，加速度的范围扩大。国内需求大于国外需求，有利于发挥国内产品规模经济。当国内需求小时，价值链连续的空间范围相应会缩小，不连续的空间缩小，不连续的连续环节减少，加速度作用范围缩小。国内需求小于国外需求，不利于发挥国内规模经济优势，迫使企业向外扩张（也有一些例外情况）。

如果国内消费者对国外产品期望值高，价值链的连续就可能向国外转移。这对该国的竞争是不利的，为改变这种不利倾向，本国厂商应适应本国消费者的期望需求，及时中断原有的价值链，从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环节进行创新、创造和发展新的价值链，以取得对国外厂商的竞争优势。日本每年在本土举行一次世界最新产品博览会，其目的就在于了解国外产品和现代科技的最新动态，了解国外的最新需求。这种博览会与我国每年一次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不同，它的重点是放在产品价值链的研究、设计和生产工艺阶段，而不是放在销售方面。当价值链的前连续阶段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时，产品价值链的后连续部分自然会赢得市场。据日本野村证券交易公司副总裁青山浩一郎介绍，日本博览会主要不是兜售产品，而是展示各国的最新技术，日本厂商不用出国就了解到世界最新技术和需求，这对日本厂商获得国际市场上的优势竞争地位十分有利。适应高需求层次的产品易获取高附加价值，高层次需求产品价值链连续时间相对短暂，不连续的时间相对长，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既快又无止境。价值链的变化能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是厂商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国家计划往往赶不上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家要取得竞争优势，就不应该管它不应该管和实际上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国家应做的事就是帮助企业为适应国内外消费者需求以实现价值增殖创造外部环境。

上游产业对下游产业具有回顾、旁侧和前向效应，价值链通过这三种扩散效应实现连续和不连续的过程。当上游产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会对原材料等生产因素的新投入提出要求，这些投入，反过来又要求现代设计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例如，近代纺织业刺激了纺织机器和蒸汽动力机的制造，并促进和改进了冶炼技术。上游产业还引起其周围产业的一系列变化。例如，棉纺织业革命改变了曼彻斯特、波士顿；汽车工业改变了底特律；铁路途经之处引起老都市的改造和新城市的产生，并使铁路沿线的商业贸易应运而生。上游产业的发展引起一系列下游产业的扩充和发展，这就产生一个瓶颈问题。而瓶颈问题的解决肯定有大利可图，所以能吸引先进的发明创造，利用加速度，为价值链在更广范围的连续提供可能性，并为下一轮连续的上游产业建立起台阶。（15）例如，重型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引起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提高，同时也有利于扩军备战及争夺海外市场。而重型机器业关键性瓶颈的解决，又为下一轮优质汽车工业的上游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价值链连续的微观基础上看，企业的协同竞争模式有四个特征：1. 竞争的载体由少数核心企业和多数外围企业组成，价值链的连续和非连续过程在核心企业和外围企业之间进

行。2. 核心企业与外围企业之间是下承包关系,即外围企业通过核心企业的垂直分工体系,形成分工协作关系。3. 核心企业与外围企业间相“隔离”展开分层竞争。一方面,核心企业之间在向市场提供最终产品的价格、数量、质量等方面开展竞争;另一方面,众多的外围企业围绕核心企业通过下承包制在中间产品的价格、数量、质量、交货方式、服务质量等方面展开争当企业承包者资格的竞争。4. 核心企业和外围企业之间实行法人股份制,即通过企业相互持股而形成的企业法人股占主导地位的股份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法人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本企业的经营者,另一方面是相关企业的股东。当它作为本企业的经营者时,其动机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它作为相关企业的股东时,其目的并不是追求股票收益最大化,而是巩固经营者权力,稳定经营、占有市场和加强有关企业的联系。与协同竞争模式相反,原子式竞争模式以均质的和平等的市场竞争为前提,价格机制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企业缺乏内约束机制,即协同机制,它们完全根据价格信号作出自己的决策。(16) 价值链在原子式竞争模式中连续的目的是追求企业的短期效应,它在协同竞争模式中的目的则是追求长期效应。美国企业结构多为前者,而日本企业结构则多为后者。美、日企业竞争结构的差异,是影响两国竞争实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释:

(1) Micheal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The Press, New York, 1985, p. 35.

(2) 李国友:《发展的动力学》,1990年3月写,油印本。

(3) (5) 戴增义:“以自动化为基础的美国制造业的全盘改革”,《参考资料》1991年10月14日。

(4) (16) 肖炼:《协同竞争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249页;第246、247页。

(6) (8) (9) 李国友:“不连续的挑战”,《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

(7) M. Reza Vaghe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heory & Practice*, Taylor & Francis New York, 1991, U. S. A. .

(10) (14) Michea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The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90, pp. 13-15; pp. 71-124.

(11) 肖炼:“美国工业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0年,第9期。

(12) 罗斯托把主导产业划分为五种:1. 起飞前提的主导部门,如食品、饮食、水泥和砖瓦等部门;2. 起飞阶段的主导部门,如轻纺;3. 重工业部门;4. 汽车工业;5. 生活质量部门。——罗斯托:“战后25年的经济史和国际组织的任务”。《经济史杂志》,1970年3月号。

(13) 杨沐:《产业政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81页。

(15) W. W.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从产业角度看美国经济的未来

丁浩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在当代世界经济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形势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其他一系列国家经济的运转。因此，全世界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以及它在世界上未来地位的变化都十分关心。本文着重从产业角度来分析美国经济今后的发展趋势。

一、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仅远低于发展较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间也是比较慢的，因此美国的相对地位不断地在降低。可是在1976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稍高于西欧国家，在80年代中后期甚至还超过了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在西方国家中的相对地位在1980—1989年期间并没有出现下降现象。(1)

工业生产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如果以196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作为100，到1975年美国为174，日本为473，而欧共体为178。(2)可见在1960—1975年期间美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甚至慢于西欧国家。

在8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虽然无法与日本（当然还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却明显高于欧共体国家，而且也稍高于世界平均发展速度。这样，在这10年里美国工业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改进，这是5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的新现象。根据日内瓦大学经济史专家保尔·拜洛奇的研究，80年代末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值总额中的份额约为32%，大致相当于战前1938年时的份额。在战后顶峰时期（1953年），美国制造业在世界产值总额中的比重曾一度高达43%，现在当然已无法同那时相比。

二、影响美国经济和产业未来国际地位的几个重要因素

为了展望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首先需要分析一下可能影响未来发展的各种有关因素。当然，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既有经济、技术方面的，也还有政治、社会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这里不可能全部一一加以列举。但是以下几个因素显然将对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美国（尤其是美国产业）的国际地位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对于某些产业部门的兴衰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是个科技大国。根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的估计，1986年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达到463万人，其中从事科研工作的达到80万人。目前美国每年用于科学研究与开发的经费达到1500亿美元，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可是尽管美国的科技实力雄厚，在过去十几年里美国在不少工业生产领域以及高技术领域里失去了霸主地位。现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已经在一些技术领域明显赶上或超过美国。这种情况在90年代是否还将继续下去，美国还能否保持主要高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这是人们所最为关心的问题。

美国商务部曾对美国、日本和西欧在 12 个高技术领域（包括先进材料、先进半导体器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光电子技术以及超导技术等）中科学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的目前情况和 90 年代发展趋势进行过调查研究并在 1990 年提出报告，其中对美国在 12 项新兴技术领域中与日本、西欧的实力对比发展趋势预测如下：

表 1

美国的地位	与日本相比				与欧洲相比			
	目前		发展趋势		目前		发展趋势	
	科研	新产品	科研	新产品	科研	新产品	科研	新产品
落后	-	5	5	9	-	2	2	3
持平	6	3	7	3	3	5	7	8
领先	6	4	-	-	9	5	3	1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因此，根据美国商务部的预测，尽管目前美国与日本相比在一些新兴技术的科研方面尚处于领先地位，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大致旗鼓相当，但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在两方面都将明显落后于日本；至于美国同西欧相比虽然目前占有很大优势，但到 90 年代后期，西欧的高技术水平也将逐步赶上美国。

当然，美国商务部所预测的只是一部分高技术领域，所以预测结果也许并不能反映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可是这 12 项新兴技术领域到本世纪末大部分将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如根据美国政府的同一调查报告，预计到 2000 年单是“先进材料”一项的市场销售额便可能达到 1500 亿美元。因此，如果今后美国果真在这些技术领域中全面出现相对落后的现象，那就势必会对 90 年代的经济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不少工业部门可能出现增长缓慢或衰退的趋势。

（二）国际竞争力，尤其是产业的竞争力

8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向能够提供更多增加价值的部门方向发展。在工业方面，几乎所有工业发达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所以可以预计，美国的高技术产业部门在 90 年代将会遇到比过去更为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包括亚洲“四小”和巴西等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某些资本密集型工业（如钢铁、汽车制造业等）在 80 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因而在 90 年代也会与日本等一起在这些部门中同美国进行竞争。当然更不用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轻纺产品市场的销售竞争。此外，随着日本金融实力的增强，美国一些劳务部门今后在国内外市场上遇到的竞争也会比过去加剧。总之，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将是 90 年代美国产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关键因素。

按照专门从事竞争力比较研究的瑞士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做法，各国的全球竞争力要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企业管理能力、公共基础设施等八项综合指标来衡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目前的全球竞争力还是比较高的。根据该学院的 1991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美国在工业国中的竞争力排行第二，仅次于日本而高于西欧各国。可是从企业的竞争力看，情况就不大一样。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但远低于日本，而且也不如德国和瑞士。在 80 年代，美国制造业中几乎有一半行业的竞争力在下降。这些行业中不仅包括提供基本原材料的钢铁业和作为机械加工业核心的机床制造业，而且也包括微电子技术的支柱——半导体工业。因此，总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正在向包括劳务业在内的所有产业部门渗透，并成为其加强竞争力和向前发展的重要源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微电子技术部门竞争力的下降势必会对劳务部门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不过企业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企业本身的经营活动能力，而且也受到外界宏观环境的影响。因此，90 年代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能否提高，不仅要看企业本身，同时要看美国国内的

宏观经济环境能否改善以及外国企业的发展情况。

(三) 世界经济的地区联合化趋势

根据目前情况看, 90年代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经济联合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首先是欧共体各国的经济一体化将取得进展。这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首先, 经济一体化有可能推动欧共体的经济更快发展, 改变80年代欧共体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的状况, 从而使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加下降; 其次, 欧共体的一体化对美国既提供了机会, 也造成了威胁。美国与欧共体有着极为密切的经济关系。1990年美国对欧共体的进出口总额几乎达到1900亿美元, 超过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大约有40%在欧共体国家。现在虽然欧洲建立统一大市场对于美国的净效应究竟如何(弊多利少或利多弊少)仍然不很清楚, 但一般认为欧洲内部壁垒的消除将意味着进口的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 显然会给美国产业的发展带来较多不利影响。

其次, 在亚太地区, 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在迅速发展。这一趋势在90年代必将得到增强。这势必会使这一地区一些国家(或地区)长期来存在的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关系逐步削弱, 从而对美国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后, 美国本身与加拿大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1989年初生效, 目前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正在就签订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协商。看来在90年代很可能建立起北美经济区。

美国通过组成经济集团不但能带来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利益, 而且能提高本国的竞争力, 促使某些产业部门更快地发展。

(四)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由于历史原因, 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 在90年代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将会发生有利的变化, 这首先从以下有关65岁及以上老人占人口总数百分比(%)的预测数字中可以看出:

表 2

年份	美国	日本	西欧
1989年	12.4	11.6	13.4
2000年	12.9	16.1	15.0

资料来源: 美国普查局, *World Population Profile*, 1989。

美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率虽稍高于日本, 可是在90年代日本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大大超过美国, 到2000年日本的高龄人口比率将不但远高于美国, 并将超过西欧。据日本厚生省的预计, 这一趋势将延续到2020年, 到那时日本老龄人口的比率将高达23%左右(预计那时美国的比率不到18%)。至于西欧国家的老龄人口比率现在就高于美国, 今后10年里这方面的差距还将扩大。

老龄人口比率的扩大意味着社会负担的加重,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个不利的因素。美国的高龄化速度相对较慢, 就在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不仅如此, 美国的劳动力年龄结构还将出现中年段人数大大增加的现象。在二次大战结束后, 从1946年一直到1964年, 美国曾出现生育高潮。到90年代, 在这段时期出生的大量婴儿将处于35-54岁年龄段。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有关预测资料计算, (3) 在1988-2000年期间该年龄段的劳动力将增加2100多万人。因此, 到2000年, 该年龄段劳动力人数在全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将由1988年的39.9%提高到49.3%, 即几乎占了一半。由于35-54岁的劳动力具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 且身体仍处于较健壮的中年阶段, 所以必然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成效。同时这个年龄段在美国是挣钱最多的, 因此可以预计未来10年的家庭平均收入会有较大的提高, 储蓄率也可能会有所提高。这都将有利于生产和劳务部门的发展。

三、对90年代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估计

美国经济进入90年代才半年,便开始走下坡路,工业生产指数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四季度起走向衰退。1990年美国的这两个指标都只增长1.0%;1991年看来是负增长。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使得一些机构降低了原先对90年代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例如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原先预测90年代前后半期美国的实际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7%和2.8%,但后来修正为2.5%和2.6%。(4)1991年初美国政府对1991—1996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预测数字也只确定为2.6%。(5)

不过对于整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前景,还是有着明显不同的估计。一些人认为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长将是缓慢的,发展速度将慢于80年代。但也有些人非常乐观,认为90年代将是经济繁荣的年代。持乐观态度的人一般都把科技进步的加速看作是90年代经济繁荣的基础,认为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将推动整个经济大大前进。看来在技术进步对于90年代经济发展的影响能有多大这件事上,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

我认为似乎应从两方面来看这一问题,首先是决不能忽视科技对美国经济和产业未来发展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可是另一方面,要是过分强调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恐怕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高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不仅受到生产技术的限制,而且与传统产业一样要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不是凡是制造先进技术产品的产业和企业一定都能顺利发展的。美国的机器人制造业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从长远看,这个部门很有发展前途,但从近期看,情况却并不太好。(6)美国有不少具有广阔前景的尖端技术产品,作为研制对象有可能在9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但要真正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产业,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就肯定要等到21世纪才可能达到。如根据前面提到过的美国商务部那份有关新兴技术的调查报告,预计到2000年,超导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市场的销售额都各为50亿美元,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生物技术市场也只有150亿美元。这要同2000年达到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在金额上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决不能把某些未来技术的经济影响估计过高。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90年代后半期会比前半期高些,但整个10年的增长率可能不会太高,也许会稍低于80年代(80年代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2.8%)。

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取决于各个产业部门提供产品和劳务的情况。那么90年代美国各个产业部门的情况又将会如何呢?80年代末,美国劳工部曾对1988年到2000年的美国经济进行过比较全面的预测,并发表了“2000年展望”报告。报告中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按高、中、低三种方案进行,现在看来中增长方案可能较为接近实际。

该报告中有关90年代美国各个主要产业部门的产值(重复计算的毛产值)增长率及产业结构的预测情况见下表。

表3

产业部门	毛产值年平均增长率(%)				按重复的毛产值计算的产值结构(%)	
	1976-1988年	1988-2000年			1988年实际	2000年预测(中方案)
		低	中	高		
合计	2.7	1.5	2.3	3.2	100.0	100.0
其中:农业	0.7	1.1	1.9	2.7	2.5	2.4

采掘业	-0.1	-0.4	0.6	1.8	3.0	2.5
建筑业	2.6	1.4	2.1	3.0	6.6	6.5
制造业	2.2	1.4	2.3	3.5	33.8	34.0
劳务部门	3.3	1.6	2.4	3.2	54.1	54.6
其中：运输业等	2.2	1.6	2.4	3.4	8.3	8.4
批发业	3.9	2.1	2.9	4.1	5.7	6.1
零售业	3.6	1.3	2.1	2.8	7.6	7.5
金融保险业	3.2	1.7	2.3	3.0	11.8	11.9
服务业	4.5	2.0	2.8	3.5	14.4	15.2
政府	1.6	0.5	1.0	1.7	6.3	5.5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2000年展望》。

预计在90年代，产品生产部门总的发展速度不会慢于80年代。尤其是制造业预计能保持与整个经济同步发展。7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的“高技术产业”，其核心部分属于制造业（有一部分属于“服务业”），预计其中的电子计算设备、光学仪器、电子医疗设备以及半导体器件制造等部门仍可增长较快。至于目前在美国工业中仍占重要地位的传统工业在90年代会进一步分化，但大多数部门会有一些的增长。像汽车制造业虽然因本国需求接近饱和（1988年美国人均拥有汽车0.74辆），今后生产上不可能直线上升，但2000年的汽车销售量仍会高于目前水平。因此，只要能提高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工业不致走向衰落。钢铁业和纺织服装业等看来在90年代很难有太大的发展。但从80年代后期的发展趋势看，美国的这些部门仍具有一定的活力，预计在90年代不见得会全面衰落。当然也有一些部门，如烟草工业、皮革制品工业等可能会继续走下坡路。

劳务部门目前在美国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无论按产值或就业人数计算，劳务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都已超过70%。在80年代，劳务部门有了很大发展，估计90年代总的增长速度将会放慢，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劳务部门（特别是服务业）仍将是吸收劳动力最多的部门。据美国劳工部预测，1988—2000年间美国所新增加的1810万名就业人员中将有90%以上在劳务部门工作。90年代劳务部门中发展最快的部门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服务业，在这一部门工作的人员将由1988年的67.8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20万人。

四、美国经济和产业在世界上的未来地位

以上只是从美国本身的角度来探讨90年代美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要进一步研究美国经济在未来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就不仅要美国本身的情况，而且还要对照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

当前，从绝对的经济实力来看，美国在世界上可算是首屈一指。199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5.465万亿美元；制造业的发货值为2.9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高达8890亿美元。美国的国内市场也十分庞大，1990年零售商业的销售额超过1.8万亿美元，进口额多达4950亿美元。所有这些数字都是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

首先，在新兴产业方面，美国也具有雄厚的实力。根据欧共体有关机构的统计，1986年欧共体、美国和日本三方的15个新兴产业部门的产值共计为8750亿美元，其中美国大约占了一半，欧共体占了不到30%。（7）

但在90年代美国经济所面临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如大本国的宏观经济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难题：高财政赤字（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高对外收支赤字（目前贸易收支逆差和经常收支逆差每年在1000亿美元上下）、高国内外债务（1990年年末联邦政府国

债累计额超过3.2万亿美元；1989年年末对外帐面净负债6637亿美元）以及所谓“第三种赤字”——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大量的公共投资欠帐需要支付。这些问题都是很有必要解决而又是不容易解决的。为此在未来10年中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第二，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方面，美国在90年代将遇到严重的挑战，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尽管多年来美国的科研经费一直远多于其他国家，可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费用用于与军事有关的项目，因而在许多民用科研的领域中美国处于落后的地位。此外，美国在教育方面也存在较多问题。

近几年来，美国各界人士对于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因此许多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加强重要科技领域研究与开发的宏伟计划。但今后这些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特别是能否将研究成果很好地应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去还很难说。

第三，美国在产业的竞争力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但在这里需要进一步展开谈一下。目前在美国的产业部门中，竞争力比较高的主要只有化工、民航机等少数部门；电子计算机工业总的来说虽然仍能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但优势已比过去大大减少；半导体、通讯设备的竞争优势已经丧失；农产品和食品的出口在减少而进口却在增加；钢铁、一般机械产品以及汽车都有大量进口，更不用说家用电器方面已经是进口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

造成美国竞争力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价格因素，也有非价格因素（如对商品质量不重视、服务差等）。但归根结底从企业角度来看不外乎物和人两方面的问题。从物的方面来说，设备投资不足是个重要原因。如198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约为日本的1.7倍，可是当年的全部设备投资只相当于日本的86%。其中制造业的设备投资总额也稍小于日本的投资额，以致像钢铁、电气、汽车等美国重要制造业部门的设备投资额均只有日本相应部门的7—8成左右。这样，很自然地美国企业的设备会不如日本。不过这个问题在90年代可望得到改善，一般预计今后10年里美国企业的设备投资可有较大增长。前面曾经提到过主要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估计今后美国的储蓄率将会有所上升。如果真是如此，这将有助于社会剩余资金的增加，从而为增加设备投资创造较好的条件。

至于人的因素方面，美国劳动力素质相对较差和优秀人材不大愿意去工厂工作是比较大的问题，但一时难以很好解决。此外，美国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暴露出较多的问题，因而现在已开始向日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学习。

总的来说，从80年代后期起美国上上下下都在为增强竞争力、提高科研与开发能力以及改善宏观经济条件而努力，看来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估计在90年代，虽然总的容貌未必能完全改观，但将会继续有所前进，从而有利于美国地位的改善。另外，在国际上，苏联经济力量的下降也给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增强造成一些有利因素。因而尽管10年后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也许会比目前差一些，但即使下降也不会太多。到2000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各国中仍将占据首要地位。

注释：

(1) 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Sep. 1991.

(2) 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6年)附表数据计算得出。

(3) 见美国劳工部：《2000年展望》(1989年)。原文见 *Monthly Labor Review*, Nov. 1989。中文摘要参见新华社《世界经济科技》1990年第36、37期。

(4) 分别参见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1990年代的世界与日本》(1989年6月)和《和平与繁荣的经济预测》(1990年6月)。

(5) 见《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91年)。

(6) 见美国商务部:《美国产业展望》(1991年)。

(7) 见 *Panorama of EC Industry*, 1989。

关于美国投资、贸易和政府收支的分析

【题注】论文写作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肖炼同志曾提出宝贵意见,李晖同志也给予必要帮助,特此致谢。【注尾】

韦 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与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其未来经济状况受世人瞩目。本文拟对美国经济影响较大的投资、贸易和政府收支以及相关问题的历史趋势及其发展做一综合分析。

一、投资分析

本节主要集中讨论分析国内私人投资总额(简称GPD I)和国内私人投资净额(简称NPD I)。原因如下:(1)国内私人投资总额减去存货投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2)国内私人投资总额减去折旧就是国内私人投资净额。

从历史趋势看,美国的国内私人投资总额由1950年的55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741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7.3%,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3.3%。1982年以后的国内私人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5.8%,实际年平均增长率4.8%,由此可见在里根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

从GPD I与GNP的比例看,40年中有三次下降到14%以下,这三次分别是1958年、1975年和1990年。见图1。

图1(略)

图1说明国内私人投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波动情况。从前两次的情况看,在出现上述情况之后的年份都出现投资的大幅度增加。1959年的GPD I与GNP之比为16.2%,比1958年增加了3.23个百分点,1978年GPD I与GNP之比为18.5%,比1975年增加了4.8个百分点。投资的增长必然引起GNP的增长。从历史情况看1990年也是个投资的低谷年,投资与GNP的比例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比例回升的可能性较大。

图2(略)

如果考察作为净投资的国内私人投资净额(简称NPD I)则能看出一些更明显的情况。因为净投资才能真正推动GNP的增长。美国的NPD I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波动很大。NPD I绝对量下跌的年份GNP的增长率也明显下跌。从1950年以来的历史看有两次较大幅度的下跌即1975年和1982年,而这两年也是美国经济周期的低谷年。1990年也是美国NPD I下跌较明显的一年。见图2。

图2说明美国私人投资净额波动对GNP增长波动的影响。图中的RUSGNPY是名义GNP年增长率按比例放大图形。

从历史数据看，NPDI在达到最高峰值之后的两到三年后将再次达到或超过这个峰值。但是，NPDI在1984年达到其绝对量的峰值后，其后虽有过一次反弹，但其绝对量一直未能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1990年的NPDI绝对量是近几年来最低的，GNP的增长率也是近几年来最低的。

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储蓄等于投资。我们据此考察美国的实际情况。从统计数据看与GPD I相关较大的是国内私人总储蓄。这两个数值基本相同，两者波动趋势大致相当。

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增加美国的投资，应增加个人储蓄，这种意见并认为个人储蓄率（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低是美国投资下降的原因。但是从统计的情况看，美国个人储蓄率对投资的增长以及GNP的增长影响程度并不大。通过对历史情况分析发现，个人储蓄率低的年份其GPD I的增长率并不一定低。比较典型的例子如1974年，1974年美国实际的GPD I是负增长，名义增长也基本是零增长，GNP的实际年增长也是负增长，名义增长也不高，而这一年的个人储蓄率为9.3%，为1950~1990年间第二位高的个人储蓄率。同年的个人储蓄率占私人总储蓄的比例为38%，是40年中最高的。再如1987年的情况，这一年美国GPD I的年实际增长率为5.4%，GNP的年实际增长率为3.6%，投资和GNP的增长都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而个人储蓄率却仅为3.2%，为40年中最低的，个人储蓄占私人总储蓄的比率为15%，也是40年中最低的。由此我们认为，提高投资主要应设法提高私人总储蓄中除个人储蓄外的其他部分。而个人储蓄与个人的消费习惯有关，一般也无有效手段进行干预。比较个人储蓄与私人投资总额的增长可以清楚地发现二者间的不一致性（最后的附录进一步讨论）。

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之间也有一些可以对比的现象。一般认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NP的比例基本是稳定的，大约为GNP的2/3。实际情况也是如此，1950年到1990年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GNP的比例为0.616—0.67之间。但是，我们如注意这微小的百分之几之间的波动，便会发现当投资波动增大时，这个比例会略有下降；投资增长率下降时，这个比例略有上升。50年代这个比例较高，60年代经济高涨的年份比例较低，80年代中后期这个比例在上升，1990年为40年来的最高点。一般看来，这个比例高的年份，投资增长率较低，GNP的增长率也较低。1990年就是个衰退年。

当我们对未来情况进行估计时，我们首先假定美国政府政策规则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众所周知，里根上台后采取了与前30年美国历届政府不同的经济政策，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转变为刺激总供给推动经济。从目前的情况看，它确实使美国经济较稳定增长。估计目前的布什政府及以后的美国政府短期内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从历史情况看，投资的波动大致是每5年两次，GPD I最大的波动幅度是47个百分点，但1985—1990年仅波动一次且振幅较小。NPDI绝对量在每次达到峰值后的两到三年后恢复或超过原来的水平，但80年代的情况却不同，迄今为止，NPDI一直未能达到1984年的水平。综合各种情况看，1990年是美国近年来的低谷年，也是投资的低谷年。可以预见，1991—1995年美国将经历另一次波动。1991年美国投资将出现回升但幅度不会很大，投资将于1993年达到峰值，其后下降，1995年是另一次低谷年。1995年到2000年会有另一次波动，波动情况同1991—1995年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今后10年美国投资波动的频率和振幅比以前要较为和缓，估计10年内有两次波动。1993和1997年为波峰年，1995和2000年为波谷年。振幅不会超过20个百分点。1991年投资将会略有回升，GNP的增长率不会太大。

二、外贸情况分析

1950年美国商品与劳务的进出口总额为268亿美元,其中顺差22亿美元;1990年进出口总额为1376.8亿美元。其中逆差31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GNP的比例由1950年的9.3%上升到25.2%。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从一个经济相对封闭的国家转变为经济相对开放的国家。当前美国经济问题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贸易赤字问题。1983年以来,美国外贸一直出现赤字,1987年外贸赤字达到112.6亿美元,如果仅看商品的进出口,则贸易逆差更大。连年的外贸赤字只能依靠外国资本流入来弥补,而吸引外资又要提高利率,这最终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担。减少贸易赤字是美国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80年代后期,美国有关当局为此做了不少努力,如施加压力要他国向美国开放市场、促使美元汇率下跌、加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等。这些措施的实行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1987年以后,美国贸易赤字大幅度下降,1990年贸易赤字为312亿美元。与1987年相比下降了72个百分点。照此趋势,到1993年即可消灭贸易赤字。但是实际情况远非这样简单。美元的汇率指数在70年代后期是低于实际值的,80年代后一直在上长,到1987年时已大大超过了实际值,而后这个指数又迅速下降,至1990年已略低于实际值。由此看来,刺激美国出口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像前些年效果那样大。从净出口情况也可看出,同1989年比较,1990年美国贸易逆差的下降速度已大为减缓。

我们将70—80年代美国商品进口中的几个主要项目进行比较。

	石油及其制成品	工业供给及材料	除汽车以外的资本品	汽车	其他商品
70年代	39%	15.7%	23%	17.3%	14.5%
80年代	-2.4%	3.8%	14%	12%	10.7%

资料来源:由1990年《总统经济报告》及国会《商情指标》1990年第8期中数字计算。

表中可以看出,这几类主要商品的进口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这与基数增大有关)。但是,下降幅度较大的却是用于生产的资本品、工业供应品和工业材料。而包括消费品在内的其他种类商品下降幅度较小。这说明80年代造成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主要部分是消费品的进口。如果包括汽车在内的消费品的进口下降幅度同资本品相同,则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大幅度下降。结合美国近年来个人消费支出占GNP比例的增加可以看出,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使人民将多收入的钱用于生产性投资,其中有相当部分的钱花在消费上了(经济学原理也认为减税会增加消费支出)。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问题在于限制消费品进口的增加。

利率同汇率有正相关关系。利率的提高会造成汇率的提高。80年代初中期美国利率的居高不下是造成那时美元过分坚挺的重要原因。1981年美国的利率高达18%,以后逐年下降,1985年为9.93%,此后略有下降,1989年又上升为10.87%,1990年为10.1%,1991年前半年又处于略为下降的状态。从近年来利率波动的情况推测,未来几年内美国的利率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近年来也有所下降,这对利率的稳定也有好的影响。由于利率稳定,汇率也不会出现大幅度起落的现象。从目前的汇率指数看,现在的汇率对美国出口是有利的,但是并不会刺激美国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我们将70—80年代美国商品出口的主要项目进行比较:

	农产品	工业供给及材料	除汽车以外的资本品	汽车	其他商品
70年代	19%	18%	17.7%	16%	19.4%
80年代	-0.4%	4.7%	7.4%	7.8%	10%

资料来源:由199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和商务部《商务概览》1990年第5期数据计算而得。

从上表中看出, 80年代农产品的出口情况最差。其他各项的增长速度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基数加大有关)。从目前状况看, 农产品的出口前景仍不会好转。估计随着东欧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 美国资本品的出口会有所增加。近二三年, 美国对东欧国家的出口呈下降趋势, 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东欧经济混乱所致。但由于东欧全面转向市场经济, 结构需作重大调整, 势必增加对美国生产资料等产品的需求, 这无疑会刺激美国生产资料的出口。另外, 中美贸易间的巨大不平衡也会是美国今后几年内注重解决的问题之一。下表是近两年美中商品贸易的数额:

年代	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	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	美中贸易中美方的逆差
1989	57.554 亿美元	119.886 亿美元	62.332 亿美元
1990	48.072 亿美元	152.238 亿美元	104.166 亿美元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商务概览》1990年第5期。这仅是中美间商品贸易,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及其他收入未列在内。

中国的顺差比美国同整个东欧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还要多。美国方面必然会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估计中国方面也会尽力改善中美贸易间的不平衡。

从目前情况看, 与美国商品贸易中顺差最大的国家是日本, 1990年美日商品贸易中美国逆差410.7亿美元, 约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40%。造成如此巨大贸易逆差的原因并非都是美国产品缺乏竞争力, 日本的贸易壁垒也是重要原因。据1987年日本企画厅综合计划局的调查显示, 美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在同等价格条件下绝大部分项目均低于日本。如下表。

从下表看出, 家庭消费品中的相当部分美国比日本要低, 所以美国商品无法进入日本市场的原因与日本的贸易壁垒有很大关系。如果在90年代美日能就贸易摩擦达成协议, 日本向美国开放市场, 则美日间贸易不平衡会大大减少, 这将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从上述各方面的情况看, 美国的贸易逆差在90年代会得到解决, 但不会很快解决, 需要一个过程。估计在1995年或其后一二年中会解决。预计在90年代后半期, 美国的贸易状况可能在平衡线上波动, 不会出现大的赤字也不会出现大的盈余。贸易总值在GNP中所占的比例会呈微弱上升趋势。至2000年时, 进出口总值占GNP的比例估计在28%左右, 高于现在的25%。见图3。

假定与美国同等条件下, 日本的家计消费支出(全国劳动家庭)

	日本的家计支出额(日元)	美国的相对价格(日本=100)	假定与美国价格相等条件下的支出额(日元)	假定与美国价格相等条件下的支出额对现实支出额的比率
食品	74369	48	35697	72 (207868/ 289489)
居住	13748	77	10586	
电, 热, 水	17125	51	8734	
家具, 家务用品	12182	82	9989	
被服, 靴鞋	20176	84	16948	
保健医疗	6814	100	6814	
交通, 娱乐	25269	69	17436	
教育	12157	145	17628	
其他消费支出	79699	74	58601	
合计	289489		207868	

资料来源: (日) 企画厅综合计划局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基本战略——日本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展望》,

中译本，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页。

图3实线是进出口总额占GNP的实际比例。虚线是这个比例的模拟值（图3略）。

三、政府财政状况分析

从战后的情况看，美国政府在50年代执行的是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除衰退年外财政收支一般有所结余。美国政府在60年代以后执行了以刺激总需求达到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政策，由此，美国政府财政收支历年都出现赤字。80年代以后里根政府变以刺激总需求为目的的财政政策为以减税刺激总供给达到经济增长为目的的财政政策。但由于预期的政府收支并未实现，结果造成了更大的财政赤字，1983年财政赤字达2078亿美元，1986年更是高达2212亿美元，1989年降到1343亿美元，但1990年又上升到1660亿美元。现将1981年到1989年间美国政府支出中增长较快的几个项目列于下表中。

	国际支出	一般科学技术支出	医疗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	净利息支出
增长率	8.5%	9%	10%	6.6%	12%

资料来源：据199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数据计算得出。

其中科学技术的费用数量不大，且属必要的支出。数量最大的当属国防费用，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在20—30%之间。美国的国防开支占GNP的比例1950年为5%，朝鲜战争中曾增加到13%以上，以后虽有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70年代末期降到5%以下，80年代中期有所上升但而后又下降，1990年约占GNP的5.7%。由于冷战已结束，美国没有必要再维持像过去那样大的军事开支，但考虑到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压力以及避免给社会经济造成较大震荡，估计近几年内美国国防开支不会大幅度下降。军费最终可能会降至占GNP比例的4%左右。

另一项增长速度较快的支出项目是医疗保健，其中浪费比较严重，若采取适当措施这部分费用的增长应会减缓。

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同GNP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当。这部分支出也是无法大幅度削减的，因为会引起社会问题。而实际上这种支出在某种程度上又造成社会问题，它虽然保障了失业者的生活，但从某种意义上又鼓励了失业。如能将这部分支出同某种义务相结合可能会发挥更好的社会效益。

美国政府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的是净利息，即为政府债务所支付的利息。这部分支付是最应该削减而实际上又最不可能削减的部分。1990年美国的国债已达32063亿美元，为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8.7%。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国债每年至少递增2000亿美元以上。这种情况在最近二三年内不可能有所改善，这更加重了政府为国债所支付的利息。1990年美国政府所支付的利息为2064亿美元。

巨大的政府赤字必然影响投资。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储蓄。但是，由于政府的巨大赤字吸收了私人储蓄，造成了投资的减少。政府的巨大赤字还吸收了大量外国流入的资金。1990年联邦政府付给外国人的利息是388亿美元。从80年代的情况看，私人储蓄总额与总储蓄额的差额每年都在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支付的净利息（指美国政府支付的利息减去美国政府的利息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81年为2.25%，1990年为3.37%。这一时期支付利息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6%，而同期GNP的增长率则为6.7%。

1950年时美国的国债为GNP的90%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军费造成的，以后美国国债占GNP的比例逐年下降，至70年代后期大约占GNP的35%左右，而目前这个比例已上升到近60%。1981—1990年国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

如果在未来10年中继续以这个速度增加,则在2000年时国债将大大超过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对于国债对经济到底有害与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债务归根到底是欠纳税人的,所以绝大部分的国债是自己欠自己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可能以拥有债权来取代其他占有资产的形式。这些人也许认为储蓄财产与其采取占有实物资本形式不如持有国债,这就意味着人们拥有实物资本的股票要比没有国债时少。因而,用于生产的实物资本就减少了。并且,债息的支付额可能十分庞大。如果政府债务巨大,政府必须付给债权人巨额利息,这会使政府预算中的支出金额大规模膨胀。如果政府不通过增税增加收入,它就可能不得不向公众借债以支付巨额开支,于是就会发生恶性循环。这就意味着债务不断加重,从而利息费用日益增加。

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二种观点所描述的状况已经发生。对生产的影响现在也有所反应,如前所述,美国私人投资净额自1984年以后一直未能重新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可以肯定,国债以目前这种速度增长,肯定对未来美国的投资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面临国债严重的局面,政府除了增税外,就是多印纸币了。一旦采取这种办法,其后果就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严重损害已为历史所证明。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可能解决。1985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由参议员格拉姆、拉德曼和霍林斯提出的“1985年平衡预算和紧急控制赤字修正案”(即格拉姆—拉德曼法案),规定从1986财政年度到1990财政年度,财政赤字的最高限额分别为1719亿美元、1440亿美元、1080亿美元、720亿美元、360亿美元。1991年度实现预算平衡。但是,实际的执行情况是财政赤字大大超过规定。而规定要实现预算平衡的1991年的财政赤字目前预计为2822亿美元。1992年的财政赤字估计将为3483亿美元。1990年到1992年财政赤字预计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5%。比1981—1990年的年平均17%的增长率还要高出许多。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下去,200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是个难以想像的数字。

美国政府将财政赤字分为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周期性赤字是指由于失业率超过通货膨胀率的临界点时导致的赤字;结构性赤字是指从全部赤字中扣除周期性的财政赤字后剩下的部分。按美国政府估计,当前的通货膨胀率临界点的失业率为6.5%。从近几年的情况看,1987—1990年的失业率均低于6.5%,也就是说这几年没有周期性赤字只有结构性赤字。而这几年中财政赤字最少的年份是1987年的1497亿美元。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份	失业率	财政赤字(亿美元)
987	6.1%	1497
1988	5.4%	1551
1989	5.2%	1534
1990	5.4%	2204

资料来源:1990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如果以近几年的数字推测未来10年的情况,可以估计,即使是经济繁荣的年份,结构性赤字最低也会在1500亿美元左右,如果再综合考虑经济衰退年份的情况,平均下来90年代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至少要2000多亿美元。由此推测,2000年美国的国债将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甚至可能超过6万亿美元。总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债会继续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也无法解决。

四、结 论

在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做估计时,我们的基本前提是假定未来10年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现将结合国民生产总值的分析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做一下展望。

1950年到199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883亿美元增长到54651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67%,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3.15%。1980—1990年的年实际平均增长率为2.7%,1982年和1990年同是衰退年,1982—1990年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3.5%。

从GNP的波动幅度看,80年代的波动幅度在变小。50年代最大的波动幅度为15.5个百分点,而80年代最大的波动幅度为8个百分点,1985年以后的最大波动幅度只有2.8个百分点。80年代波动的频率也大为减缓。

在上面讨论的几个问题中,投资同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最为密切,投资直接影响GNP的增长。在对外贸易中,进口同收入有关,收入越多,进口可能越增加;而出口主要同国外的需求有关。一般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同国民生产总值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会间接影响GNP。

90年代美国投资会有进一步增长,净投资会恢复或超过1984年的水平,这会推动GNP的增长。

随着东欧国家对西方依赖的加深,日本向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的外贸状况会有所好转。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环境走向和平,美国军费开支将会有所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也会因此有所抑制。虽然美国解决不了财政赤字问题,但军费的减少会抵销一部分财政赤字,这无疑会对美国经济起到积极的影响。

90年代美国经济基本环境比80年代有所好转。90年代经济波动虽然有但不会太剧烈,估计会在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各出现一次波动,振幅不大。美国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年实际平均增长率大约在3%。

以上的分析与判断只是根据现在所能找到的材料进行粗略的计算,它正确与否只有等待未来去检验了。

附录:(略)

美国军费削减对经济的影响

萧 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

随着冷战结束与近年来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美国发挥了40年作用的遏制战略已经需要重新考虑”。美国人又一次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如何用新时期的“和平红利”来重振经济和维持自己的国际地位?连年裁军对于经济有何影响?

一、军费削减与短期经济动荡

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比较顺利,美国军费比重下降。80年代由于两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里根强硬路线,美国军费开支迅速上升。1981年国防预算为15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6%),1989年继续猛增为3036亿美元,增长几乎一倍。(1)但是1990和1991年国防预算却分别比前一年下降1.7%和2.6%。布什总统与国会还计划1995年以前每年削减相当于预算2%的军费。这样,1995年军费将比1989年减少35%左右,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是4%,成为战后最低水平。许多政界军界人士预测国会将会削减更多。根据1992年预算咨文的预测,1996年以前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降到3.5%,比12年前(1986)6.6%减低46%。(2)

这些数字的背后将是:五角大楼在1995年之前关闭它1600个海外军事设施中的1/3;(3)军队兵力将减少1/4,即50万现役军人;(4)美国国防产业雇员将从目前的350万减至150万。(5)到目前为止,为执行1989年《基地关闭和调整法》而关闭或调整的国内基地已超过141个,(6)海外基地关闭调整已超过93个。(7)就军费削减而言,1991年度军费预算已比白宫要求的数字少176亿美元;核战中确保通讯的“卫星计划”从10亿美元削减为0.6亿美元;“星球大战”反导弹防御研究计划也从布什总统要求的49亿美元削减为31.5亿美元;1991年度武装力量将裁减8万(国会要求12万)。(8)

裁军对有关厂商的冲击 对于产业界来说,裁军对不同的厂商有不同的影响。美国军事承包商基本上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主要同军方并且几乎完全同联邦政府做生意的大公司。其中洛克希德公司、通用动力公司、马丁·马里亚塔公司和格鲁曼公司的军事销售比重分别是91%、87%、75%和70%。第二类公司是也能生产大量民用产品的大军事承包商。其中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雷锡昂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军事销售比重分别为60%、55%和20%。第三类公司是那些设有军用产品分部的公司。其中通用电力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军事销售比重分别为16%和4%。第四类公司是为主要承包商提供零部件及有关服务部的企业。(9)

对于第一、第二两类公司来说,今后若干年内将会受到很大冲击,能够幸存下去的公司不会很多。例如在飞机骨架制造方面,美国大多数分析家认为现有的七家公司到90年代末最多只能剩下二、三家。具体地说,由于军费削减,A-12型战斗机570亿美元订货已被取消,沉重地打击了通用动力公司和麦克唐奈·道格拉斯公司及有关辅助性承包商。军费削减对于第三类公司的影响不会很大。这类公司长年多样化经营,转产改行的适应能力较强。80年代美国企业第四次合并浪潮中,许多公司已通过压缩、割卖、并转等改组办法甩掉了效益不高、前景暗淡的部门。例如固特异公司、霍尼韦尔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等。裁军对第四类公司企业的影响较难估计。万全证券公司专家,估计5年前美国这类厂商约有12.5万个,但如今只剩下2.5万个,而且再过5年它们之中还将有一半不得不放弃军用品生产任务。

裁军对失业及收入分配的影响 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16岁以上人口1.83亿左右,其中劳动力1.2亿,就业人数1.11亿,失业0.08亿。就业人口中,民间就业比重与军队就业比重之比为67:1。(10)

裁军使美国近几年军事就业机会迅速减少。1987年美国现役部队人数为220万,1990年降为200万,而到1995年将进一步减至150万。裁军对军工产业雇员压力也很大。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估计,美国从事武器生产的工人约50万,国防部从事军事订货等管理工作的雇员约275万。(11)军工产业工人中估计有10%会遭淘汰,而且很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国防部雇员中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与民用工业的工作没有区别,比如开卡车

或编写计算机程序之类。这些人要是被解雇，重找工作不会很困难，但会大大加剧劳工市场的竞争。这类人将有20万左右需要另谋生计。由于这类人士长年工作条件安定而优越，很多人薪俸较高，大权在握，一旦失势而被抛入动荡多变的劳工市场，势将饱尝世态炎凉。据统计美国物理学家的38%，航空航天技术人员的61%为国防部高薪聘用。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现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劳伦斯·科布认为美国10年内全部国防产业的机会将减少200万。(12)大约每年减少20万个就业机会。这对于长年800万失业，600万人找不到全日制工作的大国虽然不算很大，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小看。因为净失业的影响会超过数字本身的许多倍。许多美国人对此忧心忡忡实在不无道理。

失业问题还会因下列因素而恶化。第一，失业压力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厂商身上；第二，这些压力集中在长期因军事订货而受惠较多的社区；第三，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1990年5月份失业率已高达6.9%，857万人，创1982年以来纪录。

战后美国南部、西部依靠军事订货使许多荒僻的乡村、残破的小城变成了喧嚣的城市。例如加州的圣地亚哥就是一例。该市政府军事拨款增长率占全市收入的1/3左右。裁军对于这类社区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近年来大批国内军事基地的撤除已经使得密歇根、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加利福尼亚等州的许多社区处于动荡之中。

二、“和平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

裁军短期内已给美国经济带来许多问题，引起一场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调整。长期看，这一调整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

预算结构调整与私人资本形成 私人投资包括厂房、设备投资。军费削减对于资本形成的影响取决于当局如何使用“和平红利”，即裁军后的预算结余。美国当局不外有三种选择：

第一，增加非军事性预算支出。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一度每年分别要用1500亿美元和500亿美元巨款来保卫欧洲和北太平洋。(13)随着冷战结束，这笔巨款有可能被转用于国内“逐渐衰落的城市，紧缺的住宅，千疮百孔的公路，年久失修的桥梁，被忽视的儿童，半文盲的劳动队伍和学校的不景气。”(14)

军事支出转为非军事支出对于资本形成的影响不会很大。虽然生产军用商品劳务的厂商投资减少得较慢，生产非军用商品劳务的厂商投资增加得较快，但是这种结构变动终会大体抵销，不大会引起资本形成总量变动。事实上军工厂商和非军工厂商几乎具有同样的投资倾向(inclinations)，因为产品的劳动资本比例应该大致相同。(15)但是，如果军费削减集中于资本比重过高或低于军工资本平均水平的时候，私人资本形成也可能不会完全等同于军工资本的减少。但就长期情况看，资本的这一转移势必减少经济资源扭曲性的使用，从而为要素供应留有较大余地。

第二，减轻税负(a matching tax cut)。由于财政拮据，布什总统已于1990年6月不得不放弃他在竞选中作出的不增新税的保证。国会也于1990年10月通过了今后5年增税370亿美元的法案。但是，如果今后5年内五角大楼能够顺利削减1700亿美元军费甚至更多，则美国纳税人的负担有可能大大减轻。因为单是这笔巨款的利息支付节余即可达数百亿美元！(16)

减轻税负不外有两个途径：其一是降低(或不再提高)边际税率。1990年增税法案曾将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税率从28%提高到31%，“和平红利”有可能使之反向变动。其二是增加税收抵免、应税收入扣除、税收支出之类。降低所得税税率对于私人资本形成有较大促进作用，因为这可以增加新厂房设备投资的税后收入。降低个人所得税可以增加个人工作与储蓄的积极性，并增加个人投资，如股票、债券投资的税后利润收入。

第三，削减联邦预算赤字。80年代美国赤字累积超过3万亿美元。赤字弥补只能靠外

资流入或争夺国内民用资金,从而降低国民储蓄,抬高实际利率。国民储蓄等于私人储蓄减去联邦赤字,是私人资本形成可动用资金。减少赤字可以增加国民储蓄。平抑利率则能鼓励国内投资,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并减少对外利息支付。\$为实行1985年预算平衡法,和平利润的大部分有可能用于削减赤字。据研究,降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1%的赤字,到下一世纪中期便可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加快3.5%。(17)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因此90年代中期如能基本上平衡预算,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因此加快10个百分点。(18)

非军事预算支出增长与全部要素产出率 “和平红利”可用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美国经济学家阿绍尔(Aschauer)的研究表明:政府军用资本品支出,不论是建筑物还是设备,对于私人部门全部要素产出率的增长都没有促进作用;而政府民用公路、机场、供水与排污系统等基础设施的支出都能有效地促进全部要素产出率。改进后的高速公路可以快速与可靠地完成各种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及时流转,可以鼓励厂商采取各种先进的管理技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例如零仓储管理(JIT)等。(19)

“和平红利”也可用来提高教育质量,从而促进产出能力。过去20年中,美国大学科研设施拨款实际上下降了95%!(20)经济学家毕肖普(Bishop)引用大量数据证明:下降的教育质量是美国70、80年代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目前美国人“对教育问题的实情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两年前所没有的”,“这个国家愿意接受的变革甚至比几年前还要多”。(21)有教育总统美称的布什总统和各州长已经议定教育改革的六大目标。然而不管什么改革,不增加经费总是困难。教育质量的提高取决于师生比率、学期长度和教师工资水平,哪一项都离不开美元。1987年联邦教育经费29.7亿美元,仅为当年军费的1/10。1991年已经上升到42.8亿美元,明年(1992年)预计增为45.3亿美元。(22)

“和平红利”还可以用来加速科技进步。根据罗森贝格(Rosenberg)的研究,美国国防部自1960年以来研究开发经费长期占联邦研究开发经费的一半以上。若将能源部、航空航天部有关国防的研究开发经费计算在内,则美国军事性研究开发经费要占联邦这种拨款的绝大多数,甚至在1982年高达97%!(23)

削减军事性研究开发经费能否加速技术进步取决于民用研究开发投资的增长所产生的效益能否抵销或超过削减军事性研究开发经费所产生的效益损失。因为军事技术也可以转为民用技术。为此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军事性研究开发和非军事性研究开发哪一种更能有效地提高全部要素产出率?第二,如果后者更有效,则前者的削减能否导致私人非军事性研究开发的实际增长?

赞成军事性研究开发的人常常过于强调军事性研究开发中突破性成果对于民用技术的促进作用。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现代军事技术高度专业化和不计成本这两大特征,使得军事技术很难转移,有的“硬件”(如建筑工事等)几乎不可能转用。至于军事订货对发明的促进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自发产生与发展的现代技术比比皆是。更有力的事实是:私人项目比政府项目更讲究多快好省;私人项目不会像政府项目那样产生“挤出效应”和经济扭曲。政府项目为吸引稀有人才,往往高薪聘用,不顾市场价值规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联邦军事性研究开发经费的削减能否有效增加私人研究开发投资?

如果当局将预算节余用于大学、厂商的基础研究,则这一转移本身即可以弥补与超过削减军事研究开发经费的损失。因为军事研究主要是利用现有科学知识发展新产品新工序,较少涉及基础性研究。而基础性研究对于全部要素产出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如果当局采用减税或降低赤字,则私人研究开发投资势必能够增长。因为减税能降低这种投资的税后成本;降低赤字则能平抑偏高的实际利率,减少利息支付;投资成本降低能使

企业较多注意长期目标；而较多注重长期目标能较快提高要素产出率。（24）

三、“化剑为犁”与美国经济前景

经济计量学研究表明：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1%，军工产品总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就会下降1.38%。有关产业比重的下降将分别是：军需品10.5%，飞机产业8%，通讯设备产业4.1%，运输设备业3.6%，政府产业3.6%。（25）鉴于美国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5年内将下降2个百分点，而且5年后比其10年前将减少3个百分点。因此美国经济能否在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国际影响的前提下承受上述压力，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

经济调整能否顺利 1950年以来，美国经济曾经适应过两次大的军费削减。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以后，军费支出急剧下降了730亿（按1982年不变价格计算）美元，引发了一场经济衰退，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75美元，下降3.1%。然而到1956年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便很快超过了此前（1953年）峰值。（26）第二次是在越南战争以后。1968年至1975年，军事支出下降了900亿（按1982年不变价格计算）美元。（27）这次军费削减是1969—1970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也是1973—1975年危机的原因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68年到1975年，美国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增长了700美元，增长5.9%，相当可观。此外1973—1975年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率几年中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90年代军费削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预计会小于前两次。理由是：第一，美国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远远小于前两次。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这一比重分别是13%和10%。（28）而90年代前后仅为5—6%。第二，这次裁军的渐进性比较强。裁军过程实际上从1988年即已开始，到90年代中期以前每年削减幅度不算很大，而且当局有一定的主动权。缓冲期较长有利于经济调整顺利进行。第三，美国军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已经今非昔比。50、60年代美国经济剩余或曰未充分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比重高达15%，（29）军事支出这一追加需求可以产生很大的预算乘数效应。因而一旦削减，经济动荡便很大。而现在美国经济已经不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过大，80年代中期以来供应学派的一系列改革已经使得美国市场经济对于政府需求刺激的依赖性大为降低。

有关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也可以说明这次经济调整将会比较顺利。《幸福》杂志认为：美国经济9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为2.5—3%，与70年代80年代大致相同。联邦预算赤字到2000年有可能减少到零。今后10年中会发生一次经济衰退。（30）美国经济学家斯罗普（Throop）利用美国数据库公司（Data Resources, Inc）的数据和季度模型模拟了1990年以后5年乃至下一世纪的美国经济增长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实际军事支出5年内削减20%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在整个90年代要比军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要低一点；但到2005年前者将会略高于后者；而到2015年时前者将会比后者高出3.3%。（31）

军费削减与美国国际经济地位 二次大战以后，美苏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军费开支过大，经济发展受到压迫是两国经济相对衰落的重要原因。里根时代美国巨额国防预算在最后关头对于冷战的结束也许起了某种作用，但是整个胜利的代价也的确可谓怵目惊心，贻害无穷。美国经济学家戴维·黑尔最近指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的份额已经第一次降到19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致于美国又回到伍德罗·威尔逊当政时的境地。当时美国人曾经拒绝了一次领导世界的尝试。

今天美国又一次处于是否领导世界经济的关头。虽然美国仍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但是生产增长缓慢，国民储蓄低下，巨额外债和联邦赤字等等，正在使美国丧失“帮助”解决世界

问题的能力，并且严重地损害着美国在大国俱乐部里受到的尊重。一个拖欠国际核心组织——联合国会费（而且已高达5—6亿美元）和处处哭穷的国家无法指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90年代乃至下一个10年美国的重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将不是重建尼加拉瓜、东欧和柬埔寨，而是重建“被遗忘了的美国”。19年前当麦戈文呼吁美军“回家”时，人们都认为他很天真。然而今天的收缩却无疑是一识时务的明智之举。

美国90年代大幅度削减军费是在日本、南朝鲜和德国正在争取获胜的经济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为维护其实力而必须进行的一场大调整。牺牲美国的国内重点而把赋税收入用来保卫美国的竞争对手到底有什么意义？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呼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科技、基础设施、削减赤字、减少外债，并且不想为此而增税！因此，通过收拢罩在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头上的花销太大的军事保护伞来获得上述款项就更具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如果华盛顿将所削减军费有效转用于发展本国经济，那么日本和德国将不得不把他们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较多地用于自己的防务，这就可能削弱他们的国际经济竞争能力。因此美国的“化剑为犁”对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作用可谓一箭双雕。

当代世界经济正处在一场大的经济变革的早期阶段。这场变革将比工业革命更为深刻。它将使世界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大规模制造业为特征的国别经济时代，过渡到靠信息推动的全球经济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实力将会变得不那么容易转移，不那么有形，而且也不那么具有强制性。几十年后历史学家们也许会对这场世界性裁军评论作结。美国大撤军有可能被视为罗马的衰亡和大英帝国的没落在20世纪的翻版，但是这种比喻看来很难成立。

注释：

（1）1991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第287、377页。

（2）金森久雄和山川浩市：“把世界军费开支的50%改为政府开发援助”，《日本经济新闻》，1991年5月15日。

（3）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语。美联社华盛顿1991年7月30日英文电。

（4）（12）詹姆斯·拉尼根：“冷战后时代的新型美军”，《洛杉矶时报》，1990年9月16日。

（5）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布鲁金斯学会会员劳伦斯·科布语。新华社联合国1990年9月16日英文电讯稿。

（6）美国国防部长切尼1990年1月29日宣布。路透社华盛顿1月29日英文电。

（7）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威廉斯1991年7月30日宣布，美联社华盛顿7月30日英文电讯稿。参见注（8）。

（8）查尔斯·阿尔丁杰：“切尼对国防部国会达成2883亿美元1991年度国防预算表示满意。”路透社华盛顿1990年10月22日英文电。

（9）本自然段有关数据见于1991年3月11日《上海译报》。

（10）1988年《美国统计摘要》第364页。“军队就业”仅指现役军人。

（11）（28）戴维·罗森鲍姆：“武器制造商和军方面临一个新的转折时期”，《纽约时报》1991年8月4日。

（13）（14）凯文·菲利普斯：“应当把军队撤回来以便打赢经济仗”，《洛杉矶时报》，1990年3月4日。

（15）（18）（23）（31）C. Alan Garner：“The Effect of U. S. Defense Cuts on the Standard of Living”，（美）《经济评论》（*Economic Review*）1991年1—2月期。第45—46页；（20）（40）；第46页；（23）；第47页；（32）。

- (16)“美参众两院通过历史上削减赤字最多的预算”，路透社华盛顿1990年10月27日英文电。
- (17)1989年美国国会预算局(CBO)中期预测。
- (19)即 Just-in-time inventory management. 一种新式管理技术。特征是尽可能使原材料进厂、生产过程与产品交付直接衔接。可节约资本占用与仓储管理费用。
- (20)萧琛：“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现实与政策选择”，《世界经济》杂志1991年第7期。
- (21)吉姆·本西文：“教育部长谈教育计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1年8月27日。
- (22)1991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第377页。
- (24)可参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的著述。
- (25)金森久雄与山川浩市：“把世界军费开支的50%改为政府开发援助”，《日本经济新闻》，1991年5月15日。
- (26)(27)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和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conomic Review*, 1991年1—2月期，第34—37页。
- (29)(苏)R. A. 法拉马江：《美国军国主义与经济》，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38页。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室译。
- (30)1990年3月26日日期《幸福》(*Fortune*)杂志：“美在90年代将是世界上真正的超级大国”。

美国的外贸地位和前景

李长久

作者单位：新华通讯社国际部

一、从盈余到逆差

20世纪头70年，美国对外贸易几乎年年有盈余。1900年，美国出口额为1.5亿美元，进口额为9.3亿美元（其中进口黄金和白银占8000万美元），盈余5.7亿美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几个大国中唯一没有遭受经济破坏的国家。1919年，美国外贸盈余达到4.5亿美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和日本等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国家为加速经济恢复，增加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美国商品出口急剧增加。1948年美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战前1938年的13.5%增加到21.8%，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从8.5%上升到11.3%，美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1)。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1991年10月9日在美利坚大学举行的关于“美国、日本和新的国际关系”的会议上说，自1950年以来，出口商品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几乎增加了10倍——从当时的1.5%增长到1990年的12%，商品出口额从103亿美元增加到4000亿美元。

美国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到1971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27亿美元的逆差。从1971年到1990年的20年内,美国对外贸易有18年出现逆差,其中1987年美国外贸逆差高达1570亿美元。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1年3月26日提供的数字,1990年美国商品出口额达到4210亿美元,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位,但商品进口额达5150亿美元,因此,外贸逆差仍达940亿美元。

美国对外贸易由盈余转为逆差,归根到底是由于美国许多商品竞争力下降。而商品竞争力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生产成本过高。这些又同美国国内储蓄率、积累率和投资率都低于日本等主要竞争对手有关。据美国劳工部1991年8月21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提供的数字,1990年,日本和德国西部地区(原西德)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上升了3.7%和3.4%,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上升2.5%。近些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不到6%,而日本却保持在25%左右。到1989年3月31日为止的12个月中,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但日本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214亿美元,已超过美国公司(4948亿美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然条件较好,虽然遇到了来自西欧和其他农产品出口国的竞争,迄今美国农产品出口仍居优势。美国粮食产量在世界粮食产量中的比重,1984年占35.2%,1986年占30.3%,1988年仍占20.6%。粮食出口量,1984年超过1亿吨,1986年为8410万吨,1987年仍达8330万吨。1989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40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11%以上。美国劳务业对外贸易从总体上看也还处于优势。但是,除农产品和劳务业外,从传统工业产品到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和竞争。

据苏联的《美国》杂志1990年第4期提供的资料,目前外国商品在美国国内市场占有率:皮鞋占68%,服装占53%,钢材占23%。据德国《明镜》周刊提供的数字,1965年美国生产的汽车占全世界汽车产量的45%,进口汽车在美国国内汽车市场的比率不超过5%。1990年仅日本汽车就占据了美国国内汽车市场的29%,美国对日4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75%是进口日本汽车所致,其中进口日本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分别占50%和25%。1965年民用飞机市场实际上由美国的波音、麦道和洛克希德等航空公司占据。1990年,洛克希德公司一架飞机也没有卖掉,而欧洲“空中客车”飞机在世界大型客机市场上所占份额却从1985年的17.5%上升到28.7%。1970年美国家用电视机90%是美国公司生产的,而现在只有10%是美国厂家生产的。

美国在诸如航天、航空和超级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仍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技术竞争力的下降,特别是某些高技术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1981年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盈余达270.3亿美元,1986年出现7亿美元的逆差。随着1985年西方七国达成关于货币汇率的“广场饭店”协议,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形势趋于改善。1988年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盈余达80亿美元。但美国一些高技术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已明显下降。10年前在美国销售的计算机中有94%是美国公司生产的,现在美国产品仅占66%。美国公司在半导体市场上本来拥有绝大部分份额,而新一代芯片开发却使日本公司攫取了世界一半以上的半导体市场。1975年以前,世界10大半导体制造公司全部都是美国的,到1987年,头10名世界最大半导体制造公司中的7个已经是日本公司。世界第一台磁带录相机是美国公司生产的,但美国公司却不能生产消费市场上的获利产品。在文传机和尖端机床等高科技产品市场上,美国已经丧失了国内生产能力,越来越依靠进口。高清晰度电视的开发,目前在日本和欧洲已经进入实用试验阶段,而美国还在寻找推进这种研究和开发的合适机制(2)。

在军事技术方面,美国高技术武器所需要的零部件越来越依赖日本。据美国国防部1990年3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分析,在20项极其重要的、同防务有关的技术中,美国已在半

导体技术、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超导技术技术和光子技术等5个方面落后于日本。在1991年初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的一些激光制导武器中,有80%的零部件是由日本的200家公司生产的,这些公司中包括:东芝公司、三菱电机公司和住友电气工业公司等(3)。

此外,美国对外贸易从盈余转为逆差,与美国过度消费也有重大关系。

仍处优势地位

所谓美国对外贸易从盈余转为逆差,这是按现行外贸统计计算的,而现行外贸统计排除了在国外的美国公司的销售收入。如果全面计算、衡量,美国对外贸易仍处于优势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作用日益扩大。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到1988年,全世界已有两万家跨国公司,它们分别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多万家子公司。雷蒙德·弗农在其1977年出版的《跨国公司上空的风暴》一书中指出,“世界上的跨国公司有半数以上是美国公司”,“这些公司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些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在它们企业中所占比重也日益增大。”(4)1988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内外的销售总额达55572.8亿美元,比1984年增加45.5%,比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多14%;同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的销售额为12039.14亿美元,比1984年增加58.4%,相当于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6.7%(5)。

美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渗透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各个行业,其中仍以欧洲为重点。1988年美国在欧共体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40%左右。80年代以来,美国对西欧、日本的投资越来越集中在新兴工业等重要部门,目前西欧生产集成电路的95%、电子计算机和检验计算器的80%、半导体的50%和小汽车的40%,都为美国资本所控制(6)。

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和西欧国家的跨国公司发起了兼并美国企业的强大攻势。到1988年底,外国公司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累计额(3288.5亿美元)第一次超过美国公司在国外的直接投资累计额(3269亿美元)。欧洲公司在1987年和1988年两年内购并美国企业的交易501项,金额达709亿美元,超过美国公司购并欧洲公司的数量和金额。特别是日本公司对美直接投资的急剧增加、大举购并美国企业,已引起美国政界和经济界的不安。

但是,迄今美国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能力仍处于优势。据统计,1978年,在世界500家最大工业公司的销售额中,美国占52.9%,日本占10.4%,西德占8.9%;在销售收入中,美国占68.1%,日本占5.1%,西德占4.4%。1985年,在世界6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销售额中,美国占50.9%,日本占13.9%,英国占11.2%,西德占7.7%(7)。《幸福》杂志排列的1990年世界500家最大工业公司中,美国有164家,约占1/3,在前10家最大工业公司中美国占6家。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综合起来统计,直到现在美国对外贸易,不仅没有逆差,而且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盈余国。美国官方统计,1986年美国同欧共体的贸易额为1300亿美元,美国处于逆差(226亿美元)地位。但是,据美国《外交》季刊援引专家们的计算,这一年,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在当地销售额为5000亿美元,欧洲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在当地销售额为3250亿美元,两者相差(1750亿美元)超过双边贸易额,美国具有明显优势。

据西方报刊提供的资料,1984年,在日本的300家美国最大公司在当地销售额为439亿美元,而在美国的日本公司在当地销售只有128亿美元,两者相差(311亿美元)几乎等于日本对美贸易盈余(312亿美元)。1989年,在日本投资的2000家

美国公司在当地的产值超过当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额（490亿美元）。

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甚少，而美国跨国公司的活动却遍及这些国家，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跨国公司所属子公司的产品。例如，1982年墨西哥出口的制成品中有1/3是美国跨国公司所属子公司在当地生产的。新加坡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有50%以上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的。

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3月30日发表的《贸易额计算中的骗局》一文指出：“如果美国的贸易差额按所有权国籍而不是按所在地来衡量”，“今天美国的贸易盈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两种前景

美国对外贸易地位存在相对下降或继续保持优势地位两种前景。到底哪种可能性大些，主要取决于美国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什么政策和措施。

（一）美国能否保持在科技领域，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迄今美国在科技领域仍保持领先地位，但已经遇到日本的严峻挑战，日本采取“蚕食”政策，正在一点一点地夺取美国的“地盘”。日本通产省1989年版《产业技术白皮书》列举的数字表明，在目前已经商品化的40种高技术产品中，日本赶上或超过美国的已有36种。

为扭转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下降趋势，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1）加强对科技发展的宏观管理和协调。布什总统把总统科学顾问升格为总统科学助理，享有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同等的地位，参与国家经济和安全问题的最高决策。布什还批准扩大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编制和预算，并设立了总统科学技术顾问会议，作为总统咨询机构。

（2）制订中、长期规划，实施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美国政府根据海湾战争中运用高技术的经验，于1991年4月29日提出了包括材料加工、电子和光学技术等22项应当予以重点扶植的关键技术。

（3）增加研究和开发投资。在80年代，美国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开支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增加了60%，工业部门用于基础研究的开支增加了70%。1990年美国的研究和开发投资达1500亿美元，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用于研究和开发投资的总和还多。目前美国有72.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有4.1万个实验室和其他研究设施。但布什总统多次强调，为确保美国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将继续增加研究和开发投资，并动员私营企业扩大这方面的投资。

（4）改革和振兴教育。1991年4月18日白宫公布了布什总统的教育方略：《2000年的美国》。为改革和振兴教育，美国大幅度增加了教育经费。美国教育部长1990年8月23日向报界宣布，1989—1990年度美国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230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353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8%，比同一年度303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开支高出500亿美元。

（5）发挥高技术开发区的优势。到1989年底美国已有141个高技术开发区，占世界400多个高技术开发区的约35%。

高技术开发区将在开发和研制高技术产品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6）继续争夺人才。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采取各种措施，引进大批外国科学家，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后,美国将会继续通过运用和调整其移民政策,依靠其社会就业机会的自然竞争,在全世界取优汰劣,吸取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人才为己所用,这将是美国在科技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 美国能否实现产业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急剧下降。从战后到197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7%,在70年代,年均增长3%,在80年代,年均增长2.7%(8)。在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仍将高于美国,但由于美国经济基数大,在经济规模上日本还难以赶上美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是经济结构能否进一步高级化。

从经济结构分析,由于农地面积广阔和自然条件好,美国将在农业领域和农产品竞争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

从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看,变化也不大。据美国商务部1991年2月4日发表的报告显示,制造业的产值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82年的20%上升到现在的23.3%,与60年代美国工厂高速运转时达到的比重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同日本相比,美国传统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竞争不过日本;美国联邦政府连年出现财政赤字、公司和消费者债务不断增加,而日本则有充足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日本产业结构可能较美国更快地实现高级化,使美国在高技术产品、新产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 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

战后40多年来,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1)从倡导和奉行“自由贸易”转向所谓“公平贸易”,强调对等互惠条件,强化其贸易法的自我保护性。“1974年贸易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1985年9月里根总统发表了“贸易政策行动计划”,提出了美国政府的“自由与公平”贸易方针。在“公平”贸易后面有“超级301”条款和“反倾销税”的规定,前者是为了打开国外市场,后者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经过3年多的激烈争论,以1988年最终形成的《1988年贸易和竞争综合法案》为标志,使得“自由与公平”方针成为美国现行贸易政策的基石。“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强化了“1974年贸易法”中提出的“超级301”条款。根据这一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都要调查其他国家涉及公平贸易以及专利权和商标一类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实行情况。不解决关于“超级301”条款的争端,美国就可以实行报复性贸易制裁。(2)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多边贸易谈判转向加强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以解决贸易争端和冲突,并积极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的形成实现了美国贸易政策的重点由推动全球范围的多边谈判转向注重双边互惠关系,其重要标志是从积极推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到倡导美洲自由贸易区。到1989年,美国同太平洋彼岸的贸易额达3040亿美元,比美国同大西洋彼岸的贸易额多37%。因此,美国正在寻求建立同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协定。

美国对外贸易既有有利条件,又面临重大挑战。总的来看,在90年代,美国商品外贸逆差有可能减少。如果全面衡量,美国对外贸易仍将处于优势地位。

注释:

(1)(4)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

(2) 日本东京的世界和平国际研究所副所长佐伯喜一和高级研究员关茂隆1991年5月向美日关系21世纪委员会提供的论文:《合作和冲突:关于美日科技关系的思考》。

(3)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1年2月3日。

(5) 美国《商业现状》,1990年6月;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91年2月。

(6) 《世界经济》1990年第8期。

(7)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跨国公司在世界发展中的作用：趋势与前景》，1989年版。

(8) 美国《幸福》杂志，1991年春夏季特刊。

论美、日、西欧国际资本地位的新变化

孙海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美国、日本和西欧是国际资本运动的主角。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它们既是资本的主要供应者，也是资本的主要需求者。因此，探讨美、日、西欧在未来国际资本地位的若干变化，对于分析90年代世界范围的国际资本流动变化趋势是有益的。

一、美国国际投资地位的下降和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国地位的继续存在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美国曾君临天下。1981年美国的国际债权地位曾达到顶峰，对外净资产为1409亿美元。1982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1367亿美元。然而，时隔三年，到1985年美国竟转化为拥有1114亿美元净外债的世界最大债务国。1990年底，美国的对外净债务高达4121亿美元，五年中以年均30%的比率递增(1)。美国对外净债务增加的直接原因是外国资本流入美国的数量超过了美国资本向外输出额。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联邦政府长期存在着庞大的财政赤字和私人消费的过度增长，造成了国民储蓄率偏低和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1990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为2200亿美元，1991年估计为2800亿美元，1992年预计将升至3600亿美元。另外，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不断降低，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现已降至4%以下。长期偏低的储蓄率与不断膨胀的社会总支出相结合，造成了美国储蓄缺口的拉大和资金供不应求的状况。

这种失衡的基本经济结构在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表现为美国外贸逆差的日趋扩大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或者说，美国人借外国人的钱来购买外国人的货物。这导致美国国际投资地位的下降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本供应者地位大大削弱，从而成为最大的资本净输入国。尽管从海外直接投资存量(即累计余额)看，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1990年底为4215亿美元)，但是从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量)看，美国则被日本超过，在1980—1989年10年中美国海外直接投资增加量为1821.9亿美元，同期内日本海外直接投资增加量为2209.1亿美元。近几年的情况就更加突出，1985—1989年美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量为1586.1亿美元，日本则为1819.5亿美元。(2)

1990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之中，市场需求疲弱，私人投资和消费有所减少，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所增加，而外国在美投资增量减少，甚至有抽回资本的现象。在1990年，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分别增加514亿美元和321亿美元，私人银行贷款增加5亿美元，官方资本输出增加59亿美元，使美国在1990年的资本输出总增加额为915亿美元，超过了外国资本输入美国的增加额(640亿美元)，从而使美

国的国际投资地位略有改善，对外净负债额比上年减少274.9亿美元。（3）

然而，在短期内美国以“双赤字”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关系的失衡是难以得到纠正的。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以及由此产生的资金不足的状况将继续存在。这是制约90年代美国对外投资增长、改善国际投资地位的基本因素。美国在未来国际投资格局中，一方面将保持对外投资的一定增长，另一方面将继续吸收大量国际资本，成为国际资金的最重要流向。

二、日本将继续扩张海外资本输出但增长率将比80年代低

在8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其对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由1979年底的329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底的3107亿美元，11年中增加了8.4倍，每年平均递增22.6%（4）。这使日本的海外投资地位显著改善，成为世界性的国际投资大国。在90年代日本海外投资将是怎样一种势态？这取决于：（1）曾经支撑和促进日本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是否在未来继续起作用，作用强度如何；（2）90年代日本国内和国际经济的重大变化与调整对日本海外投资的影响。

1. 国际贸易顺差仍将是日本扩大资本输出的重要物质基础和资金来源。

据日本经济学家计算，日本对外输出资本的资金来源中，约有55%是来自经常帐户顺差赚来的钱，约有45%是来自日本的银行和企业的向外借款。（5）在80年代日本的外贸顺差累计总额高达5250亿美元，经常帐户盈余总额为4153亿美元。（6）庞大的国际收支盈余资金支撑了日本海外资本扩张，尤其8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外投资的增长幅度更加明显。在1986—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投资增加额达1703亿美元，相当于1951—1985年35年中日本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2倍多。

近年来，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加剧，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开始实施扩张内需、开放国内市场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在这种政策努力下，日本的外贸顺差和经常帐户盈余有所回落。例如，日本的经常帐户盈余由1988年的772.7亿美元减至1989年的534亿美元；外贸顺差也由1988年的953亿美元减少到1989年的700亿美元（7）。在90年代，这种政策努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日本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增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日本经济结构与发展政策的调整，只会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与活力，而决不是要使外贸顺差消失。日本的社会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其国内市场容量的基本状况不会因政策调整而发生改变，因此，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剩余资金将继续大量存在。以此为基础的对外投资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2. 日本国际金融地位的上升，将大大加强其海外投资的能力。

一个国家对外输出资本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国内剩余资金的积累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国银行系统在国际金融市场筹措和运用国际资金的能量。1986年以来，随着国内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日元的升值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日本银行跨国融资能力大为增强。在跨国资金运用方面，日本银行对外资产余额已由1983年底的3530亿美元猛增到1988年底的17564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7.8%，美国银行对外资产在1988年底则为6889亿美元，仅为日本的四成弱（8）。海外资产的膨胀，表明日本银行机构以贷款、投资（包括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方式向国外输出资本的增长，成为日本整体对外投资扩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持力量。

在跨国筹资方面，日本在国际银行信贷和发行国际债券两种渠道进行跨国筹资的地位和能力，近几年大为增强。从国际银行信贷看，借款者主要是几个工业大国。1983年国际银行信贷总额为7205亿美元，各国借款比例为：美国24%，日本19%，英国10%，西德9%。在1989年9月底为止的一年内，国际银行信贷总额为14022亿美元，其

中,日本占34%,跃居首位,美国占12%,法国占9%,西德占7%,英国占6%。从发行国际债券筹资情况看,1989年9月底国际债券发行累计总量(存量)为1249.6亿美元,其中,日本发行余额为255.6亿美元,占20.5%,美国1669.8亿美元,占13.4%。1989年当年国际债券发行总额(增量)为164.2亿美元,其中,日本发行额72.2亿美元,占44%,居各国之首,英国次之,占11%,美国只占2%(9)。

上述情况表明,日本筹措和运用国际资金的能力已跃居各国之首,成为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上最大的借款人和贷款、投资人。现在日本正朝着“金融大国”的方面发展。

3. 日本国内的巨额储蓄,是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物质基础。

储蓄作为剩余资金的积累,也有助于日本增加海外投资。虽然近几年来日本居民的储蓄率有所下降,但储蓄总额却不断增大。1987—1989年居民储蓄总额连续三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1990年6月底,日本居民各项存款余额达734.8万亿日元。按当月平均汇率(153.77日元兑1美元)折算,约合4778.6亿美元,分别相当于日本和美国GDP的2.12倍和1.16倍(10)。随着日元国际化的发展,日本储蓄中将有更大一部分直接作为国际资本向海外输出。

4. 日元升值对日本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

1985年以来日元的大幅度升值,刺激了日本海外投资的急剧增长。根据日本经济实力与增长势头,以及与美欧经济关系的变化方向估计,90年代日元很可能进一步升值,成为促进日本资本输出的一个有力因素。

5. 90年代日本国内庞大的公共建设投资,有可能对其资本输出起抑制作用。

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日本将于今后10年在国内进行总额430万亿日元(按130:1的汇价折成3.3万亿美元)的公共建设投资。这金额比前10年(1981—1990年)公共建设投资总额(263万亿日元,不含国铁和电信电话公司投资部分)增长了63.5%,年平均投资额4.3万亿日元(约合3300亿美元)(11)。大幅度增加国内的公共建设投资,将花掉日本国内一部分税金和资金积累,因此有可能成为削弱日本资本输出能力的因素。但是,这一因素的影响将由于其他因素的积极作用而抵销。

6. 利润再投资将成为90年代日本海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1985—1989年日本得自海外投资的收益以每年平均40.2%的速度递增(12)。由于1985年以后日本输出的大量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将在90年代进入收获期,来自海外投资的收益必将大幅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日本的资本输出能力。另外,海外投资收益中将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再投资,成为日本在90年代扩大海外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可以预料,利润再投资在日本海外投资中的比重将大为上升,构成日本向外扩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上述几个因素的作用,在90年代推动和促进日本海外投资的因素多于抑制和削弱因素,而且在作用强度上前者将超过后者。因此,日本对外资本输出在90年代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但由于若干制约因素的作用,日本的海外投资增长率可能略低于80年代的水平。

三、欧共体的国际投资地位和影响将大为增强

近几年来,在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三极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地位日益上升。特别是1992年西欧12国建成统一市场后,欧共体在世界经济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际投资与信贷领域,欧共体的地位和影响也将进一步上升。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德国、英国、瑞士和荷兰是主要的海外投资国。90年代,由于西欧地区及各国政治经济的变化影响,上述各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1. 德国将由全球性海外投资大国转化为以欧洲为主的地区性投资国。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和东、西德的统一,对德国经济及对外投资(及贸易)格局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第一,西欧地区建成统一市场后,作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强国的德国,将把对外经济关系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转向该地区内部市场,增加区内贸易和投资,而相对减弱对区外贸易和投资。第二,东、西德统一后,德国东部地区经济重建需要注入大量资金。一方面,政府开支将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私人资本将有相当一部分投入东部地区,使投入到国外的资本相对(甚至绝对)减少。

此外,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的经济重建和巨大的社会需求将导致商品出口减少、进口大量增加。1991年上半年德国的外贸顺差减至50亿马克,致使其经常帐户出现了20亿马克的逆差,这与拥有500亿马克盈余的1990年上半年形成鲜明对照(13)。对外贸易顺差的减少和经常帐户赤字的出现,将直接削弱德国向外输出资本的能力。尤其是在90年代前半期,德国以投资和贷款等形式向外输出的资本量将减少。在德国的对外投资资本中,流入欧共体其他成员国的资本比重将明显上升,投向其他地区的资本比重则相应下降。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内德国将由一个全球性投资大国转化为以欧洲为主的地区性投资国。

然而,在90年代后半期,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市场化改造的完成和技术层次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整个德国的经济实力将大为增强,国际经济地位将进一步上升。无疑,德国的资本输出能力及其国际金融影响将跃向一个新阶段。

2. 英国作为欧洲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英国是一个老牌金融大国,其发达的金融网络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英国通过其众多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将资本投向世界各地。从海外投资的累计余额(存量)看,战后以来英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国,而且其国际投资地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70年时英国占全世界海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的比重为10%,1980年则升至15%,1987年再升至19%。到1987年底,英国海外直接投资余额达1778亿美元,相当于西德(1000亿美元)和日本(770亿美元)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之和(14)。1987年以后,英国向海外投资呈现加快趋势。到1990年底英国仅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就达1081亿美元,居各国之首,约为日本和德国对美国投资(分别为835亿美元和278亿美元)之和(15)。

此外,英国利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广泛的银行网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着很强的融资能力。这是英国向外筹资和输出资本的重要条件。因此,预计90年代在德国向其东部注入资金进行经济重建、对外投资难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英国对外投资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作为欧洲最大及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国的地位和影响将更加重要。

除英国和德国外,瑞士与荷兰也是欧洲重要的海外投资国。据瑞士国民银行1991年9月份发表的统计报告,在1989年和1990年瑞士向国外输出的资本分别达到514亿瑞士法郎和470亿瑞士法郎(按1989年和1990年各年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314亿美元和337亿美元)(16)。在欧洲各国的资本输出中居前列。荷兰在向海外输出资本方面有着较长的历史传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到1990年底,荷兰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高达643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和日本,居第三位。

值得指出的是,西欧是国际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地区。伦敦、法兰克福、苏黎世和鹿特丹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集中于西欧地区,使西欧成为全球范围内国际资金的最重要集散地。这些国家的海外资本输出,在数量上不只仅限于国内剩余资金的积累,而且可以发挥他们跨国融资的有利条件,支配和运用更多的国际资本。在资本跨国流动的手段上,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实现了高效、安全和方便。

综合而言,欧洲经济共同体在90年代国际投资中的地位 and 影响将大为提高,预计在90年代,欧共体的资本输出能量将进一步扩大,继续成为国际资本的最大供应者。

四、结 论

历史地比较美、日和西欧的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清楚地看出,美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和西欧的国际投资地位在迅速上升。在1960—1985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存量)占世界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由47.1%降至35.1%,1990年再降至28%。日本占世界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则由1960年的0.7%升至1985年的11.7%,1990年再升至18.5%。日本已崛起为世界性海外投资大国。其海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已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预计在今后5—10年内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将接近或超过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余额。欧共体的海外直接投资余额已经超过美国,占世界海外直接投资总余额的比重已在1/3以上。在未来几年内,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和欧共体经济实力的增强,欧美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将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的国际投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欧洲和日本的地位将再度上升。

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日本和西欧不仅是国际资本的主要输出国,同时又是国际资本的主要输入国。资本在美、日和西欧之间的相互对流是当今及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资本运动的主流。

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研究报告,目前美国、日本和西欧(即欧共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世界海外直接投资总余额的81%,其中大部分是在它们三家内部的相互投资。199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4%是投向发达国家的,其中对欧共体和日本的直接投资分别为1729.4亿美元和209.9亿美元,二者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6%。同时,美国又是其他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主要场所。自1985年起外国对美国的各种投资总额一直超过美国在国外的各类投资总额,使美国保持着最大的资本输入国(或称最大的债务国)地位。1990年底,欧共体和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分别达到2299亿美元和835亿美元,二者合计占外国在美直接投资总额的77.6%(17)。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也日益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它在日本海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1980—1984年累计为47%;1985—1989年累计为68%;其中1989年高达72%,对美国投资占48.5%,对欧洲投资占22%。

在90年代,美国、西欧和日本仍将是国际资本的三大主要投向。不过,由于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和东、西欧经济日趋一体化,以及日本扩张内需、开放国内市场的影响,流入欧洲和日本的国际资本将快速增长,所占比重上升。而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的数量与速度将减缓,美国作为国际资本主要投资场所的地位将相应下降。这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在国际投资领域内所占地位和影响力发生变化的另一种表现。

注释:

- (1) 据美国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历年资料计算。
- (2) 《美加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 (3) 美国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91年第6期。
- (4) 1979年和1989年底的数字资料引自《美加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1990年数字资料引自《中国财经报》1991年10月12日。
- (5) 转引自《世界经济译丛》1991年第5期。
- (6) 《美加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 (7) 日本日兴证券有限公司1990年11月20日出版的统计资料。
- (8) 《世界经济译丛》1991年第5期。

- (9)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1年第4期和《世界经济译丛》1991年第5期。
(10) (11) (12) 引自《日本学刊》1991年第5期。
(13) 《经济日报》1991年9月24日。
(14) 日本贸易振兴会：《1989年世界海外直接投资白皮书》。
(15) (17) 美国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91年第8期。
(16) 《经济参考报》1991年9月26日。

美日经济摩擦及其在亚洲的争夺

冯昭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本文将回顾80年代美日经济摩擦的发展变化，论述美日摩擦复合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分析美日对亚洲进行争夺的主要表现，然后对美日经济摩擦的今后发展作一展望。

一、80年代——贸易摩擦日益深化的十年

战后，美日贸易关系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对美贸易收支一直存在大幅度赤字，而且对美贸易赤字占日本对外贸易赤字的大半。1965年，日对美贸易收支转为黑字，而且黑字逐年扩大。随着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总难免伴有齟齬和摩擦。然而，鉴于战后美日之间存在特别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美日经济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迅速变化，美日贸易摩擦具有一般国家间贸易摩擦所罕见的激烈、顽固、持久、深刻的特性。

进入80年代，日本对美的出口进一步加强，美对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和深刻化，其主要表现是：

(1) 美日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

从1980年到1987年，美对日贸易赤字不断扩大，1987年的赤字额达570亿美元，为1980年的104亿美元的近6倍。对日贸易赤字在美国整个外贸赤字中所占比重在1980年为40.9%，1981年达到最高点，为56.5%，1983年下降到31.4%，以后又逐年上升到1987年的35.7%。(1) 1987年以后，美国外贸形势逐年好转，对日贸易赤字也逐年下降，但由于整个外贸赤字下降更快，因而对日贸易赤字占整个外贸赤字的比重反而有所增大，解决对日贸易逆差问题的迫切性更加突出。

美日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贸易收支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贸易结构方面。以1980年为例，日本对美出口的前10种商品（按出口额大小排队）全是工业制品，而美国对日出口的前10种商品中除飞机一项外全是初级产品。1980年9月发表的“美日贸易作业部会报告”不无感慨地指出：“美国好像是日本的殖民地，为了换取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而砍伐木材，栽培谷物”。(2) 然而，尽管美国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却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来改变它“向先进国家提供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型贸易结构”。

(2) 贸易摩擦扩展到高技术产品领域。

早在1979年初美国众议院“对日贸易监视小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书就预感到,美日贸易摩擦将扩展到计算机、电子、通信、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领域,(3)这个预感为80年代美日贸易的实际发展所证实。

1980年,美国在重要的高技术领域——半导体产品的对日贸易方面由出超转为入超。1985年6月美国半导体工业会(SIA)根据1974年通商法第301条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倾销行为”提出诉讼,美日政府经过一年多的交涉于1986年9月缔结了包括开放日本半导体市场和采取反倾销措施等内容的半导体贸易协定,协定签署才过半年,里根总统于1987年4月以日本政府违反该协定为由发表“对日半导体报复措施”,对从日本进口的个人计算机、彩电等电子产品课以100%的高关税。

针对日本的数控机床出口攻势,1983年8月全美机床工业会根据1962年通商扩大法第232条提出诉讼,1986年5月里根总统发表声明要求日本等国自主限制对美的数控机床出口,随后在美日两国政府协议的基础上,日本于同年11月同意在1987年开始的5年期间自主限制6种数控机床的对美出口数量。1987年日本东芝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向苏联出口精密数控机床一事败露,美国借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加强出口审查)并对东芝公司实行严厉制裁,使日本机电出口蒙受沉重打击。

针对日本在计算机领域的挑战,1986年12月美国提出把超级计算机也作为“个别市场协议”(MOS协议)的协商对象之一,1989年5月美国通商代表部指名日本为“不公正贸易国”,并把超级计算机、卫星、木材制品三个项目作为调查日本不公正贸易行为的重点对象领域。

1988年底,美日正式达成协议,决定共同开发日本航空自卫队使用的下一代支援战斗机FSX,但是,1989年初,由于美国议会对这个共同开发计划提出不同意见,美国政府对已经达成协议的计划重新进行研究,并再次与日本政府讨价还价,促使共同开发的条件更加有利于美国,其结果,日本需将共同开发的技术提供给美国,而日本使用美国的技术却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围绕FSX开发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已经正式达成的协议竟可以不算数,这种异常事态反映美日摩擦达到了何等的尖锐程度。

(3)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通过调整汇率,增强出口竞争力,使整个贸易逆差自1987年以来逐年下降,但对日逆差下降较慢,因而在整个贸易逆差中的地位反而更加突出。

1983年8月美国众院提出“访问日本、南朝鲜通商使节团报告”,其中特别强调把调整汇率作为解决美日贸易失衡问题的一个重点。1984年成立了美日美元日元委员会,磋商调整汇率问题。1985年9月西方5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决定对汇率进行联合干预。其后,美元迅速贬值。

在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还不断要求日本、西欧等贸易伙伴采取措施,进一步对美开放国内市场,美国众议院1985年11月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代表团”要求日本立即实施扩大进口计划,以便使美日贸易逆差在其后5年能大幅度下降。(4)

另一方面,美国出口企业为了加强竞争力,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率,使近几年来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3.6%,使产品成本平均下降到比日本、西欧低大约10%,半成品成本(平均)下降到分别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80%和60%。自1987年中以来,美国制成品的出口价格以2.1%的年率上升,不到海外竞争产品的价格上升率4.7%的一半。同时,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优惠措施,大力扶植出口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其结果,从1986至1990的几年中,美国的外贸出口增长了76%,而进口增长速度则只有出口增长速度的一半,其中飞机、电机、小汽车、卡车、电子计算机和办公机器以及小型制品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99.4%、133.1%、61.4%、69.5%和145%。伴随出口上升和进口下降,持续了8年的巨额贸易逆差在1987年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159.5亿美元以后逐年下降,1988、1989、19

90年分别为1185亿、1150亿、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也在1987年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570亿美元以后逐年下降,1988、1989、1990年分别为518亿、490亿、411亿美元。由于美对日贸易逆差改善的速度不如美国整个外贸逆差改善的速度快,因此,对日贸易逆差在美国整个外贸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很大,(5)1987、1988、1989、1990年分别为35.7%、43.7%、42.8%、38.5%。

(4) 贸易摩擦的争论点日益深入到对方国内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问题。早在80年代初,美国众议院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团报告书”(1981年12月)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日本的产业政策,认为“日本对新兴产业进行保护、扶植,使之避免与进口竞争,同时促进其出口,直到新兴产业成长到具有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之时,才撤除贸易壁垒,允许其同进口展开竞争。”这种作法是“不公正”贸易竞争。(6)

1985年11月美国众议院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团报告书”进一步触及到日本国内的经济政策,认为“应该对战后日本的曾经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姿态重新进行检讨,如有必要,应该将出口主导型增长路线转换为内需主导型增长路线”,而如果日本采取重视提高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政策,扩大内需和消费,就可以使美国的出口机会获得增加。(7)

1989年5月由布什总统提议,同年7月由美日首脑会议宣布开始的美日“结构障碍协商”(S I I)则把两国贸易摩擦的争论引向全面涉及两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的新阶段。虽然在“结构障碍协商”中,美日双方都指出对方的、有碍于两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并要求对方提出改进措施,但主要是美国方面指出日方的结构障碍并要求日方改善。从1989年9月至1990年6月举行的五次会谈中,美国要求日本加以改进的“结构障碍”多达200多项,包括储蓄投资、土地利用、流通、排他性商业惯例、知识产权、企业系列化、价格机制等许多方面,大有要从贸易政策、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惯例、经济制度、产业文化直到社会结构和包括价值观、市场观在内的经济系统对整个日本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的势头。当然,日本方面也指出了美国方面的“结构障碍”并要求采取对策,如削减财政赤字、刺激个人储蓄、振兴出口和废除出口限制、加强研究开发和对劳动者的训练教育等。(8)

二、经济摩擦的复合化、多元化

从80年代美日经济摩擦的发展可以看出,美日经济摩擦从贸易摩擦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以贸易摩擦为主,包括技术摩擦、投资摩擦、结构摩擦等的复合化、多元化摩擦。下面对贸易摩擦以外的几个主要的摩擦形态稍作分析。

(1) 技术摩擦和军事技术摩擦

技术摩擦不同于一般贸易摩擦,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它较多地涉及到知识产权的纠纷。80年代美日之间的专利纷争,围绕计算机软件的纷争不断发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1987年6月,美国商业部发表题为“新兴技术的现状——至2000年的经济、技术评价”的报告指出,发明了大量新技术的美国,“能否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利益,与它能否有力地保护其知识产权大有关系”。今后美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最善于钻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的空子的日本之间的冲突将可能进一步加剧。

技术摩擦的另一个特点是,鉴于许多高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导致许多技术摩擦带有贸易摩擦和军事摩擦的两重性。比如,围绕半导体贸易的摩擦背后,不仅有美国为其半导体产业受到冲击而引起的恼怒,而且有美国对日本的半导体器件日益深入到美国武器装备的中枢部位而产生的不安。1987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的题为“防卫用半导体的依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美国生产的有代表性的空对空导弹中,“有16种元器件依赖外国,如果外国

停止供应,在18个月内美国将不得不停止生产这种导弹。”〔9〕此外,1988—1989年美日关于共同开发F S X的交涉出现波折也与美国国内所谓“防卫、贸易连结论”(与之对立的是“防卫、贸易分离论”)的抬头有密切关系。

技术摩擦的第三个特点是,美日围绕对苏联等“东方”国家的技术禁运问题的矛盾分歧与两国贸易摩擦的相互纠缠。1987年发生的“东芝事件”即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以“损害西方安全”的政治大帽子狠狠敲打日本,固然有其政治原因,但另一方面,借机整一下贸易竞争对手的“醉翁之意”也是昭然若揭的。

虽说大部分技术摩擦是从贸易摩擦发展而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技术摩擦是从两国技术合作中产生的。比如,围绕日本参加美国S D I研究一事的讨价还价,围绕两国共同开发F S X的谈判的一波三折,都表明伴随美日技术合作而产生的摩擦的发展,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共同开发、研究的成果的归属权的争执,围绕军事领域的共同开发、研究的成果的保密问题和出口问题的争执等等。

(2) 投资摩擦

日本增加对美直接投资,原是被当作缓和美日贸易摩擦的一个对策而提出来、特别是作为美国方面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例如,早在1979年1月由美国下院“对日贸易监视小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就劝告日本增加对美直接投资,认为这具有代替日对美出口的效果。1980年9月提出“美日贸易作业部会报告”则强烈要求日本汽车企业对美投资和发展当地生产。1981年12月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团报告书”又指名要丰田公司对美直接投资(日产汽车公司已在1980年开始在美国生产)。1983年8月提出的“访问日本、南朝鲜通商使节团报告”进一步要求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认为资本自由化具有诱导资本输出的效果。

1985年9月日元升值以来,日本对美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1988年当年日对美直接投资额达217亿美元(1980年不到15亿美元),占日本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达46%,同年日对美直接投资余额达718亿美元,占日本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余额的比例达39%。〔10〕由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的相当大的部分投向制造业,其主要部分投向美国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败退而不得不削减生产能力的比较“衰弱”的产业部门(如电机、汽车等行业),因而对这些行业的“空洞化”起到了“填补”作用。

然而,正如贸易本来是好事,但如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就会引起贸易摩擦,投资也是一样,尽管它给美国经济和产业带来一些好处(如增大就业,阻止产业“空洞化”等),但由于出现了美对日投资远远少于日对美投资的不平衡(1989年前者不到后者的1/4),又导致了投资的摩擦。

除此以外,引起投资摩擦的原因还在于日对美投资的增加引起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日本的装配企业在美国进行当地生产,导致有关零件和设备的对美出口的增加,而这些在日本国内生产的零件和设备多是高附加价值产品,其结果反而起到促使美日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的作用。再者,日本企业进入美国的目的是为了绕过美国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确保由于出口受阻而难以保住的美国市场,因此,必然导致当地争夺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使美国企业对日本企业在美国国内的实力的不断增强日益感到不安。特别是日本对美国不动产的投资,还激起了美国国民中的反日情绪,有人甚至认为日对美投资正在使美国丧失其经济和政治独立。总之,原来作为减轻贸易摩擦的对策的日对美投资,反而导致产生一个新的摩擦领域。

(3) 结构摩擦

1989—1990年进行的美日结构障碍协商虽然就改善两国经济结构问题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暂时的协调,但所谓结构协商在本质上仍是经济摩擦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结构摩擦。

“结构障碍协商”的英文全称是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 (SII)。在这里, Initiative 即倡议首先是由美国发起的, 是由美国掌握主动, 向日本展开的先发制人的攻势, 而 Impediments 即障碍主要是指日本方面存在的、有碍于美日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而决不是把美国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障碍作为第一义的问题。因此, 尽管美日结构协商在表面上是双方对等、互相指出对方的结构问题, 各自提出相应措施加以改进, 而在实际上并非是对等的, 主要是美国要找出日本方面的问题, 由日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措施加以改进。

然而, 美国找日本的毛病, 决不以仅仅停留在批评日本的贸易政策、经济政策为满足, 而是要求日本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市场观, 对其经济社会的结构、制度、惯例实行全面的“改造”, 换句话说, 在美国看来, 日本的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异质”的东西, 因此, 要消除从这种“异质”的经济体制中产生出来的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威胁, 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日本经济体制本身这种“不公正”的、“异质”的存在。然而, 日本在美日结构协商中采取的是敷衍、应付一时的态度, 在结构协商“最终报告”中, 日本方面提出的措施也仅是一些局部性、暂时性的对策, 这显然不能满足美国方面想要全面改造日本经济社会结构的要求。实际上, 日本方面对于美国把日本经济体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异质的系统的观点, 从根本上感到是不能接受的。比如, 1990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专门辟出一章(第二章), 从企业内系统和企业间系统这两个角度阐述了日本型产业系统的合理性, 认为日本的产业系统决非是特殊的、异质的系统, 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系统。显然, 这种认识上的根本对立, 决定了美日结构协商很难取得真正有效的、稳定的成果。

更进一步说, 美国发起的结构协商在实质上是美国为阻止对日贸易赤字增大所反映的美国经济霸权的衰退而展开的一种外交战略。正如战后几十年美国把苏联看作是其军事竞争的主要对手和威胁一样, 在进入冷战后时代, 美国把日本看作是其经济竞争的主要对手和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 “结构障碍倡议”(SII)与“战略防御倡议”(SDI)是不无共通之处的。SDI是以军事竞争为主战场、以苏联为主对手的时代的产物, SII是以经济竞争为主战场、以日本为主对手的时代的产物, 两者都是美国与其主要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产物, 都是美国为保持其霸权、维护其国家利益而向其主要对手展开的主动出击。

三、美日在亚洲的争夺

美日经济摩擦的主要内容, 表现为两国相互争夺对方国内的市场。当然, 美日的市场争夺战不会仅仅局限在两国之间, 必然也扩展到两国之外。一般来说, 美日围绕第三国(或地区)的市场的争夺, 不属于美日经济摩擦所讨论的范围, 但这里有一个例外, 就是亚洲特别是东亚(本文引用数据的统计范围有时更接近“亚洲”有时更接近“东亚”, 将在引用时注明)。换句话说, 美日对亚洲市场的争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因而可以把它特别列为美日经济摩擦的一个内容。

进入80年代以来, 亚洲特别是东亚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 因而也是贸易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从1980年到1988年, 发达国家贸易年均增长6.1%(出口)和5.5%(进口), 发展中国家贸易年均增长仅0.7%(出口)和1.6%(进口), 而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中, 唯独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朝鲜、台湾、香港、东盟六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保持着很高的记录, 为9.6%(出口)和7.6%(进口)。(11)

亚洲不仅经济、贸易发展迅速, 是个十分富于成长力的市场, 而且与美、日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根据IMF的贸易统计(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1980—1988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以高于美国整个外贸增长率的速度增长, 从而使

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在美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比例日趋增大,其中对亚洲的出口额年平均增长5.9% (美整个出口额年均增长2.9%),占美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12.4%增大到1988年的16.0%,从亚洲的进口额年均增长14.7% (美整个进口额年均增长8.4%),占美全部进口额的比例从1980年的12.7%增大到1988年的20.6%, (12) 甚至超过了美从日本的进口额 (从日进口占美全部进口的20.3%)。在同一期间,美国与亚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亚洲以外发展中国家对美进口额在80年代初相当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进口的3倍,而在1986年以后降到比后者还少。由此可见,亚洲发展中国家在美外贸伙伴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进口方面,已成为超过日本、欧共体12国、加拿大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3)

亚洲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之密切,早已是众所周知,无须赘言。这里要提到的是,美、日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争夺不仅表现在贸易方面,而且表现在投资方面。80年代以来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均转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唯独对亚洲地区 (主要是东亚的“四小”和东盟) 的投资增长较快,其中尤以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增长更快。其结果是,早在70年代后期就已超过美国的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在80年代进一步与美拉大差距,在“四小”、东盟的所有国家日本的投资均领先于美国。

美、日对亚洲、特别是东亚进行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东亚作为打入对方国内市场的跳板。比如,60、70年代美国电子企业为了打入日本市场,在东亚各国设立生产据点,既利用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又利用了东亚接近日本的地理条件,将在当地生产的电子产品输往日本。

美、日资本对东亚的争夺,促进了东亚各国的工业化,也使东亚对美、日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东亚向美、日出口工业品迅速增加。在1987-1988年,东亚对美出口中,工业品所占比例增至90% (1987年),与之相比,工业品在东亚对日出口中所占比例仅达46% (1988年)。另一方面,美国对东亚的出口中,机械设备所占比例为45% (1987年),而机械设备在日本对东亚的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60%。

由于在东亚对美出口中,实质上包含了日本通过其在东亚的子公司迂回的对美出口 (日本向这些子公司提供机械设备和技术,然后由这些子公司向美出口其工业产品),因此,上述数字表明,在利用东亚做为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跳板这一点上,日本比美国作得更成功,并且可以说,美国与东亚国家、特别是“四小”的贸易摩擦,实质上是美日贸易摩擦的延伸。同时,在同美、日的“三角关系”之中发展起来的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比美国更多地起到了生产资料和技术的作用,美国则比日本更多地起到了 (东亚的) 工业产品的吸收者的作用。美国在同日本的贸易交涉中,要日本更多地开放其市场,扩大进口,实际上也包括了要日本更多地吸收东亚的工业品,以抵销美、日在吸收东亚工业品方面的不平衡,同时也为扩大美国在东亚作为生产资料和技术的作用创造条件。

在90年代,美、日对东亚的争夺,很可能扩大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从美日争夺东亚的角度,可以推断,美国必然反对包括日本在内、而且必然会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济联合组织的出现,这正是美国一方面反对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所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 (E A E G) 设想 (尽管最近经过东盟国家的讨论,这个设想已由E A E G即东亚经济集团退到E A E C即东亚经济会议,但美仍表示反对,并特别劝阻日本不要参加),另一方面又对泰国提出的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表示欢迎的原因。

战后以来,美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冷战战略的最大特色是双边主义 (或两国间主义),即从军事领域到经济领域,美国总是个别地同各国缔结条约、协定,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协定来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秩序。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这种外交战略的特色,在80、90年代美国发展同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也正在并将继续被继承下来。比如,在美日安

保条约之外,前美国驻日大使 M. 曼斯菲尔德于 1987 年提出“建立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类似的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其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上院财政委员会的要求,围绕美日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召开调查、公证会,并于 1988 年 9 月提出报告书,对美日自由贸易协定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并提出一系列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4) 尔后,1989 年开始了“美日结构协商”,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美日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建议所反映的、试图进一步发展美日之间特殊紧密的经济关系的努力的一个“延长”。像“美日结构协商”这种把国内经济结构问题与贸易交涉扯在一起的特殊作法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美日经济圈(或与自由贸易圈这样的“狭义”经济圈不同的“广义”经济圈)。

美国不仅考虑与日本搞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也向东盟探询建立自由贸易圈的意向。

在北美,尽管有可能形成包括美、加、墨在内的地区性的北美自由贸易圈,但是,目前实际存在的,仍只是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这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仍是因袭战后以来的“双边主义”的作法,通过形成美国与另一国(或小地区)的一系列的 bilateral 自由贸易协定,逐步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较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圈或广义的经济圈,而为此未来的经济圈向整个亚太地区扩展作铺垫的,则是那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会议(APEC)。正如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最近再次强调的,亚太经济会议“不是一个地区经济集团”,因为美国还远远没有通过达成一系列的双边协定来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大地区经济集团。

面对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的攻势,曾经提出过“东亚经济圈”设想(例如,通产省就提出过)的日本,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加深同美国的对立,似乎越来越不拘泥于什么“经济圈”的名称,对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设想,也是看美国脸色行事,慎重地持保留态度。

然而,在实际上,日本通过把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逐步向“四小”、东盟转移,与这些国家已经结成了十分紧密的经济关系,对此也未必不可以称之为“事实上的经济圈”。

另一方面,日本大举向美国投资,发展当地生产,以致可以说,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乃至将来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成为日本进一步打入这些国家的市场的“桥梁”。

日本还对亚洲新出现的开放经济国家(例如越南)加紧渗透,企图利用地理上比较接近的条件捷足先登。

总之,在美、日对亚洲的争夺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与美日贸易摩擦类似的交涉风度:经济上日攻美守,政治上美攻日守,美国可能在诸如 EAEG 等问题咄咄逼人地要日本这样或那样做,但在实际上更厉害的是那个在经济上步步为营、扩大势力的日本。同时,展望未来,如果现存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发生变化,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日本也未必不会把夺取在东亚乃至亚洲的经济主导权或霸权作为“脱美自立”的重要手段。

四、结 语

美日经济摩擦是美日经济关系的一个侧面,也是人们认识两国经济关系的一面镜子。从两国摩擦之激烈、频繁,一方面可以窥见这两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超级经济大国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也可窥见美日之间特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渗透。这种关系不妨可比作相当糟糕的“夫妇关系”,许多争吵、纠纷之产生,首先反映了两国经济关系之密切,同时,可以预见在今后较长的时期这种争吵、纠纷仍将是激烈的,但还不至于达到导致关系破裂或“离婚”的程度。

美日经济摩擦也是人们认识美日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看

到,在美日贸易交涉中,多数情况下总是美国主动出击,有时甚至气势汹汹,而日本则常常表现为被动应战,有时甚至委屈求全。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美国在政治、外交上仍占上风,经济上仍是首强,以至日本有求于美要甚于美国有求于日;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从政治上对日本施加压力,说明它的经济表现不如日本,相对实力地位在下降,以至在经济竞赛场上面对日本攻势无力“以拳还拳”,只好借助经济以外的反击或报复手段。总之,经济竞争上的日攻美守反映了经济实力方面日盛美衰的发展趋势;政治交涉上的美攻日守反映了政治力学方面美主日从的格局仍未改变。

美日经济摩擦又是人们认识美日两国各自国内的经济问题的一个窗口。这是因为美日经济摩擦的争论点日益深入到对方国内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问题,对于局外人来说,多少会产生“情况越辩越明”的效果。实际上,美日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对方国对本国经济问题的批评确有道理,一部分人甚至抱有“借助外压来促进国内问题的解决”的想法。

通过美日经济摩擦人们还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对外战略的发展动向。这不仅是因为美日矛盾的发展与两国协调各自的对外战略的共同需要之间存在着互为牵制的关系,而且也是因为美日经济摩擦的战场不仅仅局限在两国之间,而且也扩展到两国之外,比如美日对亚洲的争夺,就反映了两国对亚洲乃至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的冲突和矛盾。

展望今后一段时期,可以认为,美日结构协商可能使两国间的经济摩擦出现暂时的缓和,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经济摩擦日趋严重化、深刻化的总趋势。同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渗透将会日益加强加深,但正在缩小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的美国是不会轻易退出亚洲经济舞台的,美日对亚洲市场的争夺会激烈地进行下去,而更多的亚洲国家将可能步“四小”、东盟的后尘,试图利用美日资本的竞争,从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注释:

(1) U. S. Dept. of Commerc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ne 1989.

(2) *Subcommittee on Trade of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United States-Japan Trade Report, 96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ptember 5, 1980, U. S. G. P. O., 1980.

(3) *Subcommittee on Trade of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ask Force Report on United States-Japan Trade with Additional Views, 9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January 2, 1979, U. S. G. P. O., 1979.

(4) *Subcommittee on Trade of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on Trade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9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November 13, 1985, U. S. G. P. O., 1986.

(5) 美国商务部#FK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FS 1989年第6期和1991年第6期。

(6) *Subcommittee on Trade of the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on Trade Mission to Far East, 9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December 21, 1981, U. S. G. P. O., 1981.

(7) 同(5)。

(8) 日本通商产业调查会编:《日美结构协议:最终报告》,1990年。

(9) 日本朝日新闻经济部:《军事技术力》,朝日新闻社,1989年,第58页。

(10) (日)中川信义编:《亚洲新工业化与日美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第267页。

(11) (12) (13) I. M. 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86-1989.

(14) (日) 奥田和彦:《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 Japan times 公司, 1990年。

九十年代美德经济地位的变化及双边经济关系浅析

杜厚文、张 强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

两德实现统一后, 一个经济上实力雄厚、政治上寻求更大发言权的新德国将会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德关系也将出现新的变化。

一、美德经济关系的简要回顾

二战后, 美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曾经设想要使德国成为一个农业国。但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 以及考虑到德国的复兴对于整个西欧重建的战略意义, 美国对德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947年6月, 马歇尔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即所谓“马歇尔计划”), 德国西占区从1948年起被纳入该计划中; 到1952年止, 总共接受了15.6亿美元的援助。另外, 到1951年, 经由“占领区政府救济金”的形式, 美援德金额达16.2亿美元。(1) 这些援助为西战区(即后来的西德)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 对基础设施的重建, 解决进口贸易中的外汇短缺, 摆脱经济上的孤立地位, 重新建立与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 并为西德以后重返世界市场打下了基础。1958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宣告成立, 由于美国的积极态度, 西德成为欧共体创始国之一。欧共体关税同盟的建立及其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等措施, 一方面使西德对各成员国的贸易迅速扩展, 与各成员国相互间的资本输出输入规模迅速扩大, 从而推动了西德与它们的经济、科技合作; 另一方面, 也使得西德对美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有所减弱, 同时, 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加强。如1967年, 美国是西德最大的商品供应国, 但到1972年, 美降至第5位。又如, 西德的对美出口从50年代末到60年中大量增加, 并在1968年首次出现了贸易顺差。\$欧共体关税同盟的建立, 迫使美国资本大量流入西欧各国尤其是西德, 以便在共同体内进行生产和销售, 从而绕过关税壁垒。从1960年到1981年, 美在西德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增长了近16倍, 达156.5亿美元。它们为西德的经济注入了资金, 带来了先进的技术, 提供了就业机会, 同时也开拓了国外市场。美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石油、汽车、机器制造、计算机等重要部门, 是西德引进外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德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规模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到1977年, 其累计额为24.94亿美元, 集中于化学工业(占10.5亿美元)和贸易(占9.6亿美元)两方面。

因此, 从战后的发展来看, 西德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在变小, 但两国的经济关系仍在不断发展。

二、美德经济现状的综合比较

80年代以来,美德经济地位及双边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1990年两德统一后,美德关系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从国民经济规模来看,统一后的德国约为美国的28.3%(1990年,美国GNP为55899.12亿美元,德国为15801.55亿美元),比前些年有所提高。但若以人均GNP来衡量,则差距反而加大。然而,单以GNP来比较两国的实力,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如采用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综合国力”标准,则可以得到下述结论:(2)

美德经济实力比较(年度变化%)

	1985	1988	1989	1990
美国	100	100	100	100
德国	34.0	40.7	37.7	43.7

即德国的经济实力呈上升趋势,并已达到美国的43.7%。

以西方宏观经济学主张的经济稳定增长、价格水平稳定、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四项标准来衡量一国的国民经济运行,我们分别采用GNP年增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失业率、经常项目余额这四项标准,就会发现在整个80年代,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略优于联邦德国;在就业方面上,两国1983年以后不相上下;而在价格水平和国际收支两方面,联邦德国的表现远比美国好。尤其是在经常项目余额上,美国积累了巨额赤字,到1990年止,共计达到7018亿美元(3)。而联邦德国的顺差高达2887亿美元。而且总的来说,美国经济运行中积累了很多弊病;相对而言,联邦德国的经济运行则要健康得多。

1990年,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据估算,其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只1%。这一年的统一后的德国,尽管也面临原东部地区的萧条、破产和失业,却取得了4%的实际增长率,消费物价增幅也只达2.8%,的确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应注意到,由于东西德货币联盟的实现,德国的货币供给量陡增10%以上)。当然,对这一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持续时间长短尚有争论。但相形之下,德国经济的前景更令人乐观是无庸置疑的。

三、美德国际经济地位及双边关系

在这一部分,我们从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以及科技等方面来分析美德两国的实力以及双边经济关系。

(一)国际贸易方面。美德两国都是世界贸易大国。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占其GNP的比重,1980年为10.8%,1989年为12%;同一时期,德国为10.5%(仅次于美国)和29%。一般情况下,原西德每年的出口额约占整个世界出口额的1/10还多。

美国由于其经济吸收能力极强,战后以来一直是世界上容量最大的市场。各国也都盯住这一市场,力争扩大对美出口。历届美国政府也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随着美国巨额外贸赤字的出现,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开始高筑。目前,美国的外贸赤字仅1984—1989年就达8485.3亿美元之巨,成了其经济增长的一大拖累。而德国则恰好相反,多年来一直拥有巨额贸易顺差。这与德国的鼓励出口政策是分不开的。如对经营外贸的企业出口产品减免税收,给予优惠利率贷款,提供政府津贴和贷款等。其结果是,出口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出口增长超过国内总需求和生产的增长。大量的外贸顺差为国民经济发展积累了资金,推动了各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出口扩大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是美国所不具备的。

从出口量的年度变化来看,美国80年代的出口增长很快,而进口量的增长则相对较慢,那么为什么其贸易赤字仍然居高不下呢(相反,德国的出口量增长较慢,进口量增长要快得多,却仍有大量盈余)?这个问题牵涉到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贸易条件是衡量竞争能

力的较好的指标。从1972年以来,美国的贸易条件总的来说趋于恶化,这意味着出口商品相对于其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下降。所以美国的外贸赤字的扩大不足为奇。事实上,80年代,美国对世界上每一主要地区都有逆差,且贸易赤字的增加大致和每个地区的贸易量成正比。而德国的情形则不大一样,故而贸易顺差能连年维持。

比较利益是国际贸易获利的基础,考察两国的比较利益有助于说明两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变化。联合国出版的《1989—1990年欧洲经济展望》考察了世界各类国家和地区工程产品(Engineering Goods)出口的比较利益。以下我们就根据该书的考察来分析美德两国工程产品出口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并借此说明其对各自贸易状况的影响。

下表是根据《1989—1990年欧洲经济展望》第358—363页中技能密集型(Skill-Intensive)产业的情况编制的(加非技能密集型产业一共有29项产业)。

从表中可以发现,1970年,美国国内有10类工程产品具有比较利益。到1987年,这10类中的3类(非电力机械,电动机械,公路机动车辆)已失去比较优势;而德国国内,1970年有7类产品具有比较利益,到1987年这一情况保持不变;另有农机产业已具备了比较利益。这些是德美两国在国际贸易中各自优势的所在。

再从RCA值的变动趋势来看,从1980年到1987年,德国仅有两类产品(金属容器和特种工业机械)的比较利益得到明显加强(RCA值增加0.2以上),其他产品的比较利益基本不变。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在医用电子仪器和飞机两类产品上比较利益得到加强,同时在农业机械、办公机械、特种工业机械上的比较利益遭到削弱。

美德工程产品RCA指数及其在国内的排序〔4〕

	1970				1980				1987			
	美		德		美		德		美		德	
	RCA	名次	RCA	名次	RCA	名次	RCA	名次	RCA	名次	RCA	名次
金属容器	0.56	22	0.86	18	0.74	16	0.94	15	0.68	16	1.15	12
动力机械	1.77	3	0.85	20	1.93	5	0.92	18	2.03	4	0.98	19
农业机械	1.68	4	0.81	24	1.83	6	0.93	16	1.24	8	1.11	14
办公机械	2.17	2	0.83	23	2.38	2	0.74	23	2.15	3	0.56	26
金属制造机械	0.92	14	1.86	1	0.71	17	1.67	2	0.57	18	1.48	2
特种工业机械	1.56	6	1.31	9	1.94	4	1.11	13	1.30	7	1.42	4
非电力机械	1.36	8	1.4	4	1.22	8	1.38	4	0.99	10	1.43	3
电动机械	1.07	10	1.34	7	0.99	10	1.30	6	0.98	11	1.23	10
通讯设备	0.82	16	0.74	26	0.75	15	0.73	24	0.84	13	0.57	25
医疗	1.10	9	1.8	2	2.12	3	1.38	3	2.36	2	1.37	5

电子 仪器												
铁路 车辆	0.98	13	0.98	17	0.85	12	0.77	2	0.79	14	0.77	22
公路 机动 车	1.02	12	1.28	10	0.83	13	1.32	5	0.86	12	1.33	8
飞机	3.91	1	0.16	29	3.65	1	0.64	26	4.89	1	0.65	23
船舶	0.23	28	0.44	28	0.38	27	0.34	28	0.35	23	0.45	29
仪器	1.53	7	1.24	11	1.02	9	1.17	11	1.08	9	1.02	16

资料来源: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in 1989-199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0, pp. 358-363.

若从两国各自的优势产业来看,美国在办公机械、医用电子仪器、飞机制造等附加价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具有世界性的领先地位;而德国在金属制造(Metalworking)机械、医用电子仪器、非电力机械、特种工业机械上具有优势。看起来是各领风骚,但实际上德国在办公机械(1987年在国内29项产业中居第26位)、飞机(第23位)、通讯设备(第25位)等反映当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产业中比较利益非常之小,与美国相比,相去甚远。须知,RC A是以市场份额来定义的。若假设两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相等,则1987年美国在办公机械这一项上的市场份额是德国的3.8倍,在飞机这一项为7.5倍。

如果再考察一下美、德两国的高技术和高级技术工程产品的世界市场份额,就更发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整个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中,德国的市场份额大致只为美国的1/3左右。

高技术和高级技术工程产品出口世界市场份额(%)

	1970		1980		1987	
	高技术	高级技术	高技术	高级技术	高技术	高级技术
美国	36.69	22.99	29.18	20.84	24.54	16.74
德国	11.93	22.69	11.56	19.99	8.52	19.17

资料来源: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in 1989-199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0, p. 369.

表中反映这样一事实:两国在高技术和高级技术出口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在不断下降。仅就高技术产品而言,17年间美国丧失了1/3,德国丧失了1/4的世界市场。而美德两国间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收支上,美国略有盈余。

此外,就美德双边贸易现状来看,双方的依赖程度并不很深,经贸关系对各自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力有限。德国作为一个欧共体国家,其贸易主要集中在欧共体内。80年代以来,其出口的一半左右指向共同体国家。对美国的出口约占10%左右,是德国在欧共体外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等,其对德贸易情况由下表可见一斑:

(二) 国际金融与投资方面。美元和马克是国际货币体系中两种重要的货币。在目前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2/3弱,而马克占15%。战后以来,美元的地位虽然一再动摇,但仍是最强的。由于德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自70年代末起,马克日趋坚挺。1980年后由于美国实行“三高”政策,美元空前坚挺。1985年后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马克对美元汇率节节上升。进入1990年后,美元对马克的汇率波动频繁,年底时只能1美元兑换1.47马克。在未来几年内,估计马克的地位仍将比较稳固。

尽管如此,从整个国际金融地位来看,美元仍很牢固。80年代末期,在国际市场发行的债券总额中美元占40%左右,马克仅占10%左右;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国际债权中美元占50%,而马克则只占10%上下。两者的差距仍然很大。

另外,美德两国都是对外投资大国。但从1983年起,大量外资流入美国,使美国的投资地位发生了变化。1982年,美国对外投资总额减去外国在美投资总额尚有1400亿美元,净投资收入达300亿美元,但到1989年底,涌入美国的外资已达7000亿美元,美国的净投资收入降至10亿美元,估计1990年将为负值。德国则不同,1989年与1980年相比,对外投资总额增长3.12倍;直接投资增长3.25倍;投资净收益增长5.3倍(5)。

德国对外投资情况

	19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对外投资总额	15.5	11.9	11.7	14.3	5.8	21.0	25.5	34.8	54.9	48.5
直接投资	4.0	3.9	2.5	3.2	4.4	4.84	9.6	9.0	10.4	13.0
投资净收益	2.0	0.5	-1.2	1.6	3.6	3.2	4.0	3.9	4.6	10.6

资料来源: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9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0, p. 234.

今后几年内,德国的对外投资肯定会有所缩减(因为德国东部本身就需要大量投资),流向也会发生变化。

美德之间的双边投资过去一直以美国对德国投资为主。但80年代以来,德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长很快,其速度超过美国在德国的投资增长速度。1981年,德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累计约为美国对德国直接投资的一半,而到1988年,美德两国的投资地位发生了逆转;德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38.4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累计额216.73亿美元。就投资领域来看,美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投资的60%以上),在制造业中又集中于非电力机械、交通设备、石油等部门。而德国对美国的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和批发业。

美德之间的双边投资主要是由市场、贸易壁垒和政策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是长期存在的,因此,两国间的投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三)科技领域。一个国家想要保持其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80年代以来,美、日、欧之间在科技领域竞争激烈。总的来说,美国在这一方面仍然占有很大优势。相应地,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整个西欧在技术上相对落后于美国、日本始于70年代。德国的情况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德国主要是在汽车、化学、机械、电机等领域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在计算机、半导体、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较为薄弱。在短期内,美德之间的技术差距仍将存在。

以上的分析表明,今后美德之间竞争加剧是必然的。德国要赶上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美国仍将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其主导地位。但德国的相对地位肯定要上升,美德间经济关系对双方而言,会比现在更重要。

注释:

(1) 参阅韦·阿贝尔斯豪译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9—40页。

(2) 参阅《世界经济》1991年第2期,第80页。

(3) 根据1990年版 *World Economic Survey* 第232页数据计算。

(4) RCA=某国某类工程产品出口在该类产品的世界出口额中的份额除以该国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制成品出口额中的份额。

(5)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90*,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90, p. 234.

九十年代美国国际金融地位探讨

黄卫平、朱文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

80年代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业在国际竞争中遭到了较大挫折；美元汇率经历了先起后跌的大曲折；投资则从净资本输出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如何评价这些变化及其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的影响和趋势，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美国正全力调整跨国银行业的地位

从整个80年代看，在跨国银行业中，欧洲银行的地位基本保持不变，美国银行大幅度收缩，日本银行大幅度向外扩张。按资产排列，现在的世界10大银行全部是日本银行，美国最大的花旗银行仅居第24位。1989年，日本所有银行的资产额已占全球的40.4%，美国银行的比例只占13.7%。美国银行业自1982年起倍受全球性债务危机的困扰，坏帐数目剧增。80年代后期又发生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危机。仅1988—1990年，就有600余家银行倒闭，其数量相当于1934—1980年倒闭银行数的总和。

美国银行业目前的动荡与它80年代以来银行法规的变化是分不开的。美国银行体系起源于1929—1933年大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它强调的是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但并不太重视竞争性。70年代末以来，美国银行开始在安全性与竞争性并重的指导思想下进行改革，先是逐步废除了限制利率上限的Q字条例，1982年的银行法案又扩大了存款机构的资金来源和使用范围。银行业务的拓宽，造成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加剧。在新环境下一些中小银行经营失败面临破产，大银行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兴起了兼并浪潮。1991年7月15日，美国化学银行和汉华实业银行宣布合并而成为总资产1350亿美元的全美第二大银行；紧接着在7月22日，北卡罗来纳国民银行与索朗银行合并为资产1180亿美元的全美第三大银行。这些兼并都是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鼓励下进行的，其目的是以此为契机推动全国经营有困难的银行采取同样行动，通过兼并，带动银行内部管理业务的改革，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和利润率。在兼并的浪潮下，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增强，银行股票价格有所上升。从已有的案例看，这种调整无疑将会促使美国银行更加成熟，调整后很可能会以守为攻，在90年代抓住有利时机在国际金融舞台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原因是：首先，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80年代美国国内利率远远高于国外市场利率，高利差的存在使得银行海外业务不如国内业务盈利高，造成美国银行资本回流，海外业务相对萎缩。目前，德国、日本等国的利率已大致等于或超过美国的利率，在利差消失的情况下，美国银行势必停止回撤资本，同时，为分散风险，将会适当扩展其海外业务。

其次，追求银行的适度规模。银行的资产规模大并不能反映出其利润率乃至经营能力的高低。按英国《银行家》统计的全球500家资产最大的银行中，利润率居于前10家和50家的都不属于资产排列居于前50位和100位的银行。(1)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资产规模大的银行，经营的业务范围广泛，品种繁多，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因而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环境动荡最为敏感，环境稍有变化，它们的业务就可能受到很大影响。而

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可以将营业范围集中在能令其取得满意收益率的市场,逐步缩小其他不能取得相应收益率的市场。

美国银行业从战后到70年代一直在世界上居于垄断地位,有着广泛的机构网络和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经验,基本上已从重视数量扩张转入了提高质量,在这一方面美国是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美国大银行的利润率,要远高于其他银行。据《银行家》统计,在全球1000家最大银行中,美国的平均利润率为11.39%,欧洲为6.73%,日本为5.12%。(2)可见,美国大银行资产规模虽已落后于日本,但其经营能力和管理经验还是胜于日本的,它只是将其业务收缩集中在能获取高额利润的地区,这反映出美国银行业已趋于成熟。

再次,当前日本银行的收缩。90年代初,在美国银行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同时,日本银行也出现了收缩。80年代日本银行的跳跃性扩展主要得益于汇价的变动、股票的增值、地价的上升及日本国内的高储蓄率这4方面因素。如今,这些有利条件已经或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业有可能从海外回撤,巩固已有的业务,完成从注重数量到提高效益的转型。

最后,银行业的国际经营环境已发生了变化。为了加强国际金融体制的健全和稳定,使不同国家的银行能够在统一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国际清算银行颁布了“巴塞尔协议”,规定到1993年各国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须达到8%以上。从全球范围看,美国银行最接近这一比例。1988年,美国银行这一比例为5.9%,欧洲约为5.7%,日本远远低于欧美只有2.7%,为了达到这一比例,日本银行不得不收缩其资产。“巴塞尔协议”的执行,意味着在新一轮竞争中,国际环境有利于美国银行而不利日本银行。(3)

二、美国国际投资地位的相对优势并未完全丧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中,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到1985年,美国成为净债务国,以后美国又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1989年,美国对外净负债已达6600亿美元。(4)

巨大的对外负债是否意味着美国国际投资的相对优势已经完全衰落了昵?我们认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国际投资领域里的相对优势应表现为既有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又有较强的吸收外资能力,即对资本的整体吞吐能力。具体到美国来讲,首先,80年代美国对外债务的增长,是美国80年代初、中期利率、汇率、赤字“三高”而外国资本涌入逐利的结果。“三高”并不是美国经济的正常状态,也不反映其内在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三高”的消失将会抑制外债的过快增长。现在巨额的对外净负债也并不反映美国的真实负债水平。因为美国的海外资产都是按当时的帐面价值计算的,如果按重置成本折换成90年代的美元,恐怕净债务额就会小得多,即使按6600亿美元的净外债额计算,也只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且美国的外债构成主要是证券和直接投资,并不像一般发展中国家那样来源于其他国政府、私人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此美国的大部分债务并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还本付息、到期还本付息,其总额比起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是很小的。美国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因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另外,美国仍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投资,其收益率1989年为15.2%(直接投资),远远高于外国对美的3.8%的收益率,(5)美国不愿过分扩大对外投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国内投资也有较高收益,可以说这是经济收益的考虑,并非美国没有能力继续对外投资。

其次,美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外资的流入。大量资本注入美国经济,弥补了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加强了投资。这些资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了就业,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国内产业的空心化,促进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如今,调整已初见成效,80年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70年代提高了两个千分点,(6)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也比全部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速度快了5%,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国资本完成和推动的,如1988-1989年美国制造业销售增长量的50%来源于外国在美公司产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目前巨额外债对美国经济的积极因素是主要的,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外债越来越大的现象,就会对美国经济的产生越来越大的副作用。

与游资充斥的80年代不同,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在90年代国际资金供求关系和资本流向有可能发生较大变化:1.日本、德国两个80年代的主要资本输出国,近年来国际收支顺差急剧下降。日本在1990年已成为资金净流入国。2.中东地区资本流向逆转。8年的两伊战争与刚过去的海湾战争,使中东传统的资金输出国元气大伤。3.苏联、东欧各国为了摆脱经济停滞,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而这些国家本身资金短缺,资金市场发育不健全,势必要依靠国际资金,这无疑对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另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金紧张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债务危机发生后,许多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冻结了对它们的贷款。从长期趋势看,发展中国家仍将是国际资金的重要需求者之一。

因此,在90年代将面临世界性的资金短缺的同时,美国的利率优势已不复存在。80年代里美国的利率平均比德国、日本分别高3和4个百分点,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分别高2和3个百分点,(7)现在日、德利率已高于美国了。在利率的直接作用下,德国、日本的外资开始回流,仅日本1990年就从美国抽回了90亿美元的资金。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美国净外债额上升的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随着各国对资金争夺的日趋激烈,国际投资地位“优势”的基础将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而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地位将是良好投资环境的保证,加上它又有最大的海外资产和很高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所以还不能说它的国际投资优势已经完全丧失。

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C 多元化结构将继续维持

考察美元的国际地位,离不开对美元汇率波动趋势的分析。美元汇率在80年代经历了先升后降的波折:80年代初到1985年上升了约60%左右,到1985年2月22日达到最高点——1比263.15日元和1比3.396马克,以后呈下跌势头,最低降到约为1比120日元和1.45马克,以后汇率虽有所反弹,但升势不强,始终没有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美元汇率在90年代的变化趋势将会如何?我们认为,目前美元已跌近谷底,只要美国不再发生高通货膨胀率,或有意使用汇率武器,其汇率继续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有可能在已有的最低点以上波动。

首先,目前美元对日元、马克的汇率已被低估了约为20%-40%,这是近几次美元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据1991年《国际金融统计》报道,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一美元相当于200日元和2.39马克的购买力,如果今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能保持较低水平,且不出现突变,美元是不太可能再继续大幅度下跌的。近几年日本、德国强劲的内需增长表明,它们与美国通货膨胀率的差距也不会再像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样大。另外,如果美国有意进一步降低汇率的话,在美国利率优势已经丧失、外资开始撤离美国的条件下,必然会影响国外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加快外资撤离步伐,这对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的美国经济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政府对80年代中后期奉行的低汇率政策很可能重新考虑。最近,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美元汇价太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是某种信号。

其次,使美元汇率下跌的原因之一的外贸逆差在80年代的最后三年已逐步减少,而促使日元、马克汇率上升的两国贸易顺差最近也相应大幅度下降。1990年,美国的贸易逆

差已降至1080亿美元,对欧共体贸易还出现了15亿美元的顺差,这是10多年来的第一次。(8)海湾战争的胜利,无疑将推动美国的出口。据报道,美国公司已获得了科威特重建工程项目合同总金额的70%,这意味着为美国赢得了数百亿美元的出口。

最后,美国经济已逐渐从衰退中走出谷底,这有助于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近来的一些统计表明,相当长时期内一些一直不尽人意的经济指标已开始有了微弱回升。如5月初美国公布失业率已由3月的6.8%降至4月的6.6%,这是近年来失业率持续升高后的第一次下降;6月份外贸逆差仅为37.9亿美元,这也是8年来逆差最低的一个月;第二季度通货膨胀率为3.0%,同样是几年来最低的物价上升;4月17日,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收盘价首次突破了3000点,反映了投资者的乐观态度。美国经济的复苏意味着今后一段时期里经济基本上能出现正常的增长。同时,日本、德国预计近两年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以进行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的消失也将有助于美元保持坚挺。

既然美元汇率能保持坚挺,那么美元的地位将会如何变化呢?我们认为,在国际货币结构中,以美元为主导的美元、日元、马克三足鼎立的局面在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维持,任何一种单一货币都无法取代美元的地位,但欧洲货币单位(EUE)和特别提款权(SDR)等复合货币的作用将会有所增强。

从美元作为价值尺度来看,1991年第1季度各国在确定汇率时,盯住美元的有27个国家、盯住特别提款权的有6个,盯住马克的只有一个,盯住日元的则没有。在国际贸易中,黄金、石油以及许多战略性初级产品、原材料甚至制成品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以马克或日元结算的比例很小,甚至日本自身的进出口在1988年以日元结算的比例也分别只有13%和34%。(9)随着世界的变化,单一货币作为国际价值尺度,已不可能很好地执行这一职能,所以作为国际价值尺度,日元、马克的地位不会有太大的上升,而美元的比例将会有所下降。币值比较稳定的特别提款权和欧洲货币单位的作用估计将日益上升。

从作为国际的价值储存手段看,美元在80年代的地位有所削弱。1988年美元、马克、日元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分别为63.3%、16.2%、7.2%,而1980年这一比例分别为67.3%、15.2%和4.4%(10)。可见,日元、马克虽有所上升,但比起美元来还相差很远。但是如果把1979年出现的欧洲货币单位单独计算,1988年美元的比例是54.5%,欧洲货币单位的比例占到了12.2%,大大超过了日元的6.7%。(11)所以80年代美元在国际储备中下降的部分大部分由复合货币取代而非日元和马克,预计90年代这种趋势将会继续下去。

美元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继续保持重要地位,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在取得这种主导地位之前,它们的货币是很难取代美元的地位与作用的。另一方面,日本、德国的货币政策历来都非常重视反通货膨胀,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日元、马克大量流出本国,进而失去货币政策的主动权,这将在长期内制约着日元、马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的上升。复合货币虽然没有这种制约,但目前它们毕竟只是一种记帐单位,其实体与形式是分离的。因此,尽管凯恩斯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提出建立一种国际货币(班柯)作为世界关键货币,但由于民族、政治方面的原因也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设想。今天乃至可以预计的将来,用已有的复合货币取代美元的地位也是很难实现的。

四、财政赤字与美国国际金融地位的关系

多数人认为财政赤字对美国的影响是消极的,我们同意这一看法,但同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对此问题从其他角度进一步分析。表1是美国1981—1991年部分重要经济指标及其变化情况。

表1 1981-1991年美国一些重要经济指标

(括弧中数字为与上年变动数)

单位:10 亿美元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当年价格) 国民生产总值	3053	3166	3406	3772	4015	4241	4527	4881	5233	5465①	
值较上年增长	1.9	-2.5	3.6	6.8	3.4	2.8	3.4	4.4	2.9	0.9①	
率(%) 联储平均贴现	13.42	11.02 (-2.4)	8.05 (-2.97)	8.80 (0.75)	7.69 (-1.11)	6.33 (-0.36)	5.66 (-0.67)	6.20 (0.54)	6.93① (0.73)	6.98① (0.05)	6.00 (上半年)① (-0.98)
(%) 通货膨胀率	10.4	6.1 (-3.7)	3.2 (-2.9)	4.4 (1.2)	3.5 (-0.9)	2.0 (-1.5)	3.6 (1.6)	4.1 (0.5)	4.6① (0.5)	4.6① 0	4.0(上半年)① (-0.6)
合外币)日元 汇率(美元)	203	235 (32)	232 (-3)	251 (19)	201 (-50)	159 (-42)	123 (-36)	126 (3)	140 (14)	145② (5)	136(上半年)② (-9)
马克(马克)	1.96	2.38 (0.42)	2.72 (0.24)	3.15 (0.43)	2.46 (-0.69)	1.94 (-0.52)	1.58 (-0.36)	1.78 (0.20)	1.87 (0.09)	1.62② (-0.25)	1.63(上半年)② (0.01)
贸易差额	34.6	38.4 (3.8)	69.2 (30.8)	122.4 (53.2)	133.6 (11.2)	155.1 (21.5)	170.3 (15.2)	137.1 (-33.2)	113.9③ (-23.2)	108.1③ (-5.8)	34.0(上半年)③
财政赤字	78.9	127.9 (49)	207.8 (79.9)	185.3 (-22.5)	212.3 (27)	221.2 (8.9)	150.4 (-70.8)	155.1 (4.7)	152.1 (-3.0)	220.5③ (68.4)	300.0(为全年估计)
民生生产总值比 财政赤字占国	2.6	4.1	6.7	4.9	5.3	5.2	3.3	3.2	2.9	4.0	

资料来源:①据《现代商业概览》1991年1、2、7期推算。②《OECD主要经济指标》1991年第8期。③《国际金融统计》1991年第7期。未注明出处者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88、1989、1990年版。

该表显示出,财政赤字的变动与贴现率的变动、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汇率的变动及贸易差额的变动并无较明显的相关性,这意味着美国财政赤字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确有加以重新分析的必要。

根据拉弗曲线的解释,政府以低边际税率获得的税收量会高于低产出高税率条件下的税收量。但美国减税的实际后果是,政府在降低边际税率后所获得的税收增量并没有预期的大,而政府开支又没能压缩下去,从而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从上表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在货

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指导下的里根、布什政府的财政赤字，与过去凯恩斯主义下主要因政府扩大购买出现的引起滞胀局面的财政赤字是有区别的。就目前而言，一定存量的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在目前条件下，有可能支持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

首先，80年代美国推行的经济政策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在外国投资的帮助下，维持了近8年的（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连1990—1991年发生的经济衰退也并不很严重。从经济角度分析，如果单纯为了平衡财政预算而大幅度增税，势必会影响人们的投资预期心理和劳动积极性，造成经济增长缓慢，这是美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但这却是长期以来美国必须持一定比例财政赤字的基本原因。

其次，从美国财政赤字的弥补方法看，并不必然引起通货膨胀。美国财政赤字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债券获得补偿的，大部分投资者购买利率较低的政府债券的目的是保值而不是投机。1991年财政赤字预计将达超纪录的3000亿美元，但联储再贴现率已降到5.0%的最低点，通货膨胀率第二季度只有3.0%（12）。这说明美国的巨额赤字并不需配以高利率来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大量低收益的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也说明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前景看好。

最后，从预期心理看美国是能承受一定量的财政赤字的。简言之，财政赤字无非是把将来的钱挪借到现在用，政府为此支付一定的利息。当然，过量的赤字积累也会引起政府无法支付到期债务，造成一国财政的崩溃。目前，美国的国内经济债务率约为60%，虽已很高但仍远远低于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每年支付国债利息1500—2000亿美元，约占预算总出的15%左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尽管很多，但美国对此还是能够承受的，对每年2000亿美元左右的财政赤字也是能承受的。

五、金融工具与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的关系

60年代以来，尤其在80年代，西方各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创新浪潮，诞生了许多新型的金融工具。使资产形式增多，各种形式之间更易于转换，变现能力增强，越来越体现出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三性”原则，是金融业成熟和竞争力加强的体现。具有先进的金融工具，意味着一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措资金，又能赢得较高利润和减少风险，从而能在国际金融领域里保持有利地位。

美国金融体制历来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体现在诸如双轨银行制度和单一银行制度，即国民银行与州银行并存，受不同的法律和条例的约束，商业银行不得跨州设立分支机构，以及法律管制系统复杂且分散，实行多头多层次的金融管理。另外政府只注重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和社会效益而不注重其经济效益，要求银行业与证券业相分离。联邦储备保险制度在客观上也制约着银行的活动，等等。

由于美国金融管理上的诸多限制，迫使美国各金融机构在外国的竞争面前，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力图通过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打破或绕过原有法规的限制，以求生存和发展。1961年美国花旗银行发明了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CDs），既突破了Q字条例又有可转让性；后来又发明了为大公司服务的回购协议（RAs）和小额回购协议（Retail RAs）以及银行持股公司发行的商业票据（CPs）。70年代为一般居民创立了一系列生息结算帐户，主要有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s）、可转让支付命令帐户（NOW a/c），电话转帐制度（TTs）、货币市场存单（MMC）等等。80年代新银行法通过后，又有小储户存单（SSC）、协定帐户（Sweep, a/c）、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和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帐户（Supper Nows）等一系列创新问世。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美国首先将商品期货交易技术应用于金融业务中，各种期货、期权等新金融工具相继进入金融市场，大大降低了风险的危害。\$从历史上看，金融工具的创新和应用一般都发源于美国，然后传到欧洲，最后才到日本，这样的传递

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预计90年代金融创新活动将会继续下去,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业将会继续走在前列,新工具将具有越来越多的可变通性,既可融通资金,又可作为资产的持有形式,同时也具有更大的安全性,总之,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证券化的90年代,哪个国家能率先掌握先进的金融工具,它就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取得主动。在这方面,美国走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前面。

六、世界政治格局与美国国际金融地位的关系

50年代以来,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遭受战争削弱的西欧、日本的恢复和发展,其国际地位相对地削弱了。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综合国力仍将超过其他国家,日本、德国等想从总体实力上很快接近美国是很难做到的。从全局看,长期作为美国对立面而存在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发生巨变后,美国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竞争将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但并不能排除世界发生局部动荡的可能性。目前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很多,问题错综复杂,随时可能爆发激烈的局部争端,引起国际环境的动荡。日本、德国虽然在经济上已是大国,但尚难从容应付巨变;加之资源有限,能源、原材料都需大量进口,对世界政治的波动非常敏感。而美国则不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及资源优势,又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旦发生大规模长期的危机,只有美国能成为各国资本的避风港,国际金融地位无疑会提高。因此,在考虑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时,不应忽视国际政治环境这个外部因素的潜在影响。未来一旦出现大规模持久危机,只有美国能保持自身强大的国际金融地位不受冲击,而且,欧洲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结束形成的有利条件,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取得了霸主地位,并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达到了巅峰。60年代中期以后,随西欧、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先优势被缩小了,并且受到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放弃一部分风险大的竞争机会是正常的和合理的,这是金融业成熟的体现。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国际金融地位的相对优势依然存在,其他国家是无法取代的。

注释:

(1) 张雪冰:“70年代以来世界大银行的发展变化”,《南开经济研究》,1991年第2期,第52页。

(2) 林进成:“1988年世界最大1000家银行的简要分析”。《世界经济情况》,1990年第9期,第2页。

(3) 作者据(2)推算得出。

(4) (6) 丁浩金:“试论美国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经济》,1991年第5期。

(5) 黄苏:“对美国国际投资地位的剖析”,《世界经济》,1991年第1期,第36页。

(7) 根据80年代各年《世界经济年鉴推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储玉坤:“浅析美国对欧共同体贸易变利为顺的原因”,《世界经济》,1991年第5期,第46页。

(9) (10) (11) 《国际金融专论》,钱荣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18—23页。

〔12〕《现代商业概览》，1991年第7期。

美国在危机中——美国是否衰落论战述评

【题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哈佛大学 Ernest R. May 教授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注尾】

徐国琦

作者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研究生

美国会衰落吗？这是美国短短200余年历史中一个长久的话题。熟悉美国历史的人也许会同意的这样一个观点：“天定命运”、“扩张”、“衰落”是理解美国的未来的关键词汇。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担心过美国的未来衰落。美墨战争、美西战争前后美国人也大喊过一阵“应承担天定命运”，向外扩张否则美国就要衰落的论调。进入20世纪后，在美国关于衰落的议论更是屡见不鲜。1957年苏联卫星的上天，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元的贬值和与黄金脱钩等一系列事件发生时，美国人都惊呼过美国在衰落。而且，至少从约翰·F·肯尼迪以来，衰落这个名词竟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中，成为政治名词。如是而观，世人实在不应对美国人的衰落论调作“泰山崩于前”的惊乍了。

然而，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关于衰落的辩论在内容、性质及背景诸方面都大大有别于从前。如果说，19世纪美国人的所谓衰落说法反映了美国人的狂妄自大，80年代以前的衰落论调暴露出美国人的缺乏自信的话，那么，目前这场方兴未艾的围绕美国是否衰落的论战则是“狼真来了”的心理写照。

这场论战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如果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问世作为这场论战的开端的话，〔1〕这场论战的结束尚无尽头。新的专著、新的文章正源源不断问世，加入论战之列。二是影响大。政界要人、学术名流、工商巨子、寻常百姓均卷入这场论战之中。甚至一些外国人都卷入了。如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法国人M·杰奎斯·阿提尼（Jacques Attali）都为此撰写过论著〔2〕。三是辩论已深入到美国的政治之中。1992年的大选实际上就是围绕如何应付美国衰落或危机展开的。〔3〕更耐人寻味的是，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也就衰落问题向布什挑战。〔4〕

本文旨在对目前美国衰落问题学术论战予以客观介绍，并就其中主要观点、方法加以简要分析、评论。

一、衰落学派的观点

保罗·肯尼迪是衰落学派的主要代表。两大学派的论战也是由他首先定下基调的。一般而言，衰落学派和未衰落学派实际上是围绕着他的观点及议论框架进行发挥或以之作为矢的予以批判的。肯尼迪俨然是衰落学派的旗手。

肯尼迪有关美国衰落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畅销书《大国的兴衰》及相关文章中。其主

要观点是：虽然美国今天在世界经济、军事、外交方面仍执世界牛耳，但由于“帝国阵线过长”效应的影响，美国在世界总产值、贸易、高科技等项中所占的比例日趋下降，处于衰落状态。并正步历史上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大国衰落的后尘。美国决策人今天面对的将是“一个长期的尴尬现实：即今日美国国家实力已经远远不能同时保卫美国所有全球利益和承担所有义务”（5），衰落已成为事实。美国目前能做到的只是如何“体面地”让衰落速度下降变缓而已（6）。肯尼迪建议美国正视现实，让外交政策中“实力与义务”相称。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应削减军备，减少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吸取历史上大国衰落的教训。（7）。

除肯尼迪外，属于衰落学派之列的包括大卫·卡列奥（David Calleo），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弗雷德·伯格斯顿（Fred Bergsten），斯梯芬·S·柯恩（Stephen S. Cohen），约翰·兹斯曼（John Zysman），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托马斯·麦考密克（Thomas McCormick），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阿伦·弗雷德伯格（Aron Freidberg），曼柯·奥尔森（Mancur Olson），理查德·罗斯克伦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人。他们各自著书立说，从各种角度解释美国为什么衰落及怎样才能避免进一步衰落。殊途同归，可谓是这些人著作的共同特点。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将每个人的观点一一予以介绍。这里仅择几位有代表性作者的观点介绍一下。

卡列奥关于美国衰落的代表作是《美国霸权之后：西方同盟的未来》。卡列奥认为，美国已开始相对衰落（8）。而且，“由于经济不景气及管理不当，相对衰落将开始转为绝对衰落”。（9）对于衰落的主要原因，卡列奥虽然赞成肯尼迪的说法，即系“美国义务过分延伸”所致（10），但认为美国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的弱点也是导致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11）。他还从分析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出发，认为美国衰落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美国大力扶植日本、德国势力，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其结果必然要导致美国本身地位下降。所以，美国的衰落是战后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体现，而非“失败”的结果（12）。

伯格斯顿也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已经衰落。原因是美国过分依赖外国经济力量但又无力对外国经济实力予以操纵，加以影响。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生产率较日本、欧洲诸国要低。（13）

历史学家麦考密克和社会学家沃伦斯坦则从世界体系论角度来分析美国的衰落。在沃伦斯坦看来，大国衰落是一个必然的循环过程，周期发生。如威尼斯在1550年前后衰落下去，荷兰在1660年前后衰落，英国在1873年后衰落。美国衰落发生在1967年（14）。麦考密克在其专著《美国半世纪》里对沃伦斯坦的说法加以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从历史上看，霸权在性质上是一种“现象”。其本身“包含着导致经济灾难的种子”。因为维持霸主地位需要经济和军事优势。（15）而这两者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迫使核心大国总是位于“22条军规”的尴尬处境。要维持霸权，须维持强大的军事实力。这势必要影响经济发展，减弱经济竞争能力。反之，如裁减军备，以加强经济，则霸业难保。100年以前的英国就这样被这种矛盾拖垮，现在轮到美国重蹈覆辙了。（16）

顺便提一下，虽然麦考密克的分析方法在实质上与肯尼迪并无多少差异，二人都是从分析经济与军事关系入手的，但麦考密克却强调他的方法与肯尼迪等人存在实质上分歧。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肯尼迪及其他现实主义者来说，“经济权力只是扩大国家影响的一个工具，而非动因”。而他本人则恰恰相反（17）。

上述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美国衰落难以逆转的看法。但还有一部分学者，虽然也认为美国已经衰落，但并不认为这种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如果美国采取有效措施，改弦易辙，美国仍有可能重新回到霸主地位。

吉尔平即属于这一类学者。他认为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一意追求本身利益得失，而不顾国家大局所致。从而造成消费大于生产和投资，以及海外义务负担过重等现象。如果美国能克服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衰落是可以避免的（18）。

弗雷德伯格虽也站在肯尼迪衰落学派的旗下，但他不赞成肯尼迪的“帝国阵线过长”的

理论。他认为，国防开支或军事负担并不是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军事负担充其量只不过使美国已经衰落的局势变成更严重罢了。他认为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国内政策与政治。如增加福利、扩大消费等都是导致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19）。

罗斯克伦斯的《美国经济复兴：一个新的大胆战略》可能是美国虽衰落但可挽回阵营里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罗斯克伦斯从很早时候起，就一直留意美国的权力消长问题。早在1976年，他就主编过一本叫《作为普通国家的美国：其外交政策及未来》（康耐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美国称霸的时代已经“结束”。（20）就外交政策中“负担及义务来看”，美国“现在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普通国家”了（21）。

1987年，罗斯克伦斯又出版了另一本代表他衰落论调的书——《贸易国的兴起》。其主要观点是，由于美国及苏联沉湎于紧张的军备竞赛，这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发展，从而促成了一批新的成功的贸易国家应运而生。这批贸易国家在经济上巨大的成功，迫使美国进入衰落期。（22）

然而，在《美国经济复兴》一书中，虽然他仍认为美国处于衰落状态，但过去的那种悲观调子则完全不见了。如果以前可以称其为不折不扣的“衰落”论者，现在由于该书的出版，则应称之为“衰落—复兴”派了。在这本书中，尽管他还是用了一定篇幅谈美国正步历史上英国等大国的后尘，在经济、科技、贸易方面正在衰落，（23）但全书的基调似乎不是分析美国为什么衰落，而是集中在它怎样才能复兴方面。罗斯克伦斯认为，美国衰落固然是事实，但美国“能够而且将会复兴”。“在对政策采取重大调整之后，它将重新恢复处理国内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能力，并在未来的岁月里，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24）。目前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刺激美国调整经济和政治体系，给美国领导人提供改革之机。（25）而且，现在的国际形势也对美国有利。所以，美国目前的衰落只是一个“新生的序曲”。（26）

罗斯克伦斯关于应付衰落的主要建议并不新鲜，无非是削减联邦赤字，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储蓄，增加科研及发展方面的投资，鼓励美国商人及金融家重视长远利益，要有长远目标等等。

关于美国的长远目标，一位年轻的学者戴维·亨德里克森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书，书名叫《美国战略的未来》。他认为美国长远目标的核心应是“目标与手段的平衡”。亨德里克森指出，自70年代起，美国就出现了“目标与手段”的脱节，他称之为“李普曼鸿沟”。正是这种鸿沟，导致美国的衰落。（27）

二、未衰落学派的反驳

未衰落学派主要是反驳衰落学派的观点而兴起的。其主要反驳对象是肯尼迪。两大学派的主要分歧当然是美国衰落和未衰落的问题。未衰落学派主要从下述几个方面反驳衰落学派的基本观点：

一、错误的历史横向比较。未衰落学派不同意包括肯尼迪及其他一些衰落学派成员关于美国正走英国等历史上大国老路的说法。认为这种类比方法是不科学的甚至错误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便公开撰文批评这种类比，提醒美国人“当心”（28）。不过对这种类比批评最激烈的恐怕要算哈佛大学小约瑟夫·纳伊（Joseph Nye, Jr.）教授。纳伊认为今天的美国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至少有四个基本不同的地方：第一，霸权的程度不一样。纳伊与他的哈佛同事罗伯特·科霍恩（Robert Keohane）均认为，“英国从未达到美国在1945年后在世界产值比重方面所占的比例”。今天的美国仍旧能保证美国本身及国际社会的安全。但英国当时很难做到这一点；第二，美国比英国在依赖外部世界方面程度要小。例如，进口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但进口在1914年英国的GNP中

所占比例高达25%。两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大不相同。即使在大英帝国达到强盛顶峰的19世纪70年代,其所占世界经济比重只名列第三。然而,今天美国的名次仍遥遥领先。比最接近它的竞争者的GNP还要多出近一倍;第三,美国今天在国防义务方面比英国当时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第四,两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也大不相同。当时美国、德国、俄国都是英国经济、军事上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但今天,没有国家能在军事上、经济上严重威胁美国。而且,拖垮英国的不是大英帝国本身,而是德国。(29)

二、错误的历史纵向比较。未衰落学派中不少学者认为,肯尼迪等衰落论者把今天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相比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1945年美国达到权力顶峰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这种“非正常”的现象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效应”造成的。因为二战把主要大国拖入极端的暂时的衰弱状态,而未受战争损害的美国相应上升到“非正常”的强盛地位。随着其他国家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美国地位有所下降当然也是正常的。根据纳伊和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塞弥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人的说法,“二战效应”大约延续了25年左右。所以,到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产值、贸易中比重跌落,不过是回到自然状态而已。(30)用亨廷顿的话说,这不是“衰落”,而是一种“调整”,是某种“恢复”。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将这种所谓的“衰落”视为“调整”,“更能接近美国的现实”。(31)纳伊对此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称处于“二战效应”影响下的美国就像一个街道中称王称霸的小男孩。他的横行乡里只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其他小孩都得了流感。一旦他们从流感中恢复,小男孩的影响下降便是自然的了。(32)所以纳伊认为,“一旦别国经济健康恢复,美国的优势地位注定要下降”。(33)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也撰文指出,美国的这种衰落不仅正常而且是美国有意造成的。“因为1945年以后的世界格局完全是不正常的。为此,美国尽力帮助西欧、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发展经济。结果必然是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34)

既然将今天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相比不对,那么与哪一年比对呢?纳伊倾向于1938年。因为这一年正好是二战爆发的前一年,未受到“二战效应”的影响。其地位可以代表美国实际水平。美国在世界产值中所占比重在70年代中期后摆脱掉“二战效应”的影响,趋于稳定并延续至今,回到了应占的地位,即与1938年时其所占的比重大致相同甚至高一点。(35)兰德公司的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也持同样的比较法。他写道,“如果使用更确切和更有代表性的参照年份——比方说60年代中期(或二战前的年份,如1938年)——我们便可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即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在‘那时’与‘现在’大致相同,约为22%到24%左右”。(36)

三、“帝国阵线过长”理论不对。未衰落学派不同意用所谓“帝国阵线过长”理论来证明美国的衰落,认为与事实不符。在未衰落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看来,美国今天的国防开支比过去下降而不是上升。美国今天在海外承担的政治和军事负担也较50—60年代要轻得多。(37)美国今天的国防开支大约为6%左右,但在冷战期间曾高达10%。所以,理查德·哈斯认为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美国“帝国阵线过长”。他甚至斥责衰落派要求美国削减军备、减轻国防义务负担的建议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因为这种建议有可能导致对美国不利的世界均势局势的变化,从而浪费更多的美国人力和物力。(38)

正是从以上三个根本分歧出发,未衰落学派认为美国没有衰落。衰落学派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他们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和理论。不过,在未衰落论者之间对于看问题的角度,解释方法等方面也有分歧。大致归纳,大约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美国根本就没有衰落,美国今天仍是头号大国。或者如果说美国权力有所起伏,但美国的基本霸主地位并未动摇。即使有暂时的衰退现象,也没有什么害处,容易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美国尚未衰落,但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尽快、妥善解决,前景则不容乐观。

本·J·瓦滕伯格(Ben J. Wattenberg)和查尔斯·克劳斯谟(Charles Krauthammer)

等人大概可归于持第一种意见者之列。瓦滕伯格的新书《第一个全球国家》集中体现了他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意见。该书实际上是他的专栏文章选辑，无完整体系，体裁零散，内容尚有不连贯或矛盾之处。但有一点却很明确，那就是他清楚表达出美国从未衰落的观点。他在书中明确宣称：“我认为有关美国衰落的说法是胡说八道”。（39）美国不但未衰落，而且会在海外影响越来越大，国内社会将变得更好。它不但是头号大国，而且正成为“第一个全球国家”。（40）他号召美国继续积极干预国际事务，奉行“新天定命运主义”，继续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

克劳斯谟与瓦滕伯格殊途同归。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单极时刻》中声称，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的特征是世界不是多极化，而是单极化。“现在是单极时刻”，目前世界权力的中心是在“无法挑战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国家能够与美国抗衡。克劳斯谟比瓦滕伯格聪明之处在于他承认美国目前存在经济问题。但认为这种经济上的危机无损于美国的“单极”地位，因为经济力量虽是维持大国地位的一个必需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克劳斯谟认为美国能够维持单极地位在于它是唯一的拥有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多项优势的大国。既然美国是处于“单极”地位的超级大国，何以解释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国务卿及财政部长在全世界托钵化缘的现实？克劳斯谟承认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经济衰退将最终影响到美国的“单极地位”。但他不同意这种经济衰退是“帝国阵线过长”造成的。他认为衰退的根源在美国国内，如低税率、低储蓄率、生活水准太高等。在他看来，美国积极卷入国际事务不但不会引起国内经济衰退，反而促进经济增长，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一个开放的安全国际环境。（41）

纳伊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亦可归于第一类意见之列。尽管他的论战著作可能是未衰落论者中最有体系、最为复杂的。纳伊完全不同意美国衰落的看法。指责衰落论者对美国问题的“诊断”是错误的，减轻美国的国际义务的负担的主张恰恰会造成美国的衰落而不是避免衰落（42）。纳伊还指责衰落学派把“对外力量的削弱”与“内部衰退”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纳伊认为，尽管美国存在许多问题，但并未衰落。他批评衰落论者用过分夸张或虚构美国过去的强盛来证明今天的衰落（43）。纳伊强调美国在过去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经济上“从未成为十足的霸主国”。（44）美国今天存在的问题在过去也存在，有时甚至更严重。美国今天纵有衰退迹象，那也是美国战后政策使然。因为美国在战后“并非追求称霸盟国，而是倾向于促进它们的经济振兴和建立一个遏制苏联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衰退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而不是衰落的标志（45）。

纳伊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即新的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实际来分析美国力量的性质变化和衰落问题。他认为衰落论者并未弄清美国力量的真正所在。纳伊认为美国力量由两部分组成：硬力（hard power）及软力（soft power）。硬力指军事、经济等力量。软力包括社会的弹性、阶级的流动性、经济的开放性，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等。美国在这两种力量特别是软力方面，处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衰落论者只看到美国力量的硬的一面，而忽视了其软的一面。而在今天的这种互相依存的国际关系形势下，软力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美国目前应注意的正是加强“软力”优势。（46）正是从“硬力”与“软力”概念分析，纳伊得出结论说美国不但毫无衰落，而且正处于上升状态。也正因为新的国际形势及美国两种力量的综合优势，纳伊声称美国不但不应从国际事务中退出，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将“注定”承担“领导”地位。（47）

未衰落学派中的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可更确切地称之为“复兴”论者。在他们看来，目前美国的问题并不像衰落论者指出的那样严重，并未达到衰落的地步，或虽过去有点衰落迹象，但现正在复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防衰落之患于未然。《华尔街日报》记者凯伦·E·豪斯（Karen Elliot House）更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她这样写道：“经济力量理所当然地最终依赖人口资源”，而美国拥有这样的资源。美国经济上的主要竞

争对手日本则正处于老龄社会,又缺乏外来移民。正是这种有利的人口资源,可以帮助美国“恢复”国家活力,让“美国之梦永存”(48)。

亨廷顿亦可归于“复兴”派之列。他认为说美国衰落是错误的,因为美国并没有衰落。美国在国际上影响力下降是因为美国与别国之间的力量鸿沟在缩小,因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比以前更冷酷无情的世界。他虽然承认美国存在经济衰退,但批评衰落派的分析经不起推敲。在他看来,美国出现的困境不是“帝国阵线过长”,而是卡特、里根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消费主义,而不是军事主义,是美国力量的威胁”。亨廷顿认为这种政策失误将会并能够得到纠正。他认为,对一个大国的真正考验是它的“复原力”。而美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比别国拥有更强的“复原力”。(49)

美国NBC晚间新闻评论员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是未衰落学派里一个特别的人,观点也很有趣。他在《危险与希望:对美国的评论》一书里写道,“本书不属于衰落派”,“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力量促成美国衰落”。美国的确存在严重危险,但这种危险的存在是美国“自己的错”。美国人既然造成了错误,他们也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不是衰落论者”,但是一个“受惊的乐观主义者”。(50)

钱塞勒的“受惊”的确有许多理由。因为他发现“美国的事情很糟”。(51)在国外,它受到严重挑战,在国内,生活水准下降,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教育体系紊乱等等。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不是由“帝国阵线过长”造成的,而是由于美国领导人处理不当或“放任自流及漠不关心”。

钱塞勒的结论是,美国并未衰落。现在的危险虽很大,但“希望更大”。它需要的是马上行动,正视危险及“成功的信念”。(52)他相信美国人一旦觉醒或受到惊吓后,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53)

亨利·诺(Henry Nau)也不赞成美国衰落的说法。认为说美国衰落“只是一个谜而已”。美国目前的经济衰退,只是由于缺乏“目的或政策”的“人为错误”,是可以补救的。批评美国衰落派忽视了美国仍有多方选择的余地。只要美国信仰并实行自由市场政策,一切都会好起来(54)。霍夫曼也认为声称美国衰落的人忽视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一事实。在今天变化了的世界体系里,美国虽未真的衰落,但“已无力控制”世界。美国今天能做到的是“领导”而不是“统治”世界。(55)

在本节的最后我须提一下唐纳德·纽霍特兰(Donald Nuechterlein)的观点。纽霍特兰在他的最新著作中《美国重新受命》(遗憾的是,这本书在谈到中国时,出现了许多不该错的错误)中,试图在衰落问题论战中保持中立姿态,例如他在书中表示同意纳伊的观点,认为美国在90年代仍处于上升状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但他也表示赞成肯尼迪的意见,认为由于美国全力投入冷战中,忽视了美国的经济基础,造成美国在前十几年的衰落。不过,他的基本观点仍属复兴派之列。他指出,美国虽衰落过一阵,但在1981—1989年期间已得到恢复。在1990年4个综合指标(国防、经济、外交及价值观)方面,美国至少在三个指标中的地位甚至比25年前还好。只有经济指标一项较1980年差。但这一项是完全可以得到改善的。他认为美国在90年代的任务是如何把80年代的力量复兴维持下去。所以,纽霍特兰的观点是美国现在根本不是衰落,而是情况很好。(56)

三、几点评论

论战双方表面上看,似乎旗帜鲜明,观点对立,但实际上,却是同多异少。在许多问题上,双方并无实质分歧,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表达的是一个硬币的不同面罢

了。例如，纳伊总是说衰落学派“强调（美国）大帐簿上的消极面，但它还有另外的一面”。（57）双方的论战有时颇有抬杠之嫌。强调哪一面或从什么视角看问题是双方方法论上的重大区别，而不是观点上的实质差异。实际上双方都同意，如果以1945年为参照系，美国今天的地位确实在下降。美国今天确实有许多严重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是事实。问题是如何分析这种事实。双方的争论似乎可以归纳为这样的数学表达法。即（以1945年为100），衰落派认为美国今天的力量库里X%是空的。未衰落学派则认为美国力量库中，（100-X）是满的。双方的论战实际上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的。一是X究竟多大？二是该不该以1945年作参照系或以什么作参照系？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要的一点是要采用一种标准的尺度来衡量。遗憾的是，双方正是使用了不一致的尺度。如果论战双方总是用不同的尺度来测量美国的力量库，大概永远不会正确回答美国是否衰落问题。

在怎么比较上论战双方也同样出现分歧，而同什么比较或怎样比较是问题的关键。如前文指出，衰落学派喜欢同1945年比。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一书中明确写道：美国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正迅速失去1945年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相对比重。”要认识美国相对衰落，“最重要的事实”是应“提1945年”。（58）诚然，同1945年比，人们很容易得到美国衰落的结论。连纳伊这位未衰落学派的主要发言人也承认，“毋庸置疑，美国在20世纪末的今天比在20世纪中期的力量要小得多”。（59）但纳伊他们并不同意用1945年作参照系。他们觉得1938年作为参照系较好。但是选用1938年也有问题。这就是1937—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其世界产值中的比重、出口份额在这一年比通常年份又小得多。当时由于各种原因的作用，其他国家则躲过了这场危机。所以，双方的参照系选择都有重大误差。一个是故意把参照系定得太高以说明美国今天的衰落，另一个则有意把参照系定得过低，来证明美国并未衰落。

现在可以算出双方对X多大的答案了。如果选用1945年为参照系，这个X似乎很大，大到甚至超过50%。但要用1938年为参照系，则这个X很小，小到几乎是零甚至是负数。而且X多大的问题还涉及到双方的统计方法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比较方法问题。纳伊采用近几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一些机构的统计方法，即使用各种币值的实际购买力而不是汇率来比较各国GNP的大小。他的《注定领导》一书即主要采用这一统计方法。得出结论是美国在过去15年里所占的世界产值比重，甚至在7个主要经济大国中所占的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但肯尼迪仍采用汇率来统计美国的经济力量。两种方法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用汇率来计算的话，日本的GNP已达到美国的60%左右。但要用实际购买力计算的话，则只有美国的40%了。两种方法哪种为佳，是否都各有利弊，这当然不是肯尼迪、纳伊等人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经济专家的事。但我的怀疑是，如果论战双方总是用不同的参照系，不同的统计方法来说明共同的问题，恐怕双方的论点都有似是实非的嫌疑。

看来，论战的关键还不是哪一年为参照系或采用哪一种统计方法问题，关键在于论战双方怎样给关键词“衰落”（decline）和“力量”（power）下定义。双方在定义上都有些问题，有很大的分歧。

首先是“衰落”包不包括国内社会、经济、文化、伦理、政治等方面的恶化及在国际社会影响力下降（包括GNP、贸易比重、外交影响等）两方面内容？或者说衰落只是一种外部力量对比，与内部恶化本身没有特别的直接联系？著名学者雷蒙德·阿龙认为，内部衰微与外部实力下降是两码事。“衰微（decadence）暗含价值判断”，“衰落（declin）则描述一种实力关系”。（60）纳伊在其对美国力量进行评估时，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一定义。他认为“衰落”本身不包括“内部恶化”问题，应把“衰落”视为“一种力量关系”。（61）所以，即使美国内部事务糟糕，只要外部力量关系没有“衰落”，就不能说美国衰落了。肯尼迪虽并未对“衰落”和“力量”两词下过明确的定义，但读者还是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他的定义实际上是指第一种，即衰落=内部恶化+外部影响下降。对“衰落”定义的分歧，直

接影响到他们对美国力量的分析。肯尼迪主要是从经济力量来分析国际力量对比。纳伊则更多的从国际关系的变化及美国力量性质的变化方面来衡量美国的实力,认为“软实力”的作用更大。但肯尼迪则怀疑这种“软实力”的效果。他问道,当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的主要经援国,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时,美国难道仅能凭所谓“软实力”领导世界吗?(62)

两个定义,谁是谁非?笔者不想也无力在这里作出判断,但就论战本身来看,双方的概念模糊显然无助于双方在美国衰落问题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概念问题毕竟还是学术问题,最终可以得到解决。然而双方在论战时却搅进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这就不是学术问题了。这一点在未衰落派学者身上尤其明显。

未衰落论者指责主张衰落的学者是“失败主义者”,(63)认为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调除真的会导致美国衰落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64)甚至指责如果美国真的衰落的话,那是衰落学派的过错,因为是他们把美国误入歧途。(65)瓦滕伯格在他的书中列举出肯尼迪的“三大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是肯尼迪不懂得美国,因为他是一个年轻时移民英国的英国人。(66)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理由很难站得住脚。就在同一本书中,瓦滕伯格为了证明美国不会衰落的观点,引用了大量的托克维尔的话,宣称托克维尔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的最好观察者”,(67)但托克维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而且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比肯尼迪要短得多。这里除掉感情色彩外,很难发现有多少学术成份。

衰落派学者也没有避免在论战时掺进感情色彩。肯尼迪在自己的文章中便坦率地声称,在讨论美国衰落问题时,“我清楚地发现很难做到客观”。他指责未衰落学者特别是纳伊的著作有“诱使美国领导人盲目乐观”的危险。指控彼得·诺瓦克(Peter Novak)等人的未衰落论调“不可饶恕地助长了美国文化的骄傲自大情绪及种族优越感”。(68)

这种感情色彩甚至延伸到评价衰落论战本身的意义。例如,肯尼迪认为美国人讨论衰落本身说明了美国在衰落。因为国家就像一个人,强壮的人从不担心身体,只有在身体变得虚弱时,才开始谈论健康。一个大国只有在它衰落时才容易考虑履行大国义务的能力问题(69)。但纳伊、亨廷顿则认为美国人讨论衰落恰恰说明美国没有衰落。因为一个人越是担心自己的健康,他就会变得更健康。所以,只要美国人周期性地被提醒美国要衰落的话,美国就不可能衰落。在亨廷顿看来,这种关于衰落的一般美国人的担心和争论实际上是一种“大众心理和时尚的表示”,而不是对美国“力量的分析”。(70)双方在学术辩论时都掺入感情色彩,进一步降低了双方在论战中的科学性。

为什么论战双方陷入含糊不清的参照系统方法及感情色彩中不能自拔?也许根子在美国是否衰落问题本身。今天我们很难在衰落与未衰落之间找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而且,很难用传统的大国衰落的眼光来看一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新的国际体系下的美国衰落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后冷战时代,是一个苏联作为政治实体不再存在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是一个技术、经济、文化、价值观扮演国际关系中重要角色的时代。这种时代对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对本身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的美国更是如此。但是,这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能奉行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一条正确的路线,也许这种时代能提供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危险+机会,这正是中国式的“危机”定义。所以,我倒觉得用“美国在危机中”而不是“美国在衰落”来描述美国局势,可能更符合今天的现实,而且更能让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美国的现实处境,而不是陷入像这场关系衰落问题论战的纠缠不清之中。

注释:

(1) 事实上,在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1st ed.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1987) 之前, 美国学者已出版不少关于美国衰落的论著。但只是在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在 1987 年问世后, 关于美国衰落才引起广泛注意。故一般都以肯尼迪这本书作为美国衰落问题论战的开端。

(2) 见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1988 和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载于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2, Fall, 1988; Jacques Attali 系法国密特朗总统的主要顾问及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负责人。他在 1990 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有关国际形势发展的著作, 其中有很大篇幅讨论美国衰落问题。其法文书名是 *Lignes d'Horizon*, Paris, Foyard, 1990。该书现已被译成英文出版。其英文书名是 Jacques Attali, *Millenniu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coming world order*, U. S. ed.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1。本书的主要观点是: 美国衰落已成为毫无疑问的事实。在经济上, 美国事实上已退居日本之后, 并沦为“日本的谷仓”。在政治上, 统一的欧洲将会发挥越重要的作用。

(3)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91, A1.

(4)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91, B12.

(5)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 515.

(6)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 534; Schlesinger, James R. "Is the United States Facing a Period of Inevitable Economic Decline", Aug. 12, 1988, v. 2, n. 6, p. 412; Kennedy, "The Decline of America", *The Atlantic Monthly*, Aug. 1987, v. 259; Kennedy, Luttwak, Edward 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dward N. 与 Paul Kennedy 的对话), *American Scholar*, Spring, 1990, v. 59, n. 2.

(7) Kennedy, "A Guide to Misinterpreters",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88.

(8) Calleo, David P., *Beyond American hegemony: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p. 4.

(9) Calleo, "The End of the Hegemony of the Cheap",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Spring, 1988, p. 32.

(10) 卡列奥在《美国霸权之后》一书中多次提到“美国义务过分延伸”的影响(如第 216、220 页)。

(11) (12) Calleo, *Beyond American Hegemony*, p. 219; p. 216.

(13) C. Fred Bergsten, "The World Economy After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0, vol. 69, No. 3.

(1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Crisis", 载于 Terry Boswell and Albert Bergesen, eds., *America's Changing Roles the World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87, pp. 14-17; Wallerste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Today, Yesterday and Tomorrow*, New York 1990.

(15) McCormick, Thomas J. *America's Half-centur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1989, p. 155; McCormick, "World Systems", 载于 Michael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编辑的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4.

(16) McCormick, "World Systems", p. 95; Nigel Harris, *Of Bread and Guns: the World Economy in Crisis*, New York, Penguin, 1983.

(17) McCormick, *World Systems*, pp. 96-98.

(18)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9) Aron Friedber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3, April, 1989.

(20) (21) Rosecrance, Richard N, *America as an Ordinary Country: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uture*,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 p. 264.

(22)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3) (24) (25) (26) Rosecrance, *America's Economic Resurgence: a Bold New Strate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pp. 7-8; p. 30; p. 212-213; p. 48.

(27) David C. Hendrickso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rategy*,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7, 请参见他的另一部著作: *Reforming Defense: the State of Americ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28) W. W. Rostow, "Beware of Historians Bearing False Analogies",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8.

(29) Nye, Joseph S.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c1990, pp. 49-68; Nye, "The Misleading Metaphor of Decline: Analog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st-imperial Britain Are Inaccurate and Mischievous."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0, v. 265, n. 3;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cott, Foresman/Little, Brown serie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1989; Keohane,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 1987, v. 41, n. 4, 725-753.

(30) Nye, *Bound to Lead*, pp. 72-73.

(3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U. S. -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8, v. 67, n. 2. Huntington, "Coping With the Lippmann Gap",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8, v. 66, n. 3; Mary H. Cooper, Fukuyama, Francis; Huntington, "Can Defense Contractors Survive Peace"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 Sept 29, 1989, v. 2, n. 12.

(32) Nye, *Bound to lead*: p. 6.

(33) Nye, *The Misleading Meraphor of Decline*: p. 87.

(34) Stanley Hoffmann, "Reagan's America: Innocents at Hom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y 28, 1987, v34; Hoffman, "What should we do i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Oct 1989, vol. 264, No. 4.

(35) (37) Nye, *Bound to Lead*, pp. 73-78; p. 88.

(36) Charles Wolf, America's Decline: Illusion or Reality *Wall Street Journal*, 12 May, 1988, p. 22.

(38) Richard Haass, "the Use of History", *Orbis*, Summer, 1988, p. 414.

(39) Ben J. Wattenberg, *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 Leading Indicators and Ideas about the Surge of America in the 1990s*,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1, p. 188.

(40) Wattenberg, *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 p. 17, p. 8.

(41)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 Winter 1991, v. 70, n. 1, p. 23(11), 请参见他的另一篇文章"Can America stand alone", *Time*, Oct. 22, 1990, v. 136, n. 17, p. 96.

(42) Nye, *The Misleading Metaphor of Decline*, p. 86.

- (43) (44) Nye, *Bound to Lead*, p. xii; p. viv.
- (45) Nye, "Understanding U.S. Strength", *Foreign Policy*, Fall 1988, p. 107.
- (46)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n. 80.
- (47) Nye, "Soft power", p. 166; Nye, "Against 'Declinism' - 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Cold War", *The New Republic*, Oct. 15, 1990, v. 203, n. 16;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ummer 1990, v. 105, n. 2; Nye, "No, the U.S. Isn't in Decline", *The New York Times*, Oct. 3, 1990, v. 140, p. A21(N) p. A33(L).
- (48) Karen Elliott House, "Are We Underestimating America's Future" *Reader's Digest*, May 1989, v. 134, n. 805; 请参见 House 发表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上的系列文章: (1) "The '90s & Beyond: as power is dispersed among nations, need for leadership grows; economic rivalries pose risk of instability that U.S. might lessen--if it will the price of calling the shots." *Wall Street Journal*, 213:1+Feb. 21, 1989. (2) "The '90s & Beyond: Communist giants are too burdened at home to lead much abroad; Soviets face wobbly empire, sick economy; China has better luck, but far to go; an ideology under siege." *Wall Street Journal*, 213:1+Feb. 6, 1989. (3) "The '90s & Beyond: Europe's global clout is limited by divisions 1992 can't paper over; economic unity offers hope, but old national rivalries will hold continent back; how to react to Gorbachev" *Wall Street Journal*, 213:1+Feb. 13, 1989. (4) "The '90s & Beyond: for all its difficulties, U.S. stands to retain its global leadership; basic strengths should blunt challenge of Japan, China, Russia and unified Europe; one issue: the will to lead." *Wall Street Journal*, 213:1+Jan. 23, 1989. (5) "The '90s & Beyond: though rich, Japan is poor in many elements of global leadership; in politics, arms and ideology, it wields little influence, while alienating many; myth of an Asian trading bloc." *Wall Street Journal*, 213:1+Jan. 30, 1989.
- (49) Huntington, *The U.S. - Decline or Renewal*
- (50) (51) (52) (53) Chancellor, John. *Peril and Promise: a Commentary o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p. 12; p. 16; p. 163; p. 22.
- (54) Henry R. Hau,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e 199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5) Hoffman, "What Should We Do in the World" p. 88.
- (56) Donald Edwin Nuechterlein, *America Recommitted: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Restructured World*,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1.
- (57) (59) (61) (64) Nye, *Bound to Lead*, p. xii; p. 5, p. 73; p. 16; p. xvi.
- (58)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 432.
- (60) Aron, Raymond, *In Defense of Decadent Europe*, South Bend, Ind. : Regnery/Gateway, 1979, p. xv.
- (62) Kennedy, *Fin-de-Siecle Americ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8, 1990, p. 37.
- (63) Nye, *Misleading Metaphor of Decline*, p. 86.
- (65) Haass, *The Use of the History*, p. 419.
- (66) (67) Wattenberg, *The First Universal Nation*, p. 188; p. 23.
- (68) Kennedy, *Fin-de-Siecle America*, p. 32; p. 36; p. 38.
- (69)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 530.
- (70) Huntington, *The U.S. - Decline or Renewal*. pp. 77-96.

编 后

探讨美国的大国地位,特别是世界新格局下的美国经济地位及其前景,是美国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期就此发表系列文章,意在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

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更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发达国家中美、日、欧三极的经济力量对比自70年代以来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估量这种变化和前景时,在美国有“衰落论”和“复兴论”之争,在我们当中也有相对削弱和继续领先的不同估量。

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正确认识美国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国际关系中仍然起支配作用。大国在国际上行事是以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实力地位为出发点的,它们犯错误常常是由于过高或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别的国家对它们的实力地位也必须做实事求是的估计,才能理解它们的行为并相应地制订出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正确政策。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极为重要。

研究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或者说研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一个大题目,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许多层面,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本期刊登的大部分文章集中在讨论它的基础部分即经济地位,是想找到一个突破口,作为研究这个课题的第一步,然后再继续深入下去。

然而即使是研究经济地位,也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当然最简便的方法是比较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然而这种估量法有时并不能说明问题。原因之一是各国价格结构不同,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而实际生活水平和经济力量未必如此。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对比就有这个问题。此外也还要看导致高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观察复杂的问题,而必须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做历史的考察,全面的分析和比较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掘出事物背后的深刻原因和运动规律。预测未来原非易事,因为有各种变动因素难以把握。但是如果我们能抓住导致兴衰的根本性原因,估量了消除或宏扬这些因素的各种可能性,就可以较有把握地对前景作出估计。

本期收集的文章大多从经济角度探讨美国的大国地位。文中所持观点未必都成熟,不少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争鸣使研究深入下去。为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一问题,我们约请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国琦撰文,介绍和评述美国国内关于兴衰问题的论战。如果能够引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兴趣,便达到了编辑本期的目的。